

看不见的珍藏

[奥地利] 斯·茨威格 / 著

旷雄杰 / 译 (发生在德国通货膨胀时期 的一则故事)

火车驶过德累斯顿，停在第二个小站的时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登上我们的车厢。他很

有礼貌地跟大家打招呼，接着又像个老熟人似的朝我点头致意。第一眼我实在想不起来他

是谁了。然而，在他紧接着微微一笑介绍自己的名字时，我立刻回想起来了：

他是柏林最有名望的艺术古董商之一，战前 和平时期我还常去他那儿光顾一些旧书和名人手稿。

于是，我们闲聊了起来，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他急匆匆地跟我说：

“我必须告诉您，我刚从哪儿来。因为这个故事是我从事艺术品买卖的这 37 个年头里

所经历过的最不寻常的事情。您或许自己也清楚，自从我们的钞票的价值就像煤气似地四处

流散，转眼便化为乌有，而时下古玩交易市场是个怎么样的情况：那些新近的暴发户们突然

对哥特式的圣母像和 15 世纪的古版书，对古旧的版画及画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你怎么也

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你甚至不得不尽力防止，以免他们把店里的东西一抢而光。他们最喜

欢的是把你袖子上的纽扣和书桌上的台灯弄下来买了去。所以，你得源源不断地进新货——

请您原谅，我突然把这些一向让我们怀有敬畏之心的艺术品称之为货物——，而且，更有甚

者，这帮暴发户们已经努力让人习惯于把一部精美绝伦的威尼斯古版书看成只不过是多多少

少美元，把古埃齐诺 的亲笔画当作区区几张百法郎钞票的化身而已。对于这帮家伙突如其

来的狂热的抢购欲望以及喋喋不休的纠缠，你怎么对抗都无济于事。于是一夜之间，我几乎

是被洗劫一空，我感到羞愧无比，真想放下百叶窗，关门停业。我们这间老店是我父亲从我

祖父手里接下來的，如今店里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几件破烂货，要是在以前，就连北方的那些

街头小贩都不屑于将这种破烂货摆到他们的手推车上去的。

“在这样一种困境下，我不由得想到，把我们过去的旧帐本拿出来翻一

翻，兴许能找出

几个昔日的老主顾，让我能从他们那儿弄回几个复制品。这样的一本顾客名单通常来讲简直

像是个坟场，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年头。其实这些旧帐本也告诉不了我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

大部分老主顾早就在一场又一场的大拍卖中不得不将他们的珍藏拱手相托了，有的则早已去

世了，而对于仅存的那几个也不能寄予过大的希望。然而，就在此时，我突然翻出一大捆大

概要算是我们最早的老主顾写来的信件了。对于这个老主顾我之所以根本想不起来，是因为

1914 年大战爆发以来他再也没有来向我们订购或询问过什么东西了。但他与我们的那些通

信——这可一点也不夸张——可以追溯到近 60 年前。他很久以前就开始从我父亲和祖父手

里买东西了，但我确实想不起来在我接手经营这间店铺的 37 年来他是否曾踏进过我们的店

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想必是一个十分古怪的、旧式的而且很滑稽的人物，就像门采尔

或斯比茨维克 笔下那种早已下落不明的德国人。他们极力活到我们这个年代，作为稀有罕

见的怪人，有可能住在这个或那个乡村小镇里。但他的手书称得上是书法珍品，写得非常整

洁，在每一笔数目下面用尺子标出红线，而且每次都把数目字重复一遍，以免产生差错；此

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把人家来信中没有写过字的空白纸部分裁下来继续用来写信。所有这

些，无不表明他是一个节约成癖、生性小气同时又不可救药的乡巴佬。这些稀奇古怪的信件

上面，除了他的签名之外，还总是附着他全部的头衔：‘退休林业官员兼经济顾问，退役中

尉，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作为一个 70 年代的老兵，要是他还活着的话，都应该是八

十好几的人了。但是，这位滑稽可笑、节约成癖的老人作为一位古代版画艺术的收藏家却表

现出超乎寻常的聪明才智，极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高雅不俗的艺术品味。我将其近 60 年的

订单慢慢地加以整理，其中第一张订单甚至还是用银币来计价的，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

小乡巴佬在只花一个塔勒便可买到一大堆最精美的德国木刻的时代里，就已经不声不响地收

集了一批批的铜版画，而这些铜版画比起如今的那些暴发户手中名气最大的收藏品来也毫不

逊色。单说半个世纪以来他从我们这儿每次用几个马克、几十芬尼买

的东西加在一起，在今

天也价值连城了。除此之外，可以想象，他还在拍卖行里或从其它商人手中捞了大量的价廉

物美的便宜货。尽管如此，自从 1914 年以来，他再也没有寄来过订单了。但我对古玩市场

的情况向来是非常熟悉的，如果这样一大批的版画被公开拍卖或私下出售，不可能瞒得过我

的。因此，这个与众不同的老人想必犹尚健在，抑或是这批收藏今天掌握在他的继承人手

中。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第二天，即昨天晚上，我径直乘火车到了萨克逊的这

个乡村小镇，在萨克逊有许多这样的寒伧得简直无法想象的乡村小镇。当我走出火车站在这

个小镇上最主要的大街上溜达时，我简直无法相信，就在这样一些陈旧破烂又平庸乏味的住

着小市民的房子当中，在某一间房子里面，居然会住着一位可能至今还完整地拥有伦勃朗

的精美画幅以及丢勒 和曼台涅 的全套铜版画的人。更令我惊奇的是，当我在邮局打听有

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林业官员或经济顾问居住于此的时候，人们告诉我，这位老先生真的

还活着。于是我在午饭之间便马上动身去拜访他，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不无紧张，甚至感觉

得到自己的心跳。

‘我毫不费劲地找到了他的住所，就在那种简陋的乡村楼房的三层楼上，这种楼房大概

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某个投机取巧的瞥脚的土建筑师在仓促之间盖起来的。二层楼上住着一

位老实的裁缝师傅。三楼的左侧有一块刻着邮政局长名字的牌子在闪闪发光，在右侧总算看

到了写着林业兼经济顾问官名字的瓷牌。我迟疑而犹豫地拉了一下门铃，一位年纪很大的满

头白发的老太太戴着一顶干净的黑色小帽，很快地把门打开。我把我的名片递给了她，并且

问她，是否可以见见林业官先生。她先是十分惊讶且有些怀疑地打量了我一下，接着又看了

看我的名片。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小镇上，在这么一间旧式的老房子里，有外地客人来访好像

是件大事似的。但她还是很友好地请我稍候，便拿着名片进屋去了。我听到她在里面轻声耳

语，接着突然听到一个洪亮的男人声音：‘啊……是柏林来的 R 先生，从那间大古玩店来

的……快请进来，快请进来……真是太令人高兴了！’”那个老太太也

早就踩着碎片又走回

来请我进入客厅。

“我脱下衣帽，走了进去。在这间朴素简单的客厅当中，直挺挺地站着一位年迈却还健

壮的老人，他蓄着浓密的胡须，穿着半军装的家常便服，十分友好地朝我伸出双手。这个手

势显然是表现出一种非常喜悦的、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欢迎，可是他那发愣地僵硬地站在那儿

的神情却与这种欢迎不符乃至有些矛盾。他站在那儿一步也不向我走过来，我只好走上前去

握他的手——我心里始终是有点奇怪和诧异。等我就要握住他双手的时候，却发觉这两只手

还是一动不动，仍然平放在那儿，不是主动地过来迎住我的手而是在等待着我去握它们。这

一下我全明白了：他是个盲人。

“早在小时候，每次看到一个盲人，我心里就觉得有些不舒服。一想到他也是活生生的

一个人，但他对我的感觉却不能像我对他的感觉一样，心下难免总有些羞愧和尴尬。就是现

在，面对着这对翘起的浓密的白眉毛下面的死眼睛，这对凝视着前方却只能看到空洞漆黑一

片的死眼睛，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恐慌。可是这个盲人不让我有太多时间去感觉这种惊讶，因

为我一接触到他的手，他便马上使劲地握起来，并且用一种猛烈而热情的方式向我再一次大

声问好：‘真是稀客！’他朝我边笑边说，‘的确是个奇迹，柏林的大人物居然会光临寒

舍……不过，这样一位商人一登上火车，我们就得多加小心啊！……我们家乡可有句俗语：

吉卜赛人来了，快把房门关好，把装东西的袋子封好……是啊，我可以想象得到，您为什么

来找我们……在我们可怜的、每况愈下的德国，现在生意很萧条，没有什么买主了。因此，

大老板们又想起了他们昔日的老主顾，又来寻找他们的羔羊了……但在我这儿，我怕您是交

不上什么好运了，对我们这些退休人员来讲，能够保证每餐的饭桌上有块面包，就已经是无

比欣慰了。你们现在的价格又贵得惊人，我们可实在是跟不上步伐……总之，我们这号人是

永远被排斥在外了。’

“我赶紧向他解释，说他误会了我的来意。我这次来，并不是要卖什么东西给他的，只

不过是刚好路过附近，不想错过这次拜访他的机会，我是敝店多年的老主顾，同时又是德国

最大的收藏家之一。当我刚把‘德国最大的收藏家’几个字说出口的时候，这位老人的脸上

发生了奇怪的戏剧般的变化。他依然还直挺挺地、近乎僵硬地站在屋子当中，但他的脸部表

情突然明亮起来，显示出一种最由衷的得意和自豪。他把身子转向他估计他夫人站着的那个

方向，俨然想说：‘你听见了吗！’接着又转过身来跟我讲话，声音里充满了快乐，一点儿

也没有了先前讲话时的那种老军人的粗鲁和生硬，而是以温和的语气，充满深情地说道：

“您真是太好了……但是也不能让您这么白跑一趟。既然来了，就该让您看点东西，这

些东西可不是您每天都看得到的，即便是在您那阔气的柏林城里也不是随时都能看得到

的……我给您看几幅画，就是在维也纳的阿尔柏尔提那艺术馆和那该诅咒的巴黎也找不到比

它们更为精美的东西了……是啊，一个人收集了 60 年，他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

东西平时是不会摆在大街上的。路易丝，把柜子的钥匙给我。”“就在这时，一件出乎意料

的事情发生了。那位原来站在他旁边的老妇人，她面带微笑，亲切友好地安安静静地听我们

谈话，突然向我求情般地举起了双手，同时她又用脑袋做了个分明是强烈反对的动作。我起

初还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接着她朝她丈夫走过去，两只手轻轻放在他的肩膀上，提醒

他道：‘可是赫尔瓦特，您根本没有问过这位先生，他现在是否有时间来看你的这些收藏，

现在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吃完饭你得休息一个小时，这是医生明确强调过的。等吃完饭

再把你的东西拿给这位先生看，然后我们一起喝咖啡，这不是更好吗？再说到时安娜玛丽也

在家，她对这些东西比我了解得多，可以帮帮你啊！’

“她刚刚把这番话讲完，便又一次朝我重复她那个迫切的请求的手势。这一下我才明白

她的意思。我知道，她想要我拒绝现在马上看他的藏画，于是我很快编造了一个借口，说约

了他人共进午餐。能参观他的藏画，这对我来讲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荣幸，只是要到下午

三点以后，那时我会非常高兴地前来的。

“就像是被人拿走了最心爱的玩具一样，老人一如孩子般地一边生气一边转过身来，咕

啾着说道：‘这当然喽！这些柏林来的大老板们总是忙得抽不出时间来。可这次您一定得抽

出时间来，因为这不只是三幅五幅，而是 27 本夹子，每一本都是不同大师的作品，而且没

有一本不是夹得满满的。那好吧，下午三点，但一定要准时，否则我们就看不完的了。’

‘他又一次向空中朝我伸出手来，‘您准备留神专心看吧，您会高兴的——也允许恼

火。而您越是恼火，我就越高兴。我们收藏家都是这样的：一切为我们自己，一点儿也不留

给他人！’接着他再一次使劲地跟我握起手来。

‘那个老妇人陪我走到门口。在刚才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了她一直又尴尬又害怕和担

心着什么。现在，到了大门口，她这才尽量小声地结结巴巴说道：‘可以让

她……我的女儿安娜玛丽在您来我家之前去接您吗？这样会好一些，因为……因为种种原

因……您大概是在旅馆里用膳吧？”

“是的。您女儿能来接我，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我说。

“果然，一个钟头之后，当我在集市广场边上那家旅馆的餐厅刚刚吃完午饭时，一个衣

着简朴年纪较大的姑娘走进餐厅来找人。我朝她走过去，自我作了介绍，并告诉她，我已准

备就绪，可以立即同她一块儿去看那些藏画。可是她的脸突然涨得通红，并且表现出和她母

亲一样的惊慌、不安的窘态来，问我能否先跟我讲几句话。我很快发现，她似有难言之隐。

每当她鼓起劲来要说话的时候，这片不安的、飘浮不定的红晕便一直升到额角，她的手一直

摆弄着衣服。最后，她终于开始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说了起来，一边说着一边又陷入了迷

惘和困惑：

“是我母亲叫我来您这儿的……她什么都告诉了我……我们有一事相求于您……我们

是想在您去见父亲之前把情况都告诉您……父亲当然想把他的收藏拿给您看，可是这些藏

画……这些画……也不复完整了……缺了好几幅……甚至缺了非常多，真是太可惜了……’

“说到这儿，她又不得不喘口气，然后她突然看着我，急匆匆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您清楚现在的局势，您能理解这一切的……我父亲是在大战

爆发以后完全失明的。在此之前，他的视力老是不济，一激动使他的视力就一下子完全丧失

了——尽管已是 76 岁高龄，他原本还打算要去参军与法国作战，当后来部队并没有能够像

1870年那样胜利前进时，他就大为生气，打那时起他的视力就可怕地急速恶化。除了眼睛

有点毛病外，他本来身体还算硬朗，就在不久前他还能一连好几个小时地散步，甚至还去从

事他心爱的狩猎。可现在他根本不可能再去散步了，他的藏画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所在，他每

天都要看他的藏画……这就是说，他看那些画夹其实是看不见了，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但

他每天下午都要把所有的画拿出来，至少可以摸一摸，一张一张地摸，总是按照同样的顺

序，按照几十年来他已背得烂熟的顺序……他如今对其它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他得将报上

各种拍卖的消息都读给他听，他听见价线升得越高就越开心……因为……这一点真可怕，父

亲对于物价和时势一无所知……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早已倾尽所有，他也不知道，靠他那点

儿退休金，还不够两天的生活花费……雪上加霜的是，我的妹夫阵亡了，留下我妹妹带着四

个孩子……可是我们物质上的困难，父亲却一点也不知道。开始，我们拼命节省，比以前还

要节省，但这无济于事，然后我们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我们当然不碰他那些心爱的藏

画……我们变卖了仅有的那一点首饰，可是，我的天，这又值得了几个钱！60年来，父亲

把尽可能省下来的每一个芬尼统统用来买他的画去了啊。然而，有一天家里实在什么也没有

了……我们一无所措，真不知道这该怎么活下去……所以这时候……所以这时候……母亲和

我卖掉了一幅画。父亲要是知道的话，是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卖他的画的。他也不可能知道，

从黑市上去弄回一点食物是多么艰难，他也不知道，我们惨遭战败，阿尔萨斯和洛林已割让

出去，我们念报时也不再把这类消息念给他听，免得他生气和激动。“我们卖掉的，那是一

幅非常珍贵的伦勃朗的铜版画。那个商人也付给了我们好几千马克，我们指望着靠他来维持

几年的生计。可是您也知道，货币贬值得多么厉害……我们把剩下的钱全部存进了银行，可

两个月之后这笔钱被贬得化为乌有了。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再卖一张，又卖一张，而且商

人总是拖很久才付款，等钱寄到时，已经值不了多少了。后来我们就去拍卖行试试，可是在

拍卖行里，我们也还是被人欺骗，尽管一开价就是几百万……当那几百万到了我们手上时，

已变成毫无价值的一堆废纸了。就这样，父亲的收藏中最好的画幅，甚至几幅名画，都一一

被卖出去了，仅仅是为了维持我们最可怜最贫困的生活。父亲对此一点也不知道。“所以您

今天突然来到，让母亲吓了一跳，……因为只要父亲打开那些画夹子给您看，那么一切都给

泄露出来了……这些旧纸板，父亲只要摸一下就知道里面夹着什么，我们把一些复制品和类

似的画页塞在里面，代替那些被卖掉的画幅，这样他摸的时候就不会有所察觉。而且只要他

摸一摸这些画夹数一数这些画页（他清楚地记得这些画的先后顺序），他就会得到一种莫大

的欢乐，一种与从前用尚未失明的双眼看这些画幅时的一模一样的快乐。平时，在这个小镇

上，父亲认为没有人值得让他来展示这些宝贝……他如此狂热地爱着他的每一幅画，我相

信，如果他得知手里摸着的这些画都被卖出去了，他一定会心碎的。自从德里斯顿铜版画陈

列馆的前任馆长去世后，这么多年来，您是第一位他认为值得把那些画夹拿出来看的人。所

以我们请求您……”

“突然，这个年纪不小的姑娘举起了双手，眼眶里闪着泪花。

“我们请求您……求您别让他难过……也别让我们难过……求您别将他这最后的幻想破

灭，请协助我们，让他相信，他将给您描绘的那些画幅，都还在那儿……要是他真的猜到了

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他是肯定活不下去了。也许是我们做了件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我们除此

之外又能怎样呢？人总得活下去啊……人的性命，我妹妹的四个孤儿，难道不比那些印着画

的纸更为重要吗？……而且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剥夺他的那种快乐，他依然很幸福，

依然可以在每天下午把他的藏画夹子翻上三个钟头，跟他的每一幅画就像跟一个大活人一样

地谈话，而今天……今天有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日子，许多年来，他都等着有朝一日能让一位

行家看看他的至宝；我请求您，我举起双手请求您，千万别破坏他的这种快乐！’

“她说的这些话是如此地令人感动，我现在复述出来是无法表达出那种激动之情的。我

的天，作为一个商人我曾经看见过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被卑鄙无耻地洗劫一空，有的被

通货膨胀弄得倾家荡产，他们几百年祖传的家产被人用一个黄油面包的价钱给掠夺走——但

是，今天，命运在这儿创造了一个最特别的例子，让我激动不已。我不言而喻地向她保证保

守秘密，并且尽力帮忙。

‘我们一起朝她家走去——路上我非常气愤地得知，商人们用少得可怜的钱欺骗了这些

可怜的、无知的妇人，但正是这个更坚定了我的决心，要尽我的努力去帮助她们。我们登上

楼梯，正要推开门时，就已听到从客厅里面传来的老人洪亮的声音：‘进来！进来！’凭着

盲人敏感的听觉，他肯定在我们上楼时就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了。

“‘赫尔瓦特今天一个中午根本睡不着，为了急于要把他的宝贝给您看，’老妇人微笑

着对我说。她女儿的一个眼色已经使她明白我的态度，并让她放心来了。桌上一大堆画夹

已经摊开，等着人去看。盲人刚一触到我的手，招呼也没有打，就马上抓住我的手臂，拉我

坐到椅子上。

“‘好吧，让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吧！——要看的東西太多了，而柏林来的先生们又老

是没有时间。这第一个夹子裏面全是大师丢勒的作品，收集得相当齐全，这个您自己也会看

得出来的——而且一幅赛过一幅。呐，您自己可以评论，您看吧！’——他打开画夹的第一

幅，‘这是《大马图》。’

‘就像人家平时拿易碎品似的，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从画夹子中取出一个纸框，里面

嵌着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白纸。他满怀激情地将这张一文不值的废纸举到面前，仔细端详了好

几分钟，而实际上他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他手指分开把这张白纸举到眼前的那种心醉神迷

的投入，以及满脸上所表现出的那种迷人的聚精会神的样子分明是一种看得见的双目正常的

人的神情。他那本来死亡的瞳孔和目光僵直的眼睛，不知是由于纸的反光还是发自内心的喜

悦——突然明亮起来，那是一种会意的，智慧的光芒。

“‘怎样，’他颇为自豪地说，‘您曾看见过比这更精美的版画吗？每一个细节都是多

么的清晰，多么的分明——我把这幅与德累斯顿版相比较过，相对于这幅来讲，那个德累斯

顿版便相形见绌了，显得平淡而死板。再来看看它的来历吧！您瞧这儿——’他把画翻过

来，并用指甲如此精确地指着这张白纸上的某些地方，以致我都不由自主地望过去，看那儿

是否真的还盖有图章——‘这儿您看见的是那格勒的藏图章，那儿是

收藏家雷米和厄斯代勒

的图章。这些先前拥有此画的大收藏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这幅画居然会跑到我的这间陋

室里来吧。’

“看着这个对事实还一无所知的老人如此激动地赞赏和夸耀着那一张纯粹空白的纸张，

一丝凉意掠过我的背脊。看着他用指甲居然毫厘不差地指着那些只是在他的想象中才有的实

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收藏家的图章，我真的感觉到有些不寒而栗。正是由于这种恐怖，我觉得

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一般，不知道该如何答他的话才好。但是，当我在迷惘和慌乱中抬起眼睛

瞥见那两个妇人时，我又看见老太太激动而颤抖地高举着的双手和满怀祈求的神情。于是我

镇定了一下，开始扮演自己的角色。

“真是罕见！”我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话来，‘真是印得精美绝伦的一幅画！’马

上，老人自豪得脸上容光焕发。‘这还根本算不上什么，’他喜形于色地说道：‘您还得看

看《忧愁》图或者《基督受难》图，这可是一幅印得精美无比的版画，如此高的质量简

直是独一无二的，您看吧’——说着，他的手指又轻轻地抚摸起了他幻想中的画——‘这新

鲜明丽的色彩，这细致入微的笔法，这柔和无比的色调，柏林的大老板们以及那些博物馆专

家们见了，也肯定会被震惊得五体投地的。’

“他就这样大声地喜形于色地一边看一边讲述下去。我简直无法形容，对我来说这是多

么地不寒而栗：我和他一起看了一百或三百张空白的废纸或者是很糟糕的复制品，而这些东

西在这位不明真相的可悲的盲人的记忆中却是真实存在的，以致于他至今还能毫无差错、按

照准确无误的顺序，细致入微地夸奖和描述每一幅画。这个看不见的珍藏，其实想必早已随

风散落，不知去了哪个角落，但它对于这个受骗的盲人来讲，还原封不动地存在着。他对幻

想产生的激情是如此强烈，以致于我几乎也开始相信它们是依然存在的。只有一次，他的梦

游者一般的沉着自信以及热情洋溢的情绪被短暂中断了一下，甚至差一点有觉醒过来的危

险：他拿着一幅伦勃朗的《安提莪普》（这是一幅试印的复制品，原来的确价值连城），

又夸起了印刷的细腻，他那敏锐的神经质的指头沿着印刷的线路重描这幅名画，但是他那敏

感的触觉神经在这张陌生的纸上却没有能够摸得到那些凹陷的纹路，突然之间，他皱起眉

头，脸色阴沉，声音也慌张起来。‘这是……这是《安提莪普》吗？’他喃喃自语道。我马

上采取行动，赶紧从他手里把这幅嵌在纸板里的画取出来，并满怀激情地描绘起我所知道的

铜版画中可能有的所有细节。这时，盲人那张本来很难堪的脸才松弛下来。我越是大加赞

赏，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就越开心，显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总算来了一个识货的行

家，’他兴高采烈地朝他的妻子女儿欢呼起来，‘总算，总算出现一位行家，让你们也听一

听，我的这些画有多么值钱。你们总是不无忧虑地责怪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的收藏上。

这也是事实，60年来，我不喝酒，不旅游，不看戏，也不买书，总是省了又省，省了又

省，把钱用来买画。当我有朝一日不在人世了，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将非常富有，比我们

镇上所有的人都有钱，就跟德累斯顿的巨富们一样有钱。那时候，你们也会为我干的这种傻

事而感到高兴。但是，只要我活一天，这些画一幅也不允许拿出我的房子……你们先得把我

抬出去埋了，然后才可以动我的那些收藏。’

‘他说着，同时又用手指温柔地抚摸那些早已空空荡荡的画夹，就像抚摸一些有生命的

东西一样——这情景既有点可怕又让我非常感动，因为大战以来的这些年里，我还从来没有

在哪一个德国人的脸上看到过如此纯净的幸福和快乐的表情。他身边站着他的妻子和女儿，

她们跟那位德国大师的版画上的妇女形象很神秘地相像。画上的这些妇女前来参拜她们的

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坟墓，在这被打开了的，空空的墓穴面前她们既显出恐怖和害怕的样子，

同时又露出一一种虔诚的、因为看到奇迹而显得极度的兴奋。正如画上的那几个女追随者的脸

上因得知耶稣升天而光芒四射一样，眼前的这两个日益衰老的、受尽煎熬的、贫穷可怜的小

资产阶级妇女的脸上也洋溢着老人的那种天真、幸福和快乐的神情。她们时而流泪，时而微

笑，这种情形，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可是这个老人听我的夸奖怎么也听不够，因此他不

停地翻着画页，如饥似渴地聆听我的每一句话。所以，当最后把这些骗人的画夹推到一边，

老人很不情愿地极为勉强地腾出地方来放咖啡的时候，我才感觉轻松

了许多。可是与这位老

人的激动、高昂的欢快之情比起来，与他那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三十岁的忘乎所以的劲头比起

来，我的那种带有内疚的轻松又算得了什么呢！接着，他又讲述了成千上百个当年买画寻画

的故事，又站起身来，不要人家帮忙，摸索着走过去，将一幅又一幅的画抽出来：他像喝醉

了酒似的，兴高采烈。当我最后终于说到要告别的时候，他大吃一惊，像执拗顽皮的孩子一

样突然闷闷不乐起来，跺着脚说：这不行，您还没有看完一半呢。那两个女人费了很大的劲

解释，才让这个固执生气的老人明白，他不能耽搁我太久的时间，否则我会误了火车的。

“最后，经过不抱希望的反抗，他总算顺从。当我要告别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温

柔。他握住我的双手，他的手指以一个盲人的全部的表达能力爱抚般地抚摸我的手，一直摸

到我的手腕，似乎想更多地了解我，并且向我表达一种言辞所不能表达的爱意。‘您的光

临，给我带来了极大极大的快乐，’他说道，饱含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和感动，让我永远都

难以忘怀，‘终于，终于，终于我又能同一个行家一起欣赏我心爱的藏画，这对我真是一种

幸福。可是您也将看到，您不是白白地到这个瞎老头这儿跑了一趟。在这里，让我的夫人作

证，我许诺，在我的遗嘱里加上一句，委托您那间久负盛名的古玩店来拍卖我的藏画。您应

该得到管理这批鲜为人知的宝藏的荣誉’——说着，他满怀热爱地再一次把手放在那些早已

被洗劫一空的画夹上——‘一直到它流散到世界各地为止。请您答应我，帮我编一个漂亮的

藏画目录——这将成为我的墓碑，我不需要更好的墓碑了。’

‘我看了一下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两个紧紧挨在一起。一阵哆嗦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

一个人身上，宛若两人合成为一个整体，在那儿一同震动，一同颤抖。此时，我自己的心情

非常庄严和肃穆，因为这个动人的不明真相的老人把他那看不见的收藏像珍品一样委托我保

管。我深受感动地答应他去办好这件实际上我永远都无法完成的事情，这时他那死去的瞳孔

又一次明亮起来，我感觉得到，他打内心里渴望能真实地、具体地感受到我的存在：从他对

我的那种温情，从他的手指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指时的那种饱含着感激和许愿的热切心情，我

体会到了他的这种愿望。

“两个女人送我到门口，她们都不敢出声，因为耳尖的老人会听得到每一句话，但是她

们含着热泪，满怀无限的感激之情注视着我！我几乎是在晕眩中摸索着走下楼梯，心里其实

十分惭愧：我如童话中的天使一般降临到一个穷苦人的家里，用善意的欺骗和撒谎的办法使

一个盲人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重见光明，而我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卑鄙的商人跑来这个地方

的，原来是想狡猾地骗走人家几件珍贵的家藏。但我现在得到的，要比这多出好多：在这阴

暗沉闷、没有欢乐的时代，我又一次亲身感受到一种纯粹的激情，一种纯粹只为艺术而产生

的精神上的极度快感。而这种感情，我们的人们好像早已遗忘了。我心里——我不能用别的

语言来表达——充满着一种敬畏之情，虽然同时我不知为何也总是感到一种羞愧之情。

“我已经走在了大街上，上面哐啷一声打开了一扇窗户，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确

实不错，是那老人不听劝阻，一定要用他那什么都看不见的双眼目送着我，朝他以为是我走

的方向。他把身子探出窗外，以致于那两个妇人只好小心地扶住他。他挥动着手绢朝我说

道：‘祝您一路平安！’用他那开心的、如同青春少年一般清朗的嗓音。这是一个让人无法

忘怀的情景：楼上的窗口露出一张白发老人快快乐乐的笑脸，俯瞰着大街上整日闷闷不乐、

忙忙碌碌、疲于奔命的芸芸众生，被一片善良的幻觉所组成的白云托住，从而远远地离开了

我们这个令人作呕的现实世界。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千真万确的老话来——我想起了，这是

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指本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16到17世纪意大利画家。

门采尔，19至20世纪初德国现实主义画家。斯比茨维克，19世纪德国画家。

伦勃朗，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

丢勒，15到16世纪德国著名画家。

曼台涅，15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

这是丢勒的名画。

《忧愁》，是丢勒的名画。

《基督受难》，是丢勒以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为题材的绘画。

安提莪普，希腊神话中英勇善战的人物。
指丢勒。

月光小巷

[奥地利] 斯·茨威格 / 著

滕奕丹 / 译 魏家国 / 校

我们的船因为遇到风暴耽搁了，直到深夜才在一个小小的法国海滨城市靠岸。去德国的
夜班火车是赶不上了，于是只好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呆上意想不到的一天。这个晚上除了听到
那城郊小酒吧里使人忧郁的女子歌声，和那些萍水相逢的旅客单调的闲聊外，再也没有其它
的诱惑了。旅馆餐厅里的空气叫我无法忍受，既油腻又乌烟瘴气，而此时海水清新的气息还
那么咸咸地、凉丝丝地停留在我嘴唇上，使我更加觉得那里空气的污浊。于是我走了出来，
沿着明亮宽敞的大街信步走到一个广场上，这里正有个小乐队在演奏着。然后我又随着懒散
涌动的散步人群，继续往前走。起先我还觉得在这些漫不经心，又极有当地特色的人流中
闲逛还挺惬意，然而很快我就再也受不了这一切了，被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和他们的撕心裂肺
的大笑推来搡去，那些眼睛奇怪地、陌生地或者嘲弄地在我身上瞄来瞄去，那种无意碰撞下
的接触，还有那从成千上万的小洞穴中闪出的亮光，和像爪子一样毫不停歇地在我心头扒抓
的脚步声。海上的航行本来已经够颠簸的了，现在我就连血液里都还有晕眩和微醉的感觉。
总觉得脚下在滑动，在摇晃，地面看起来像是在呼吸似地不停起伏，街道也像是往上飘呀
飘，直飘到天上去了。这些乱哄哄的东西一下子就搞得我晕乎乎的了，为了清静一点，我拐
进旁边一条小巷，连它的名字都没看一下，又从这一条拐进另一条更窄的巷子，在这里那种
无聊的喧哗声已渐渐消退下去了。然后我又漫无目的地继续往像血管一样交错缠绕在一起的
巷子里走去，离广场越来越远，小巷也一条比一条更暗。那些转角处

的大电灯——林荫大道

上的月亮，已经照不到这里，掠过稀疏闪烁的灯光，终于又可以重新看到点点繁星和一幅黑色的天幕。

我必须呆在离港口不太远的地方，在水手区。我觉得这里散发着鱼的腐臭气味，到处可

以闻到被海浪冲到岸边来的海藻和臭鱼烂虾所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有腐烂的东西或者

是不通风的房间散发出来的那种特殊的气味，那种在房间各个角落里的潮湿霉味，只有等到

某一天有一阵风暴来临才会把它吹走，换上一些新鲜的空气。这种影影绰绰的昏暗和意料不

到的孤独使我觉得很轻松。我放慢脚步，从一条巷子到另一条巷子逐一打量着，每一条都各

不相同，这一条平和温顺，那一条风情万种，但每一条小巷都很黑，都低低地传出音乐和谈

话声，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从拱顶房屋的深处发出的声音，就这么神秘地泛滥开来，以致

于几乎找不到那声音出自何处。一切都被这些小巷掩护起来了，只看得见或红或黄的点点灯

光在闪动。

我爱这些陌生城市里的小巷，所有情欲交易的黑市，所有诱惑的汇集地，对于那些度过

了陌生、危险的海上一个个寂寞夜晚来到这里只呆上一夜的水手们来说，这是他们可以在一

个钟点里实现许许多多对于肉体梦想的地方。这些小巷，它们必须隐藏在大城市某处隐蔽的

地方，因为它们如此肆无忌惮地，如此喋喋不休地诉说的，正是那些有着明亮玻璃窗的大宅

和那些戴着许多不同面具的上等人想要遮掩起来的。在这些巷子里，在一幢幢小房子里，音

乐在响着，在引诱着，贴着刺眼大海报的小电影院显示着一种人们想象不到的奢华，小四角

灯缩在大门下，暧昧地一闪一闪打着招呼，这是一种再清楚不过的邀请。在一扇门张开的缝

隙之间，金色衣物下雪白的肉体亮得扎眼。咖啡馆里，醉汉的声音和赌徒们的口角声吵得刺

耳。水手们都狡猾地对笑着，当他们相互碰见的时候，他们原本呆板的目光由于这里的种种

迹象而变得锐利起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有，女人，赌博，酒，吆喝，历险，一切肮脏的和高

尚的应有尽有，而这一切又都害羞地、然而又泄露真情地挡在虚伪地垂下来的百叶窗后面，

全都发生在里面，这种看起来的隔绝正因为其遮遮掩掩和欲盖弥彰而

加倍地具有诱惑力和刺

激性。在汉堡，在科伦坡，在哈瓦那，那儿的一些小巷也都一样，和那些豪华的大街一样在

这里或那里存在着，因为生活的上层和底层有的其实是同样的形式。这些并不豪华的小巷是

放肆的情欲世界所残存的最后一点奇妙的东西，是人们粗暴、尽情地发泄原始本能的地方，

是一个激情的世界，是一片充满了发情的生物的阴暗森林或灌木丛，它所表露的使人兴奋，

它所隐藏的将人引诱。它正是人们梦想的地方。

我现在置身的这些小巷也是，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被捕捉了。我无意地跟在几个穿军

装的家伙后面走，他们的剑拖在身后，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划出了丁当的声音。一个酒

吧里有女人向他们高叫，而他们笑着，也向她们喊着下流的玩笑话，有一个还去敲了敲窗

子，然后不知什么地方发出一声响声，他们又继续走了，笑声越来越远，很快就听不见了。

小巷又归于沉寂，有几扇窗子在黯淡月光下的雾霭中闪着不明不亮的光。我站在那里，体会

这一刻难得的宁静，因为在这宁静的背后又有些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了，诡秘，性感，危

险。我很清楚，此刻的沉默只是一种欺骗，在这小巷朦胧的雾霭中，这个世界腐化的那个部

分正在悄悄的活动着。而我只是站着，停在原地，向空旷处倾听。我再也感觉不到这座城

市，这条巷子，不知道它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的姓名。我只知道，我在这里是不为人知

的，处于一种奇妙的置身事外的陌生境地，没有任何目的，任何消息，任何关系，我却能

完全感觉到我周围一切的暗中活动，正如我能感觉到血在我的皮肤下流动。我只是有这样的

感觉，一切都不是因我而发生，却又都在我掌握之中，我虽不介入其中，然而又能最深切、

最真实地体验，这使我觉得幸福极了，这是我内心世界最活跃的角落，像一种愉快的情绪，

总是在无意间向我袭来。

当我站在这寂寞的小巷中倾听时，突然间，我又满心期待着能发生点事情，是该发生点

什么事，能把我从这种凝神静听的痴呆感觉中推出来，推向一片空虚之境。我听见，可能是

离得远，又可能是因为隔着墙，低低的，隐隐约约的，不知在哪里，有人在唱一首德语歌，

是“神奇射手”里那首欢快的圆舞曲：“美丽、翠绿的新娘花冠”。

是一个女声在唱这首

歌，唱得很糟，但那的确是德语歌的旋律，德语，在这里，在这世界上这陌生的一隅，也变得

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歌声不知是从何处传来的，而我还是觉得这像是在跟我打招呼，是我几

星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乡音。是谁？我问自己，是谁在这里说着和我一样的语言，在这条弯

弯弯曲曲偏僻的小巷里，让这首唱得很糟的歌重又唤起我内心深处的记忆？我循声而去，走过

一幢又一幢伫立在半睡眠状态中，窗板关得严严的房子，在那些窗板后面露出闪亮的灯光，

不时还显出晃动着的手的影子。房子外面贴着显眼的标语和眩目的招贴画，英国淡色啤酒、

威士忌、啤酒的香味显示出这里是一个酒吧，从外面看去门窗紧闭，好像拒人于门外，但又

在诱人入门。这期间——有脚步声在远处响起——那歌声还在继续，正唱到越来越嘹亮的副

歌部分，而且声音也越来越近：我找到那房子了。有一秒钟的迟疑，然后我就朝里面那扇门

走去，那扇门外面挡着厚厚的白帘子。可是，正当我决定要探身进去，走廊的阴影处突然有

什么东西动了起来，是一个人，显然是紧贴在窗户上偷听。那人惊慌地转过身来，那张脸被

挂着的灯映红了，又泛着因为惊慌而显出的苍白。一个男人用瞪大的双眼牢牢地盯着我，口

里还嘟哝着好像是对不起之类的话，然后消失在巷子的昏暗中。这种招呼客人的方式倒是挺

少见。我看着他消失，巷子的暗处似乎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不过不明显。屋里，歌声还在响

着，在我听来是越发响亮了。这使我很好奇，于是我按动门把手并很快走了进去。

最后一句歌词像是被刀子斩断了一样突然停住了。这时候我惊奇地发现眼前什么都看不

清，但屋子里有一种带着敌意的死寂，好像我妨碍了什么。慢慢地我的眼睛才适应了屋里的

光线，发现它几乎是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吧台和一张桌子，这些看来还只是后面那些房间的

服务台。那些房间的门半开着，里面有昏黄的灯光和宽大的床铺，让人一看就知道它们真正

的用途。在前面的桌子旁边，靠着一个女郎，她用胳膊肘撑着桌子，化着浓妆而且很疲倦，

站在后面吧台边的是又肥又邋遢的老板娘和另一个不算丑的姑娘。我的问候在屋子里显得很

生硬，过了许久之后才响起一声无精打采的回应。我觉得很不自在，

像是走进了一间空无一

人的房间，陷入了一种又紧张又沉闷的寂静中。我很想马上又出来，却又没有理由表现出尴

尬，只好听天由命地坐到前面那张桌子旁边去。那个女郎现在意识到了她的职责所在，问我

想喝点什么，从她那生硬的法语中我马上就听出了德国口音。我点了啤酒，她用那种有气无

力的步子走过来，比起她那双在眼皮底下像快要熄的灯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所流露出的神

情，更加显得漫不经心。按照这地方的规矩她又机械地在我的杯子旁边给她自己也放上一

杯。她向我举杯的时候，目光空洞地扫了我一下，这下我才可以细细地观察她。她的五官容

貌原本也还漂亮匀称，却因为心力交瘁而变得庸俗，像戴上了假面具一样，什么都懒洋洋地

耷拉着，眼皮沉重地垂着，头发蓬松着，因为涂了劣质化妆品而变得斑斑驳驳，连轮廓都模

糊了的面颊已经开始变得松弛，长长的皱纹直扯到嘴角，就连裙子也只是随随便便地挂在身

上。她的声音有气无力，因为烟酒的缘故而变得嘶哑。总之我感到这是一个疲惫极了却又仅

仅是出于习惯还在麻木不仁地继续活着的人。我又羞又惊地进出一个问题，她回答着，看都

不看我一眼，淡淡的，面无表情，嘴唇几乎动都没动一下。我觉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在

后面，老板娘打着哈欠，另外那个女孩坐在一个角落里，向这边看过

来，在等着我向她搭

讪。我倒宁愿我刚才已经走了，这会儿我毫无办法，只好坐在这种沉闷抑郁的气氛中，像别

的水手一样晕头转向，被好奇和不知所措牢牢地牵引住了，因为这种冷漠的态度不知怎么搞

的还特富诱惑性呢。突然，我被旁边尖利的笑声惊得跳了起来，同时炉火也跳动起来，我还

觉得有穿堂风吹过，一定是有人把我背后那扇门打开了。“你这么快又回来了？”我身边那

个声音用德语尖声讥讽道。“你又在这房子四周转开了？你这个吝啬鬼。哪，进来吧，我不

会对你怎么样的。”

我走过去，先走向那个用如此尖刻的声音打招呼的女郎，她像是点着了心头的火喷了出

来似的，然后我又走去开门。门还没全打开，我就已经认出了那个人，认出了他谦卑的目

光，他就是刚才趴在门边的那个人。他像个乞丐一样哆哆嗦嗦地把帽子拿在手里，在她尖声

的问候中，在她像是抽搐一样，连笨重的身体都震动起来的大笑中，随着从后面吧台传来的

老板娘快节奏的低声细语，他发抖了。

“你坐到那边，坐到弗朗索娃丝 那边去，”当他怯怯地一步一步向她挪近时，那女郎

对那可怜虫大声地吆喝着。“你看见了，我现在正有客人。”

她是用德语向他喊出这句话的。老板娘和另外那个姑娘大声地笑起来，虽然她们什么都

没有听懂，但是她们看起来是认识这个人的。

“给他香槟，弗朗索娃丝 ，贵的那种，给他拿一瓶来。”她笑着向对面嚷道，然后又

不屑地对他说：“你要是觉得太贵了，那么你就老老实实地在外面呆着，你这讨厌的小气

鬼！你想就这么白白地盯着我看吗？我知道，你就想白占便宜。”

他长长的身影在这种不怀好意的笑声中马上蜷缩成一堆，他的背向上斜斜地拱起，好像

是要把自己的脸不好意思地藏起来。当他去抓酒瓶的时候，他的手在颤抖，倒酒的时候，手

震得把酒都洒出来了。他的目光虽然一直都想在她的脸上停留，此时却不敢从地板上抬起

来，只在脚边的几块瓷砖上转悠。现在我才可以在灯光下第一次看清楚这张形容枯槁的脸，

他憔悴而苍白，头发又湿又稀地搭在瘦骨嶙峋的脑袋上，关节松动得似是要散架似的。一个

毫无气力，但并不是毫无危险性的可怜的家伙。他全身都歪歪斜斜，在晃动。他的眼光直到

现在才抬起来，一下子又马上慌张地缩了回去，碰到的是恶意的眼神。

“您不用理他！”那女郎用法语对我说着，一边不客气地拉住我的胳膊，像是要拉得我

转过身来。“那是我和他之间的老帐，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然后她又露出雪白牙齿，像要

咬什么东西似的张开大嘴，大声地对那个男人训斥道：“听着，你这老东西，你不是想听我

说什么吗，我宁愿去跳海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就这么告诉你。”

老板娘和另外那个女孩又笑开了，肆无忌惮、傻乎乎地，对她们来说这只是一个开惯了

的玩笑，一个一般的玩笑。当我看见那个女孩这时候突然显出媚态向他贴过去，还娇滴滴地

缠住他，而他面对这一切，只是在发抖，根本没有勇气推开她，这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我

吃惊的是，当他的眼光往上看到我时，还是一副惶恐和讨好的样子。

旁边这个女人也让我觉

得可怕，她从昏昏沉沉中一下子来了精神，满怀恶意，连手都激动得抖了起来。我往桌上扔

了些钱便想离开，可她并没有去拿钱。“如果他让你不高兴的话，我就把他轰出去，那条死

狗。他得乖乖地听话。再跟我喝一杯吧，来呀！”她突然变出一种极其妩媚的样子向我靠过

来，从她这种转变中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这么做是为了要表演给他看，以此来折磨他。她

做着这些动作的时候，也飞快地斜眼去看他。我真不愿看到这一幕，随着她对我做的每一个

动作，他开始抽搐起来，就像感觉到有烙铁在他四肢上烙着似的。我没去注意她，只一味地

盯着他看，看到他内心里生气、愤怒、忌妒和占有欲怎样膨胀起来，又怎样被他很快压抑下

去，而她只是在摇着头。我觉得不寒而栗。她靠得离我更近了，我可以感觉到她的身体，她

的身体因为沉浸在这场残酷的游戏气氛中也在发抖。她那张刺眼的脸，劣质香粉的气味还有

软绵绵的肉体上的热气让我觉得恶心。为了要把她从我身上推开，我伸手去拿了一根雪茄，

就在我还在桌上找火柴的当儿，她又冲他喊道：“拿火来！”

当他在这种有意的为难下还来服侍我的时候，我更惊讶得不得了。我尽可能快地自己找

到了火柴。即便如此，听到她的吆喝他还是像被鞭子猛抽了一样，佝偻着，跌跌撞撞地走过

来，把他的打火机很快地放到桌子上，好像只要轻轻一碰桌子他就会烧伤似的。有一秒钟我

们四目相对，他的眼里有无尽的羞愧和对我明显的怨恨。这种谦卑的目光，这个男人的目

光，这位兄弟的目光射到我心里去了。我明明感觉到了那女人对他的侮辱，我觉得自己也被

羞辱了。

“我很感激您，”我用德语说道——她猛一震——“您最好还是不用费心了。”说完这

些话我把手伸给那男人，长长一阵犹豫之后，我才感到他把湿腻而骨瘦如柴的手指头伸过

来，听到他突然颤抖着挤出来的一声谢谢。他的眼光和我的又有一秒钟的交汇，然后又躲回

耷拉着的眼皮底下去了。我坚持着想请他和我们坐到一起来，我的手想必已经摆出了邀请的

姿势，因为那女人已连忙地对他喊道：“坐回你那边去，别在这里捣乱！”

对她尖利的声音和故意的刁难我突然感到特别厌恶。这个乌烟瘴气的污秽地方，这个令

人作呕的妓女，这个呆若木鸡的傻瓜，这种啤酒、香烟、劣质香水混合的气味让我受够了，

我必须得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才行。我把钱推给她，站起来，当她又谄媚地靠近我时，我用力

转开了身子。我讨厌参与这作贱人的把戏，我坚决拒绝的态度也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对她

那套肉体勾引不感兴趣。现在她一定肺都气炸了，嘴边又出现了一条皱纹。但她还是有所保

留，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把满腔的怨恨都猛烈地发泄到他的身上。而他呢，对这一切早已

有所准备，迅速地，也是突然地把手伸进口袋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钱袋。很明显，他很

怕这时和她单独呆在一起。于是匆忙中他一时解不开钱袋的结——那是一个绣着花、钉着玻

璃珠、一般的农民和小人物带的那种钱袋。明眼人一下就看得出，他并不习惯将钱这么快的

花出去，这可是跟水手刚好相反，他们只是顺手往丁当作响的口袋里抓一把钱往桌上扔去。

而他一定是习惯于把钱都数得清清楚楚，每个硬币都要用指尖掂量掂量。“瞧他为了他那几

个亲爱的、美丽的分尼抖得多么厉害呵。你是不是太慢了点儿？守财奴！”她嘲笑着，又走近

了一步。他吓得直往后退。看到他这么害怕，她一边耸着肩，目光里带着说不出的厌恶，一

边说：“我才不要你什么呢，我不希罕你这几个臭钱。是呵，它们可真是被数得清清楚楚，

你这几个小钱，一个分尼都绝不多给。还有——”她突然拍拍他的胸脯，“你缝起来的那几

张票子，也没有人会来偷你的！”

果然，就像一个心脏病人心绞痛似的，他突然捂住胸口，他的手苍白、颤抖，紧紧攥住

上衣的某个部分，手指头还不由自主地触摸那个隐秘的藏钱的地方，然后又放心地缩回来。

“铁公鸡！”她吐了一口唾沫。然而就在这时，那个正在受着折磨的家伙脸上突然泛起一点

红晕，他把钱袋猛一下扔给另外那个女孩，她先是惊叫一声，接着又放声大笑起来，他又冲

过她身边，像要逃离火场似的往门外冲去。

有好一会儿她就那么直愣愣地站在那里，怒不可遏，然后，眼皮还是无力地垂了下来，

身体也从紧张中松弛下来了。她看起来仿佛在一分钟内就变得又老又憔悴。有点不自信，些

许的失落使她现在看着我的目光也缓和了。她站在那里，像个醉后清醒过来的人感到被耻笑

了一样闷闷不乐。“他一定在外面为他的钱痛哭流涕呢，也许还去警察那儿控告我们偷他的

钱。明天，他又会再来。可他不该来找我，别人统统都可以，唯独他不该！”

她走到吧台边，扔了几枚硬币，端起一杯烈酒，她眼里闪动着恶狠狠的目光，但又好像

有生气和羞愧的眼泪在闪闪发光。厌恶充塞了我的心，抵消了那点同情。“晚安，”我说着

走了出来。“晚安，”老板娘答道。而她，没有回头看，只是在笑，笑声刺耳，像是幸灾

乐祸的样子。

我跨出门来的时候，这条小巷笼罩着一片夜色，是被云遮掩着的极其遥远的月光下的一

片令人心神不安的黑暗。我贪婪地吸着那温暖的空气，心里那点害怕的感觉在对形形色色命

运的惊叹中消失了。我又重新感觉到——这是一种能净化我，能让我感动得流下泪来的感觉

——在每一扇窗玻璃后面都有命运在等待着，每扇门也都为一种经历而开启着，这世界的多

姿多彩无处不在，即使在世界最肮脏的这个角落里都注定充满了欢畅女子卖笑堕落之类的经

历。对今晚遇到的这件事的反感已经淡化了，紧张的感觉也被一种甜美酣畅的困倦所取代，

但愿这些经历都能变成美梦。我不由往四周巡视着，想从这些七弯八拐地交织着的小巷中找

出回去的路。这时候——他想必是悄然无声地走过来的——一个人影向我走过来。

“对不起，”——我又马上认出了他那低声下气的声音——“不过我想，您在这儿不

熟，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给您带路呢？先生，您住在……？”

我说出旅馆的名字。

“我陪您去……如果您允许的话。”他立刻又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

我又害怕起来。在我身边这恭敬的，像幽灵似的脚步声，几乎听不见，却又重重地敲在

我心上。水手小巷的昏黑景物和对刚才所经历的那一切的记忆，慢慢地变成一种不置可否，

也并不反感的迷迷糊糊梦幻似的感觉。我不用看也能感觉到他双眼的谦卑，我还注意到，他

的嘴唇在蠕动。我知道他是想和我说话，而我的意识中，心里很好奇，可是脑子却很迷糊，

两者搅和在一起了，在这种模糊的意识中我既没有鼓励他说什么，也没有阻止他说什么。他

清了幾次嗓子，我发觉他难以开口。刚才那个女人的一派残忍心理却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

我看到羞耻和心灵痛苦的斗争。我没去帮助他，而是让我们之间越发沉默。我们的脚步声响

着，交织在一起，他的脚步声轻轻地踢踏着，显得苍老；我的脚步有意踏得又重从响，像要

逃离这污秽的世界。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之间紧张的气氛。这沉默，既尖锐，又充满

了内心的呐喊，像是一根绷得不能再紧的弦，直到他终于——开始好像还是挺害怕似地犹豫

不决——用一句话打破了这沉默。

“您已经……您已经……先生……刚才在里面看到了很奇怪的一幕……请原谅……请原

谅，如果我再提起那件事……不过，这件事一定让您感到很奇怪……我很可笑……那个女

人……她其实……”

他顿了一下，有什么东西死死哽住了他的喉咙。然后他的声音变得很低，他悄声地很快

说道：“那个女人……其实她就是我的妻子。”我不禁吃惊得跳了起来，他却很快接着说了

下去，像是要辩解似的：“就是说……她以前是我妻子……5年，4年以前……就在那边黑

森州的格拉茨海姆，我的家乡……先生，我不想让您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她现在这样，

可能是我的过错。她不是一直都这样的……我……是我折磨了她……她虽然很穷，我还是娶

了她，她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而我有钱……我是说，我有财产……但

不是很富有……或者至少我那时候的确是很有钱的……您知道，先生……我以前可能是——

她说得对——很节省……但是在以前不仅是我，先生，在我倒霉之前，我现在诅咒那样的节

省……我父亲是这样的，我的母亲，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每个分尼都是我拚命工作赚来

的……她很虚荣，想要漂亮东西……但又穷，我就总是告诫她……我不该那么做的，我现在

知道了，先生，因为她是高傲的，非常高傲……您可不能相信她是像现在表现出来的这个样

子……那是骗人的……她这么做也是在伤害她自己……只是……她只是为了要刺激我，为了

要折磨我……而且……因为，因为她很羞愧……可能她是变坏了，可我……我不信……因

为，先生，她以前很好，非常好……”

他擦擦眼睛，还沉浸在极度的激动之中。我不由得盯着他看，他在我眼里第一次不再显

得可笑，就连他对我那个小心翼翼、低声下气的称呼“先生”——在德国是只有下等人才这

样说的，我听了也不再觉得不顺耳了。他的样子也因为他在努力讲出

心里的话而变得好看

了。他的目光呆住了，好像很难再往前迈步，他死死地盯着石子路面，像是想要在摇曳的光

线底下拚命地把哽得他喉咙难受的东西吐出来。

“是的，先生，”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深沉的声音，用一种像是从

他内心温柔的世界里发出的声音说：“她以前很好……对我也好，她很感激我把她从贫困中

解救出来……我也知道，她很感激我……但是……我……想听到这句话……一再地……一再

地……听到这声谢谢，我感觉很舒服……先生，那是一种，一种说不尽的幸福，觉得，觉得

自己是个比较好的人……如果……如果自己知道，自己其实只是坏人一个……为了要一再听

到这句话，我情愿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她很高傲，当她觉察到我是来听这句话，听

这声谢谢，她就越来越不愿意说了……为了这……就是为了这，先生，我让她总是来求

我……我就不再主动地给她……看她为了每条裙子，每条丝带而必须来找我，哀求我，我觉

得很高兴……我就这样折磨了她三年，越来越厉害……可是，先生，这都是，因为我爱

她……我喜欢她的傲气，我愿意总是匍伏在她的脚下，我这个疯子，所以每当她提出要求，

我就恼火……但是，先生，我并不是真心想这样的……每次有机会可以侮辱她都会让我觉得

好过点……因为……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多么爱她。”

他又停了一下。踉踉跄跄地走着，显然已经忘了我。他不由自主地说着，仿佛刚刚才睡

醒，声音越来越大。

“我知道这些……这些……是当我那天……那可恶的一天……我拒绝给她妈妈一点钱，

非常、非常少的一点钱……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只是我想，她能再来一次……再求我一

次……是的，我说什么来着……是的，那时候我才知道。当我晚上回家，而她却不在了，只

有一张纸条留在桌上……‘守着你的臭钱吧，我再也不要你任何东西了’……纸条上只有

这几句话，再没有别的了……先生，我像个疯子一样，三天三夜。我让人到河边去找，到森

林里去找，我大把大把地把钱交给警察……所有的邻居那儿我都去过了，可她们只是笑，幸

灾乐祸……任何，任何东西都没有找到……终于有个外村的人告诉我消息……他看见她

了……她在火车上和一个当兵的在一起……坐车去了柏林……就在同一天我也跟着去了……

我把我的钱全豁出去了……我损失了好多钱……他们都来偷我的钱，我的仆人，我的管家，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偷……可是我向您发誓，先生，这对我都无所谓……我呆在柏林，直

到我在人流中发现她，时间已经过去一星期了……我走到她身边……”他艰难地喘着气。

“先生，我向您发誓……我没对她说一句苛刻的话……我哭……我下跪……我把钱给

她……我所有的钱，这些钱完全由她掌管，因为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了……没有她我活不下

去。我爱她的每一根发丝……她的嘴……她的身体，一切，一切……我就是那个把她推下火

坑的人呀，就是我……我走过去的时候，突然间，她的脸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我贿赂了

她的老板娘，一个拉皮条的女人，一个卑鄙下流的坏女人……她靠在墙上，脸色像石灰一样

苍白，没有血色……她在听我说话。先生，我觉得，她……是的，见到我，她几乎显得很开

心……可是我一说到钱……我这么做，我向您发誓，只是想让她知道，我不再老想着它

了……她就朝我吐了一口唾沫……后来……因为我还是不想走开……她就把她的情人叫了出

来，他们笑话我……可是，先生，我还是不断地去，一天又一天，我知道那无赖离开了她，

她很困难，所以我又再去找她，…又去了一次，先生，可她骂了我一顿，还把我偷偷放在桌

子上的钱给撕了。我后来再去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为了能再找到她，我什么没有做过

啊，先生！有一年的时间我简直不是在生活，我向您发誓，我总是在追踪着她的消息，不断

光顾那些侦探社，直到我终于得知，她在阿根廷那边……在……在一个很差的地方。”他又

迟疑了一下，最后那个字已经像是人们垂死时的一声喘息，然后声音就越来越低了。

“我太震惊了……开始时……后来我又想，是我，正是我，把她害成这样的……我想，

她受了多大的罪啊，这个可怜的人……她其实是那么骄傲的呀……我去找我的律师，他给那

边的领事馆写了信又寄了钱去……没有让她知道是谁做的……只是要让她回来。我接到电

报，一切都办妥了……我知道了她乘的船……我到阿姆斯特丹去等她……我提前了三天到，

等得我不耐烦，心急如焚……船终于来了，当轮船冒出的烟雾在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我就

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迫不及待地等着它驶近，靠岸，那么慢，那么慢，然后是旅客们

走过跳板过来了，终于，她终于……我没有马上认出她来……她有些变了……化了妆……而

且那么……那么……就像您刚才已经看到的那样……她一看见我在等她……脸一下子就白

了……两个水手不得不扶住她，不然她就从跳板上掉下去了……她一踏上地面，我就走到她

的旁边……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的嗓子哽住了……她也什么都没说……也不看我……挑夫

扛着行李走在前面，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她站住了，对我说……先生，她那么对我

说……深深地刺痛了我，听起来那么忧伤……‘你还愿意要我做你的妻子吗？现在还要

吗？’……我握紧她的手……她颤抖着，但什么也没说。喔，我觉得，从今一切都又会好起

来了……先生，我是多么高兴啊！我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她身边跳着舞。当我把她带到房间里

以后，我便跪倒在她的脚下……我一定是讲了一些蠢话……因为，她含着眼泪在笑，还深情

地抚摩我……当然还有些怯生生地……可是，先生……这已使我感到非常幸福了……我全身

心都醉了。我跑上跑下，在旅馆指定了一个用人……还订了我们的结婚酒宴……我帮她穿好

衣服……我们走下楼去，我们吃着，喝着，快乐极了……啊，她是那么快活，简直像个孩

子，那么温情，那么善良，她谈到我们的家……我们把一切又都重新计划了一遍……这时

候……”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了，他还做了一个手势，像是要打断某个人的说话一样。

‘这时候……这时候有个侍役……一个坏心肠、讨厌的家伙……他以为我喝醉了，因为我欣

喜若狂，一边手舞足蹈还一边高声大笑……我真是太高兴了，啊，我真快乐。就是这时候，

我付帐的时候，他居然少找给我二十法郎……我走过去，要他把余下的钱也找给我……他很

尴尬，把那个金币拿了出来……这时候她开始尖声大笑……那么突然，带着讥讽，带着生

硬，带着气愤……‘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就连在我们结婚这天也一样！’她非常冷淡地

说，那么冷淡，那么的……怜悯。我一惊，暗暗咒骂自己这么斤斤计较……我努力再笑……

但她的欢乐心情已经消失了……已经死了……她要了一间单独的房间……我要是没有这么护

着她就好了……整夜我一个人躺着，在考虑第二天买什么东西给她……送给她……向她表

明，我并不吝啬……我绝不再违拗她的意思。早上我出门去买了一个手镯，还很早，我走进

她的房间……那里……那里已经人去楼空了……就和以前一模一样。我知道，桌上一定会放

着一张纸条……我跑开向上帝请求着。这不会是真的……可是……可是……它就放在那

里……上面写着……”他又停顿了一下。不知不觉中我也停住了脚步，我看着他，他低下

头，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耳语般地说道：“那上面写着……‘让我安静吧，你让我作

呕’……”

我们走到了港口，突然，沉寂中响起近处波涛拍岸的哗哗声。轮船像只眼睛发亮的大

黑兽一样停在那里，或远或近，不知从什么地方还传来歌声。可以感觉到许多东西，又什么

都看不真切，一座大城市在酣睡，沉入了梦乡。我感觉到我旁边那个人的影子，他就在我的

双脚前面像幽灵似地蹒跚着，一会儿游移开，一会儿又跌进昏暗的街灯晃动的光线里。我什

么都说不出话来，没有安慰，也没有提任何问题，只感觉到他的沉默在贴近我，沉重而郁闷。

这时他突然颤抖着抓住了我的胳膊。

“可是我绝对不会没有她就独自离开这里……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了她……她折磨我，

可我坚定不移……我求求您，先生，请您去跟她说说……请您跟她说……我不能没有她……

她不听我说……这样子我再也活不下去了……再也看不惯那些男人是怎么去找她……我只能

躲在房子外面等着，直到她再下楼来……笑着……醉醺醺的……整条巷子里的人都知道我

了……他们看见我在外面等就取笑我……这简直要使我发疯了……可是，一到晚上我又站到

那里去了……先生，我求求您……去跟她说说……我是不认识您，可请您看在上帝怜悯我的

份上……您去跟她谈谈吧……”

我不由自主地想把手臂挣脱出来。我有些害怕。可他，可能是觉得我不同情他的遭遇，

突然在街中间跪下了，抱住我的腿。

“我求求您、先生……您一定要去跟她谈谈……您一定要……不然……不然会有可怕的

事情发生的……为了找她，我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钱，我不会让她在这里……不会让她活

着。我已经买了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先生……我不再让她在这里……生活……我受不

了……去跟她说说，先生……”他飞快地蹿到我面前。就在这一刻有两个警察来到这条街

上。我伸手把他拉起来，有一瞬间他目瞪口呆地望着我，然后用一种完全陌生的沙哑声音

说：

“您拐进那边那条小巷，就到您的旅馆了。”他又一次用眼睛盯住我，在他的眼睛里，

瞳孔扩散成一种可怕的白色和虚无，然后他消失不见了。

我把自己裹进大衣里。我冷得发抖，只感到累，有一种混合着醉醺醺，毫无知觉和黑沉

沉、晃悠悠的紫红色美梦的感觉。我想要考虑一些事，仔细琢磨一下所发生的一切，但疲倦

这黑色的浪潮总是泛滥上来，撕扯着我。我跟跄着走进旅馆，栽到床上，像一头动物似地沉

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已经记不清楚，哪些是梦，哪些是真正经历过的事情，我心里也有些什么

东西在抗拒着把它们分个清楚。后来我彻底醒了，陌生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我去找一

间以古老的玛赛克镶嵌画而出名的教堂，可我的眼睛却总是空洞地掠过一间间教堂。过去的

那个晚上的经历越来越清晰地浮现上来，我被驱使着，毫不犹豫地就去找那条小巷和那所房

子。然而这些奇异的巷子只在夜里才活生生的，在白天，它们都载上了冰冷的灰色面具，只

有极熟的人才分辨得出。尽管我拼命找，也没找到。我又累又失望地回到旅馆，沿着想象

中，或者记忆中的路线。

我的火车是晚上9点开的。我要带着遗憾离开这个城市。一个挑夫扛起我的行李，扛着

它在我前面往火车站走去。突然间，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猛一惊：我认出那条小巷了，那条

通往那所房子的小巷。我让挑夫等一等，再到——他先是惊讶，然后就调皮捣蛋地笑了起来

——那个传奇的小巷中去看一看。

小巷阴沉沉地躺在那里，一如昨晚一样阴沉，在黯淡的月光下我看见那房子的窗门玻璃

在闪闪发光，我想再次走近它，黑暗处有个人影弄出了响声，我惊异地认出，那个此刻蜷伏

在门槛上瞪着我的人，就是昨晚那男人。我想再走近点，但恐惧战胜

了我。我飞快地逃开

了，出于胆小怕事，我怕被卷进这里的事件中，耽误了今天的火车。

然后，在角落里，在我转身离去之前，我又往回看了一眼。当我的视线接触到他时，他

鼓足了勇气，弹起来向门冲去。手里有一件金属东西在闪光，此时他连忙拉开门，从远处我

无法分辨，在月光照耀下他手指尖清清楚楚闪闪发亮的，是硬币还是刀子……

此处原文意思为传说中百发百中的魔弹射手。

此处原文为法语。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奥地利] 斯·茨威格 / 著张玉书 / 译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著名小说家、传记作家，出身于富裕的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后去世界各地游历，结识罗曼·曼兰和罗丹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二十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1934年遭纳粹驱逐，先后流亡英国、巴西。1942年在孤独与感觉理想破灭中与妻子双双自杀。

茨威格在诗、短论、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写作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尤以小说和人物传记见长。代表作有小说《最初的经历》、《马来狂人》、《恐惧》、《感觉的混乱》、《人的命运转折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危险的怜悯》等；传记《三位大师》、《同精灵的斗争》、《三个描摹自己生活的诗人》等。茨威格对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作品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热情的描摹。

——正文——

著名小说家R·到山里去进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郊游之后，这天清晨返回维也纳，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他看了一眼日期，突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岁了，”这个念头很快地在他脑子里一闪，他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随意地翻阅一下沙沙作响的报纸的篇页，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他的寓所。仆人告诉他，在他离家期间有两位客人来访，有几个人打来电话，然后用一个托盘把收集起来的邮件交给他。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拆开信封看看；有一封信字迹陌生，摸上去挺厚，他就先把它搁在一边。这时仆人端上茶来，他就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再一次信手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伸手去把那封搁在一边的信拿过来。

这封信大约有二三十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非常潦草，与其

说是一封信，勿宁说是一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去摸摸信封，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取出来，可是信封是空的。无论信封还是信纸都没写上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他心想：“真怪，”又把信拿到手里来看。“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写在顶头，算是称呼，算是标题。他不胜惊讶地停了下来；这是指的他呢，还是指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呢？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开始往下念：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娇弱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当时流感袭击着他，他发着高烧，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把冷毛巾放在他发烫的额头上，成天成夜地把他那双不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到第三天晚上我自己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支持不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眼皮就合上了。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钟头，就在这时候，死神把他夺走了。这个温柔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躺在那儿，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就和他死去的时候一样；他的眼睛，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给合上了，他的双手也给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衫上面，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四支蜡烛。我不敢往床上看，我动也不敢动，因为烛光一闪，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于是看上去，就仿佛他脸上的肌肉在动，我就会以为，他没有死，他还会醒过来，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给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的话儿。可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往床上看，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免得再一次遭到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而你对我一无所知，你正在寻欢作乐，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调情。我只有你，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

我把第五支蜡烛取来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我怎能孤孤单单地守着我死了的孩子，而不向人倾吐我心底的衷情呢？而在这可怕的时刻，不跟你说又叫我去跟谁说呢？你过去是我的一切，现在也是我的一切啊！也许我没法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脑袋现在完全发木，两个太阳穴在抽动，像有人用槌子在敲，我的四肢都在发疼。我想我在发烧，说不定也得了流感，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要是得了流感倒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我的残生。

有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可是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振作起来，和你谈一次，就谈这一次，你啊，我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我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我死了，你再也用不着回答我了，此刻使我四肢忽冷忽热的疾病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即将终结，那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要是我还得再活下去，我就把这封信撕掉，我将继续保持沉默，就像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你就知道，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诉说她的生活，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无企求，她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那向你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

的。

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向你倾诉，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这以前，我的生活只是阴惨惨、乱糟糟的一团，我再也不会想起它来，它就像是一个地窖，堆满了尘封霉湿的人和物，上面还结着蛛网，对于这些，我的心早已非常淡漠。你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幢房子里，此刻你就在这幢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正好门对着门。你肯定再也想不起我们，想不起那个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她那尚未长成的瘦小的女儿——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之中——，你也许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姓名，因为在我们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看望我们，没有人来打听我们。况且事情也已经过了好久了，都有十五六年了，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热烈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不，那一小时，就像发生在今天，我又怎么能不记得呢？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自己谈一刻钟，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厌倦啊！

在你搬进来以前，你那屋子里住的人丑恶凶狠，吵架成性。他们自己穷得要命，却特别嫌恶邻居的贫穷，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那种破败的无产者的粗野。这家的丈夫是个酒鬼，老是揍老婆；我常常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有一次那老婆给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那个酒鬼在她身后粗声大叫，最后大家都开门出来，威胁他要去叫警察，风波才算平息。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碴出气。他们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就在我身后嚷些脏话，有一次他们用挺硬的雪球扔我，扔得我额头流血。全楼的人怀着一种共同的本能，都恨这家人，突然有一天出了事，我记得，那个男人偷东西被抓了起来，那个老婆只好带着她那点家当搬出去，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几天，后来又给揭下来了，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开了消息，说是有个作家，一位单身的文静的先生租了这个住宅。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

几天之后，油漆匠、粉刷匠、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打扫收拾屋子，给原来的那家人住过，屋子脏极了。于是楼里只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拖地声、刮墙声，可是我母亲倒很满意，她说，这一来对面讨厌的那一家子总算再也不会和我们为邻了。而你本人呢，即使在搬家的时候我也还没见到你的面；搬迁的全部工作都是你的仆人照料的，这个小个子男仆，神态严肃，头发灰白，总是轻声轻气地、十分冷静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全部工作。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首先在我们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上等男仆可是一件十分新颖的事物，其次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得要命，可是又不因此而降低身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仆役，和他们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他从第一天起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把她当作一位有身份的太太；甚至对我这个小毛丫头，他也总是态度和蔼、神情严肃。他一提起你的名字，总是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气，一种特别的敬意——别人马上就看出，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主仆之间的关系。为此我是多么喜欢他啊！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尽管我心里暗暗地忌妒他，能够老是呆在你的

身边，老是可以侍候你。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亲爱的，把这一切琐碎的简直可笑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为了让你明白，你从一开始就对我这个生性腼腆、胆怯羞涩的女孩子具有这样巨大的力量。

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你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圈，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我们住在这幢郊区房子里的人一直非常好奇地、焦灼不耐地等你搬进来住（生活在狭小天地里的人们，对门口发生的一切新鲜事儿总是非常好奇的）。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搬运车停在楼前，这时我心里对你的好奇心大大地增涨起来。大部分家具，凡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夫早已把它们抬上楼去了；还有一些零星小件正在往上拿。我站在门口，惊奇地望着一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很奇特，都是那么别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有印度的佛像，意大利的雕刻，色彩鲜艳刺目的巨幅油画，末了又搬来好些书，好看极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会这么好看。这些书都码在门口，你的仆人把它们拿起来，用梯子仔细地把每本书上的灰尘都掸掉。我好奇心切，轻手轻脚地围着那堆越码越高的书堆，边走边看，你的仆人既不把我撵走，也不鼓励我走近；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尽管我心里真想摸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是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这里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究竟是什么文写的，我也不认得。我想，我真会一连几小时傻看下去的，可是我的母亲把我叫回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不由自主地老想着你，而我当时还不认识你呢。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价钱都很便宜，都是用破烂的硬纸做的封面，这些书我爱若至宝，读了又读。这时我就寻思，这个人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他都读过，他还懂那么多文字，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这个人该长成一副什么模样呢？一想到这么多书，我心里不由的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畏之情。我试图想象你的模样：你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蓄着长长的白胡子，就象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你更和善，更漂亮，更温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当时就确有把握地认为，你准长得漂亮，因为我当时想象中的你还是个老头呢。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做梦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进来住了，可是我尽管拚命侦察，还是没能见你的面——这只有使我更加好奇。最后，到第三天，我才看见你。

你的模样和我的想象完全不同，跟我那孩子气的想象中的老爷爷的形象毫不沾边，我感到非常意外，深受震惊。我梦见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和蔼可亲的老年人，可你一出现，——原来你的模样跟你今天的样子完全相似，原来你这个人始终没有变化，尽管岁月在你身上缓缓地流逝！你穿着一身浅褐色的迷人的运动服，上楼的时候总是两级一步，步伐轻捷，活泼灵敏，显得十分潇洒。你把帽子拿在手里，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你的容光焕发、表情生动的脸，长了一头光泽年轻的头发，我的惊讶简直难以形容：的确，你是那样的年轻、漂亮，身材颀长，动作灵巧，英俊潇洒，我真的吓了一跳。你说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在这最初的瞬间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你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不仅是我，凡是和你认识的人都怀着一种意外的心情在你身上一再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既是一个轻浮、贪玩、喜欢奇遇的热情少年，同时又是一个在你从事的那门艺术方面无比严肃、认真负责、极为渊博、很有学问的长者。我当时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来每个人在你身上都得到

的那种印象：你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既有对外界开放的光亮的一面，另外还有十分阴暗的一面，这一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种最深藏的两面性是你一生的秘密，我这个十三岁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身上的这种两重性，当时象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亲爱的，你当时对我这个孩子该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多么诱人的谜啊！这是一位大家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写了好些书，因为他在另一个大世界里声名卓著，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人年轻潇洒，是个性格开朗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还要我对你说吗，从这天起，在我们这所房子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儿童世界里，除了你再也没有有什么别的东西使我感到兴趣；我本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的全部傻劲儿，全部追根究底的执拗劲头，只对你的生活、只对你的存在感兴趣！我仔细地观察你，观察你的出入起居，观察那些来找你的人，所有这一切，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我对你这个人的好奇心，因为来看你的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表现出了你性格中的两重性。有时来了一帮年轻人，是你的同学，一批不修边幅的大学生，你跟他们一起高声大笑、发疯胡闹，有时候又有些太太们乘着轿车来，有一次歌剧院经理来了，那个伟大的指挥家，我只有满怀敬意地从远处看见他站在乐谱架前，再就是一些还在上商业学校的姑娘们，她们很不好意思地一闪身就溜进门去，来的女人很多，多极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有一天早上我上学去的时候，看见有位太太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从你屋里出来，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那时才十三岁，怀着一种热烈的好奇心，刺探你的行踪，偷看你的举动，我还是个孩子，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就已经是爱情了。可是我还清楚记得，亲爱的，我整个地爱上你，永远迷上你的那一天，那个时刻。那天，我跟一个女同学去散了一会儿步，我们俩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驰来一辆小汽车，车刚停下，你就以你那种急迫不耐的、轻捷灵巧的方式从车上一跃而下，这样子至今还叫我动心。你下了车想走进门去，我情不自禁地给你把门打开，这样我就挡了你的道，我俩差点撞在一起，你看了我一眼，那眼光温暖、柔和、深情，活像是对我的爱抚，你冲着我微微一笑，我没法形容，只好说：含情脉脉地冲我一笑，用一种非常轻柔的、简直可说是亲昵的声音对我说：“多谢，小姐。”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可是从我接触到你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眼光之时起，我就完全属于你了。我后来、我不久之后就知道，你的这道目光好像把对方拥抱起来，吸引到你身边，既脉脉含情，又荡人心魄，这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的眼光，你向每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都投以这样的目光，向每一个卖东西给你的女店员，向每一个给你开门的使女都投以这样的目光。这种眼光在你身上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多情和爱慕，而是你对女人怀有的柔情使你一看见她们，你的眼光便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起来。可是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心里像着了火似的。我以为，你的柔情蜜意只针对我，是给我一个人的。蒙在这一瞬间，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姑娘一下子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从此永远属于你了。

“这人是谁啊？”我的女同学问道。我一下子答不上来。你的名字我怎么着也说不出：就在这一秒钟，在这唯一的一秒钟里，你的名字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比神圣，成了我心里的秘密。“唉，住在我们楼里的一位先生呗！”我结结巴巴笨嘴拙腮地说道。“那他看你一眼，你干吗脸涨得通红啊！”我的女同学以一个好管闲事的女孩子的阴坏神气，连嘲带讽地说道。可是恰巧因

为我感觉到她的讽刺正好捅着我心里的秘密，血就更往我的脸颊上涌。

窘迫之余我就生气了。我恶狠狠地说了她一句：“蠢丫头！”我当时真恨不得把她活活勒死。可是她笑得更欢，嘲讽的神气更加厉害，末了我发现，我火得没法，眼睛里都噙满了眼泪。我不理她，一口气跑上楼去了。

从这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女人们经常向你这个娇纵惯了的人说这句话。

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死心塌地地、这样舍身忘己地爱过你，我对你从不变心，过去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餍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了自己的感情，和人亲切交往中早已把感情消磨殆尽，他们经常听人谈论爱情，在小说里常常读到爱情，他们知道，爱情乃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玩弄爱情，就像摆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自己恋爱的经历，就象男孩抽了第一支香烟而洋洋得意。可我身边没有别人，我没法向别人诉说我的心事，没有人指点我、提醒我，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我睡梦中也只看见你，我把你视为知音：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我的母亲成天心情压抑，郁郁不乐，靠养老金生活，总是胆小怕事，所以和我也不贴心；那些多少有点变坏的女同学叫我反感，她们轻佻地把爱情看成儿戏，而在我的心目中，爱情却是我至高无上的激情——所以我把原来分散零乱的全部感情，把我整个紧缩起来而又一再急切向外迸涌的心灵都奉献给你。我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任何比喻都嫌不足，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世上万物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样。我原来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平平常常，不好不坏，现在突然一跃而成为全班第一，我如饥似渴地念了好些书，常常念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书本；我突然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毅力练起钢琴来了，使我母亲不胜惊讶，因为我想，你是热爱音乐的。我把我的衣服刷了又刷，缝了又缝，就是为了在你面前显得干干净净，讨人喜欢。我那条旧的校服罩裙（是我母亲穿的一件家常便服改的）的左侧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钉，我觉得讨厌极了。我怕你会看见这个补钉，于是看不起我，所以我跑上楼梯的时候，总把书包盖着那个地方，我害怕得浑身哆嗦，唯恐你会看见那个补钉。可是这是多么傻气啊！

你在那次以后从来也没有、几乎从来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而我呢，我可以整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在等着你，在窥探你的一举一动。在我们家的房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透过这个圆形小窗孔一直可以看到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就是我伸向世界的眼睛——啊，亲爱的，你可别笑，我那几个月，那几年，手里拿着一本书，一下午一下午地就坐在小窗孔跟前，坐在冰冷的门道里守候着你，提心吊胆地生怕母亲疑心，我的心紧张得像根琴弦，你一出现，它就颤个不停。直到今天想到这些时候，我都并不害臊。我的心始终为你而紧张，为你而颤动；可是你对此毫无感觉，就像你口袋里装了怀表，你对它的绷紧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在暗中耐心地数着你的钟点，计算着你的时间，以它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东奔西走，而你在它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你

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每一个生活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根领带、每一套衣服，认得你的一个一个的朋友，并且不久就能把他们加以区分，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小时都是在你身上度过的。啊，我干了多少傻事啊！我亲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我偷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这个烟头我视若圣物，因为你的嘴唇接触过它。晚上我上百次地借故跑下楼去，到胡同里去看看你哪间屋里还亮着灯光，用这样的办法来感觉你那看不见的存在，在想象中亲近你。你出门旅行的那些礼拜里——我一看见那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色旅行袋提下楼去，我的心便吓得停止了跳动——那些礼拜里我虽生犹死，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我心情恶劣，百无聊赖，茫然不知所从，我得十分小心，别让我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看出我绝望的心绪。

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事都是滑稽可笑的荒唐行径，孩子气的蠢事。我应该为这些事而感到羞耻，可是我并不这样，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也没有像在这种天真的感情流露中表现得更纯洁更热烈的了。要我说，我简直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说，我当时是如何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呢几乎都没跟我打过一個照面，因为每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你，躲也躲不开了，我就一低头从你身边跑上楼去，为了怕见你那火辣辣的眼光，就像一个人怕火烧着，而纵身跳水投河一样。要我讲，我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讲你早已忘却的那些岁月，我可以给你展开一份你整个一生的全部日历；可是我不愿使你无聊，不愿使你难受。我只想把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经历再告诉你，我求你别嘲笑我，因为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大概是个星期天，你出门旅行去了，你的仆人把他拍打干净的笨重地毯从敞开着的房门拖进屋去。这个好心人干这个活非常吃力，我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便走了过去，问他要不要我帮他的忙。他很惊讶，可还是让我帮了他一把，于是我就看见了你的寓所的内部——我实在没法告诉你，我当时怀着何等敬畏甚至虔诚的心情！我看见了你的天地，你的书桌，你经常坐在这张书桌旁边，桌上供了一个蓝色的水晶花瓶，瓶里插着几朵鲜花，我看见了你的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只是匆匆忙忙地向你的生活偷偷地望了一眼，因为你的忠仆约翰一定不会让我仔细观看的，可是就这么一眼我就把你屋里的整个气氛都吸收进来，使我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有足够的营养供我神思梦想。

就这匆匆而逝的一分钟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我要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你这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人啊——终于开始感到，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而憔悴。我要把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告诉你，同时我要把那最可怕的时刻也告诉你，可惜这二者竟挨得如此之近！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都忘了，我没有注意我的母亲，我对谁也不关心。我没有发现，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位因斯布鲁克地方的商人和我母亲沾着远亲，这时经常来作客，一呆就是好长时间；是啊，这只有使我高兴，因为他有时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呆在家里，想你，守着看你回来，这可是我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啊！结果有一天我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去，唠唠叨叨说了好些，说是要和我严肃地谈谈。我的脸刷的一下发白了，我的心突然怦怦直跳：莫非她预感到了什么，猜到了什么不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你，想到我的秘密，它是我和外界发生联系的纽带。

可是我妈自己倒显得非常忸怩，她温柔地吻了我一两下，(平时她是从来也不吻我的)，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在她的身边，然后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地开始说道，她的亲戚是个死了妻子的单身汉，现在向她求婚，而她主要是为我着想，决定接受他的请求。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心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到你。“那咱们还住在这儿吧？”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话。“不，我们搬到因斯布鲁克去住，斐迪南在那儿有座漂亮的别墅。”她说的别的话我都没有听见。我突然眼前一黑，后来我听说，我当时晕过去了。我听见我母亲对我那位等在门背后的继父低声说，我突然伸开双手向后一仰，就像铅块似的跌到地上。以后几天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这么一个无权自主的孩子又怎样抵抗过他们压倒一切的意志，这一切我都没法向你形容：直到现在，我一想到当时，我这握笔的手就抖了起来。我真正的秘密我又不能泄露，结果我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就纯粹是脾气倔强、固执己见、心眼狠毒的表现。谁也不再答理我，一切都背着我就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时间搬运东西：等我放学回家，总有一件家俱搬走了或者卖掉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搬空了，我的生活也随之毁掉了。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搬运工人正在包装家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放着收拾停当的箱子以及给我母亲和我准备的两张行军床：我们还得在这儿过一夜，最后一夜，明天就乘车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一天我突然果断地感觉到，不在你的身边，我就没法活下去，除了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救星。我一辈子也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在这绝望的时刻，我是否真正能够头脑清醒地进行思考，可是突然——我妈不在家——我站起身来，身上穿着校服，走到对面去找你。不，我不是走过去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象磁铁，把我僵手僵脚地、四肢哆嗦地吸到你的门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打算怎么样：我想跪倒在你的脚下，求你收留我做你的丫头，做你的奴隶。我怕你会取笑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的这种纯洁无邪的狂热之情，可是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当时如何站在门外冷气彻骨的走廊里，吓得浑身僵直，可是又被一股难以捉摸的力量所驱使，移步向前，我如何使了大劲儿，挪动抖个不住的胳膊，伸出手去——这场斗争经过了可怕的几秒钟，真像是永恒一样的漫长——用指头去按你的门铃，要是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取笑了。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接下来是一片寂静，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周身的鲜血也凝结不动，我凝神静听，看你是否走来开门。可是你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那天下午你显然不在家里，约翰大概出去办事了，所以我只好摇摇晃晃地拖着脚步回到我们搬空了家具、残破不堪的寓所，门铃的响声还依然在我耳际萦绕，我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床旅行毯上，从你的门口到我家一共四步路，走得我疲惫不堪，就仿佛我在深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几个小时似的。可是尽管精疲力尽，我想在他们把我拖走之前看你一眼，和你说话的决心依然没有泯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丝毫不掺杂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除了你以外实在别无所想：我一心只想看见你，再见你一面，紧紧地依偎在你的身上。于是整整一夜，这可怕的漫长的一夜，亲爱的，我一直等着你，我妈刚躺下睡着，我就轻手轻脚地溜到门道里，尖起耳朵倾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整夜都等着你，这可是个严寒冷冻的一月之夜啊。我疲惫困倦，四肢酸疼，门道里已经没有椅子可坐，我就趴在地上，从门底下透过来阵阵寒风。我穿着单薄的衣裳躺在冰冷的使人浑身作疼的硬地板上，我没拿毯子，

我不想让自己暖和，唯恐一暖和就会睡着，听不见你的脚步声。躺在那里浑身都疼，我的两脚抽筋，蹒跚起来，我的两臂索索直抖：我只好一次次地站起身来，在这可怕的黑古隆冬的门道里实在冷得要命。可是我等着，等着，等着你，就像等待我的命运。

终于——大概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吧——我听见楼下有人用钥匙打开大门，然后有脚步声顺着楼梯上来。剥那间我觉得寒意顿消，浑身发热，我轻轻地打开房门，想冲到你的跟前，扑在你的脚下。……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蜡烛光晃晃悠悠地从楼梯照了上来。我握着门把，浑身哆嗦。上楼来的，真是你吗？

是的，上来的是你，亲爱的——可是你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听到一阵娇媚的轻笑，绸衣拖地的窸窣声和你低声说话的声音——你是和一个女人一起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们把我拖到因斯布鲁克去了；我已经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的儿子昨天夜里死了——如果现在我果真还得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明天他们要来，那些黝黑、粗笨的陌生男人，带口棺材来，我将把我可怜的唯一的孩子装到棺材里去。也许朋友们也会来，带来些花圈，可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有什么用处？他们会来安慰我，给我说些什么话；可是他们能带我什么忙呢？我知道，事后我又得独自一人生活。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了。我当时，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漫无止境的两年时间里，体会到了这一点。从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那两年，我简直像个囚犯，像个遭到屏弃的人似的，生活在我的家人中间。我的继父是个性情平和、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对我很好，我母亲似乎为了补课一个无意中犯的过错，对我总是百依百顺；年轻人围着我，讨好我；可是我执拗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离开了你，我不愿意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生活，我沉湎于我那阴郁的小天地里，自己折磨自己，孤独寂寥地生活。他们给我买的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我穿也不穿；我拒绝去听音乐会，拒绝去看戏，拒绝跟人家一起快快活活地出去远足郊游。我几乎足不出户，很少上街：亲爱的，你相信吗，我在这座小城市里住了两年之久，认识的街道还不到十条？我成天悲愁，一心只想悲愁；我看不见你，也就什么不想要，只想从中得到某种陶醉。再说，我只是热切地想要在心灵深处和你单独呆在一起，我不愿意使我分心。我一个人坐在家，一坐几小时，一坐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做，就是想你，把成百件细小的往事翻来覆去想个不停，回想起每一次和你见面，每一次等候你的情形，我把这些小小的插曲想了又想，就像看戏一样。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重复了无数次，所以我整个童年时代都记得一清二楚，过去这些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那样的生动、具体，仿佛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心思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我把你写的书都买了来；只要你的名字一登在报上，这天就成了我的节日。你相信吗，你的书我念了又念，不知念了多少遍，你书中每一行我都背得出来？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从你的书里孤零零地给我念上一行，我今天，时隔十三年，我今天还能接着往下背，就像在做梦一样：你写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词啊。整个世界只是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查看音乐会和戏剧首次公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什么演出会使你感

到兴趣，一到晚上，我就在远方陪伴着你：此刻他走进剧院大厅了，此刻他坐下了。这样的事情我梦见了不下一千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亲眼在音乐会上看见过你。

可是干吗说这些事情呢，干吗要把一个孤独的孩子的这种疯狂的、自己折磨自己的、如此悲惨、如此绝望的狂热之情告诉一个对此毫无所感、一无所知的人呢？可是我当时难道还是个孩子吗？我已经十七岁，转眼就满十八岁了——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扭过头来看我了，可是他们只是使我生气发火。因为要我在脑子里想着和别人恋爱，而不是爱你，哪怕仅仅是闹着玩的，这种念头我都觉得难以理解、难以想象地陌生，稍稍动心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我对你的激情仍然一如既往，只不过随着我身体的发育，随着我情欲的觉醒而和过去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加炽烈、更加含有肉体的成分，更加具有女性的气息。当年潜伏在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的下意识里、驱使她去拉你的门铃的那个朦朦胧胧的愿望，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思想：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我周围的人认为我腼腆，说我害羞脸嫩，我咬紧牙关，不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却产生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一件事：回到维也纳，回到你的身边。经过努力，我的意志得以如愿以偿，不管它在别人看来，是何等荒谬绝伦，何等难以理解。我的继父很有资财，他把我看作他自己亲生的女儿。可是我一个劲儿地顽固坚持，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前往维也纳去投奔一个亲戚，在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店里当了个职员。难道还要我对你说，在一个雾气迷濛的秋日傍晚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我首先是到哪儿去的吗？我把箱子存在火车站，跳上一辆电车，——我觉得这电车开得多么慢啊，它每停一站我就心里冒火——跑到那幢房子跟前。你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我整个心怦怦直跳。到这时候，这座城市，这座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身边喧嚣轰响的城市，才获得了生气，到这时候，我才重新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了你的存在，你，我的永恒的梦。我没有想到，我对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说在你和我那抬头仰望的目光之间只相隔你窗户的一层玻璃，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我抬头看啊，看啊：那儿有灯光，那儿是房子，那儿是你，那儿就是我的天地。两年来我一直朝思暮想着这一时刻，如今总算盼到了。这个漫长的夜晚，天气温和，夜雾弥漫，我一直站在你的窗下，直到灯光熄灭。然后我才去寻找我的住处。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我在店里干活一直干到六点，活很重，很累人，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活，因为工作一忙，就使我不至于那么痛切地感到我自己内心的骚乱。等到铁制的卷帘式的百叶窗哗的一下在我身后落下，我就径直奔向我心爱的目的地。我心里唯一的心愿就是，只想看你一眼，只想和你见一次面，只想远远地用我的目光搂抱你的脸！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终于遇见你了，而且恰好是在我没有料想到的一瞬间：我正抬头窥视你的窗口，你突然穿过马路走了过来。我一下子又成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觉得热血涌向我的面额；我违背了我内心强烈的、渴望看见你眼睛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一低头，像身后有追兵似的，飞快地从你旁边跑了过去。事后我为这种女学生似的羞怯畏缩的逃跑行为感到害臊，因为现在我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了吗：我一心只想遇见你，我在找你，经过这些好不容易熬过来的岁月，我希望你认出我是谁，希望你注意我，希望为你所爱。

可是你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每天晚上都站在你的胡

同里，即使风雪交加，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吹个不停，也不例外。有时候我白白地等了几个小时，有时候我等了半天，你终于和朋友一起从家里走了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我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和你手挽着手紧紧依偎着往外走，我的心猛地一下抽缩起来，把我的灵魂撕裂，这时我突然感到我已长大成人，感到心里有种新的异样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意外，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知道老有女人来访问你，可是现在突然一下子我感到一阵肉体上的痛苦，我心里感情起伏，恨你和另外一个女人这样明显地表示出肉体上的亲昵，可同时自己也渴望着能得到这种亲昵。出于一种幼稚的自尊心，我一整天没到你房子前面去，我以往就有这种幼稚的自尊心，说不定我今天还依然是这样。可是这个倔强赌气的夜晚变得非常空虚，这一晚多么可怕啊！第二天晚上我又忍气吞声地站在你的房前，等啊等啊，命运注定，我一生就这样站在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等着。

有一天晚上，你终于注意到我了。我早已看见你远远地走来，我赶忙振作精神，别到时候又躲开你。事情也真凑巧，恰好有辆卡车停在街上卸货，把马路弄得很窄，你只好擦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漫不经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我身上一扫而过，它刚和我专注的目光一接触，立刻又变成了那种专门对付女人的目光——勾起往事，我大吃一惊！——又成了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同时又荡人心魄，又成了那种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这种目光从前第一次把我唤醒，使我一下子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变成了恋人。你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就这样接触了一秒钟、两秒钟，我的目光没法和你的目光分开，也不愿意和它分开——接着你就从我身边过去了。我的心跳个不停：我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放慢脚步，一种难以克服的好奇心驱使我扭过头去，看见你停住了脚步，正回过头来看我。你非常好奇、极感兴趣地仔细观察我，我从你的神气立刻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当时没有认出我，也从来没有认出过我。亲爱的，我该怎么向你形容我那一瞬间失望的心情呢。当时我是第一次遭受这种命运，这种不为你所认出的命运，我一辈子都忍受着这种命运，随着这种命运而死；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没有被你认出来。叫我怎么向你描绘这种的失望心情呢！因为你瞧，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两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我什么也不干，就在设想我们在维也纳的重逢该是什么情景，我随着自己情绪的好坏，想像出最幸福的和最恶劣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是在梦里把一切都过了一遍；在我心情阴郁的时候我设想过：你会把我拒之于门外，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低贱，太丑陋，太讨厌。你的憎恶、冷酷、淡漠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我在热烈活跃的想象出来的幻境里都经历过了一——可是这点，就这一点，即使我心情再阴沉，自卑感再严重，我也不敢考虑。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今天我懂得了——唉，是你教我明白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少女、一个女人的脸想必是变化多端的东西，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面镜子，时而是炽热激情之镜，时而是天真烂漫之镜，时而又是疲劳困倦之镜，正如镜中的人影一样转瞬即逝，那么一个男子也就更容易忘却一个女人的容貌，因为年龄会在她的脸上投下光线，或者布满阴影，而服装又会把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加以衬托。只有伤心失意的女人才会真正懂得这个中的奥秘。可我当时还是个少女，我还不能理解你的健忘，我自己毫无节制没完没了地想你，结果我竟产生了错觉，以为你一定也常常在想你，常常在等我；要是我确切

知道，我在你心目中什么也不是，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一丝一毫，我又怎么活得下去呢！你的目光告诉我，你一点也认不得我，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细如蛛丝的联系：你的这种目光使我如梦初醒，使我第一次跌到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我的命运。

你当时没有认出我是谁。两天之后我们又一次邂逅，你的目光以某种亲昵的神气拥抱我，这时你又没有认出，我是那个曾经爱过你的、被你唤醒的姑娘，你只认出，我是两天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和你对面相遇的那个十八岁的美丽姑娘。你亲切地看我一眼，神情不胜惊讶，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你又和我擦肩而过，又马上放慢脚步：我浑身战栗，我心里欢呼，我暗中祈祷，你会走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我第一次为你而活跃起来：我也放慢了脚步，我不躲着你。突然我头也没回，便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这下子我就要第一次听到你用我喜欢的声音跟我说话了。我这种期待的心情，使我四肢酥麻，我正担心，我不得不停住脚步，心简直像小鹿似的狂奔猛跳——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跟我攀谈，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就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似的——唉，你对我一点预感也没有，你对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任何预感！——你跟我攀谈起来，是那样落落大方，富有魅力，甚至使我也能回答你的话。我们一起走完了整个的一条胡同。然后你就问我，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去吃晚饭。我说好吧。我又怎么敢拒不接受你的邀请？

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你还记得吗，这饭馆在哪儿？一定记不得了，这样的晚饭对你一定有的是，你肯定分不清了，因为我对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几百个女人中的一个，只不过是连绵不断的一系列艳遇中的一桩而已。又有什么事情会使你回忆起我来呢：我话说得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说话已经使我幸福到了极点。我不愿意因为提个问题，说句蠢话而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你给了我这一小时，我对你非常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你的举止使我感到，我对你怀有的那种热情的敬意完全应该，你的态度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恰当得体，丝毫没有急迫逼人之势，丝毫不想匆匆表示温柔缠绵，从一开始就是那种稳重亲切，一见如故的神气。我是早就决定把我整个的意志和生命都奉献给你了，即使原来没有这种想法，你当时的态度也会赢得我的心的。唉，你是不知道，我痴痴地等了你五年！你没使我失望，我心里是多么喜不自胜啊！

天色已晚，我们离开饭馆。直到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急于回家，是否还有一点时间。

我事实上已经早有准备，这我怎么能瞒着你！我就说，我还有时间。你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到你家去坐一会，随便谈谈。我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就脱口而出说了句：“好吧！”我立刻发现，我答应得这么快，你感到难过或者感到愉快，反正你显然是深感意外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你感到惊愕；现在我才知道，女人通常总要装出毫无准备的样子，假装惊吓万状，或者怒不可遏，即使她们实际上迫不及待地急于委身于人，一定要等到男人哀求再三，谎话连篇，发誓赌咒，作出种种诺言，这才转嗔为喜，半推半就。我知道，说不定只有以卖笑为职业的女人，只有妓女才会毫无保留地欣然接受这样的邀请，要不然就只有天真烂漫、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女孩子才会这样。而在我的心里——这你又怎么料想得到——只不过是化为言语的意志，经过千百个日日夜夜的集聚而今进涌开来的相思啊。

反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你吃了一惊，我开始使你对我感起兴趣来了。

我发现，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一面和我说话，一面略带惊讶地在旁边偷偷地打量我。你的感觉在觉察人的种种感情时总像具有魔法似的确有把握，你此刻立即感到，在这个小鸟依人似的美丽的姑娘身上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有着一个秘密。于是你顿时好奇心大发，你绕着圈子试探性地提出许多问题，我从中觉察到，你一心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我宁可在你面前显得有些傻气，也不愿向你泄露我的秘密。我们一起上楼到你的寓所里去。原谅我，亲爱的，要是我对你说，你不能明白，这条走廊，这道楼梯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感到什么样的陶醉、什么样的迷惘、什么样的疯狂的、痛苦的、几乎是致命的幸福。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一切，不能不潸然泪下，可是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我感觉到，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渗透了我的激情，都是我的童年时代的相思的象征：在这个大门口我千百次地等待过你，在这座楼梯上我总是偷听你的脚步声，在那儿我第一次看见你，透过这个窥视孔我几乎看得灵魂出窍，我曾经有一次跪在你门前的小地毯上，听到你房门的钥匙咯噔一响，我从我躲着的地方吃惊地跳起。我整个童年，我全部激情都寓于这几米长的空间之中，我整个的一生都在这里，如今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你走在一起，和你一起，在你的楼里，在我们的楼里，我的过去的生活犹如一股洪流向我劈头盖脑地冲了下来。你想想吧，——我这话听起来也许很俗气，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一直到你的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的、沉闷的、平凡的世界，在你房门口，便开始了儿童的魔法世界，阿拉丁的王国；你想想吧，我千百次望眼欲穿地盯着你的房门口，现在我如醉如痴地迈步走了进去，你想象不到——充其量只能模糊地感到，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我的亲爱的！——这迅速流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中究竟带走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整夜呆在你的身边。你没有想到，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亲近过我，还没有一个男人接触过或者看见过我的身体。可是你又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亲爱的，因为我对你一点也不抗拒，我忍住了因为害羞而产生的任何迟疑不决，只是为了别让你猜出我对你的爱情的秘密，这个秘密准会叫你吓一跳的——因为你只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你深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滥用你的感情，用在大家身上，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不愿意作出任何牺牲。我现在对你说，我委身于你时，还是个处女，我求你，千万别误解我！我不是责怪你！你并没有勾引我，欺骗我。引诱我——是我自己挤到你的跟前。

扑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之中。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责怪你，不会的，我只会永远感谢你。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的欢娱、极度的幸福！我在黑暗里一睁开眼睛，感到你在我的身边，我不觉感到奇怪，怎么群星不在我的头上闪烁，因为我感到身子已经上了天庭。不，我的亲爱的，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一时刻而后悔过。我还记得，你睡熟了，我听见你的呼吸，摸到你的身体，感到我自己这么紧挨着你，我幸福得在黑暗中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急着要走。我得到店里去上班，我也想在你仆人进来以前就离去，别让他看见我。我穿戴完毕站在你的面前，你把我搂在怀里，久久地凝视着我；莫非是一阵模糊而遥远的回忆在你心头翻滚，还是说你只不过觉得我当时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呢？然后你就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我轻轻地挣脱身子，想要走了。这时你问我：“你不想带几朵花走吗？”我说好

吧。你就从书桌上供的那只蓝色的水晶花瓶里（唉，我小时候那次偷偷地看了你房里一眼，从此就认得这个花瓶了）取出四朵白玫瑰来给了我。后来一连几天我还吻着这些花儿。

在这之前，我们约好了某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天晚上又是那么销魂，那么甜蜜。你又和我一起过了第三夜。然后你就对我说，你要动身出门去了——啊，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你出门旅行恨得要死！——你答应我，一回来就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的姓名我不愿告诉你。我把我的秘密锁在我的心底。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作为临别纪念。

这两个月里我每天去问……别说了，何必跟你描绘这种由于期待、绝望而引起的地狱般的折磨。我不责怪你，我爱你这个人就爱你这个样子，感情热烈而生性健忘，一往情深而爱不专一。我就爱你是这么个人，只爱你是这么个人，你过去一直是这样，现在依然还是这样。我从你灯火通明的窗口看出，你早已出门回家，可是你没有写信给我。在我一生最后的时刻我也没有收到过你一行手迹，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你了，可是我没收到过你一封信。我等啊，等啊，象个绝望的女人似地等啊。可是你没有来叫我，你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一个字也没写…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这也是你的儿子，亲爱的，这是那三夜销魂荡魄缱绻柔情的结晶，我向你发誓，人在死神的阴影笼罩之下是不会撒谎的。他是我俩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自从我委身于你之后，一直到孩子离开我的身体，没有一个男子碰过我的身体。被你接触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身体是神圣的，我怎么能把我的身体同时分赠给你和别的男人呢？你是我的一切，而别的男人只不过是我的生活中匆匆来去的过客。他是我俩的孩子，亲爱的，是我那心甘情愿的爱情和你那无忧无虑的、任意挥霍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缱绻柔情的结晶，他是我俩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唯一的儿子。你于是要问了——也许大吃一惊，也许只不过有些诧异——你要问了，亲爱的，这么多年漫长的岁月，我为什么一直把这孩子的事情瞒着你，直到今天才告诉你呢？此刻他躺在这里，在黑暗中沉睡，永远沉睡，准备离去，永远也不回来，永不回来！可是你叫我怎么能告诉你呢？像我这样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和你过了三夜，不加反抗，可说是满心渴望地向你张开了我的怀抱，像我这样一个匆匆邂逅的无名女人，你是永远、永远也不会相信，她会对你，对你这么一个不忠实的男人坚贞不渝的，你是永远也不会坦然无疑地承认这孩子是你的亲生之子的！即使我的话使你觉得这事似真非假，你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隐蔽的怀疑：我见你有权，企图把另一笔风流帐转嫁在你的身上，硬说他是你的儿子。你会对我疑心，在你我之间会存在一片阴影，一片淡淡的怀疑的阴影。我不愿意这样。再说，我了解你；我对你十分了解，你自己对自己还没了解到这种地步，我知道人在恋爱之中只喜欢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欢娱游戏，突然一下子当上了父亲，突然一下子得对另一个人的命运负责，你一定觉得不是滋味。你这个只有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和我有了某种牵连。你一定会因为这种牵连而恨我——我知道，你会恨我的，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志恨我的。也许只不过几个小时，也许只不过短短的几分钟，你会觉得我讨厌，觉得我可恨——而我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变成你的一个累赘。

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激：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的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可是当然罗，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是责怪你，我的亲爱的，我不责怪你。如果有时候从我的笔端流露出一丝怨尤，那么请你原谅我吧！——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在摇曳不定的烛光映照下躺在那里；我冲着天主，握紧了拳头，管天主叫凶手，我心情悲愁，感觉昏乱。谓原谅我的怨诉，原谅我吧！我也知道，你心地善良，打心眼里乐于助人。你帮助每一个人，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你，你也给予帮助，可是你的善心好意是如此的奇特，它公开亮在每个人的面前，人人可取，要取多少取多少，你的善心好意广大无边，可是，请原谅，它是不爽快的。它要人家提醒，要人家自己去拿。你只有在人家向你求援，向你恳求的时候，你才帮助别人，你帮助别人是出于害羞，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心愿。让我坦率地跟你说吧，在你眼里，困厄苦难中的人们，不见得比你快乐幸福中的兄弟更加可爱。像你这种类型的人，即使是其中心地最善良的人，求他们帮助也是很难的。有一次，我还是个孩子，我通过窥视孔看见有个乞丐拉你的门铃，你给了他一些钱。他还没开口，你就很快把钱给了他，可是你给他钱的时候，有某种害怕的神气，而且相当匆忙，巴不得他马上就走，仿佛你怕正视他的眼睛似的。你帮助人家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惶惶不安、羞怯腼腆、怕人感谢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所以我从来也不去找你。不错，我知道，你当时是会帮助我的，即使不能确定，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大笔钱，可是总会带着那种暗暗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想把这桩麻烦事情从身边推开。是啊，我相信，你甚至于会劝我及时把孩子打掉。我最害怕的莫过于此了——因为只要你要求，我什么事情不会去干呢！我怎么可能拒绝你的任何请求呢！而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啊，他又是你，又不再是你。你这人幸福的无忧无虑的人，我一直不能把你留住，我想，现在你永远交给我了，禁锢在我的身体里，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下子我终于把你抓住了，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我可以哺育你，喂养你，爱抚你，亲吻你，只要我的心灵有这样的渴望。你瞧，亲爱的，正因为如此，我一知道我怀了一个你的孩子，我便感到如此的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件事瞒着你：这下你再也不会从我身边溜走了。

当然，亲爱的，这些日子并不是像我脑子里预先感觉的那样，尽是些幸福的时光，也有几个月充满了恐怖和苦难，充满了对人们的卑劣的憎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临产前几个月我不能再到店里去上班，要不然会引起亲戚们的注意，把这事告诉我家。我不想向我母亲要钱——所以我便靠变卖手头有的那点首饰来维持我直到临产时的那段时间的生活。产前一个礼拜，我最后的几枚金币被一个洗衣妇从柜子里偷走了，我只好到一个产科医院去生孩子，只有一贫如洗的女人，被人遗弃遭人遗忘的女人万不得已才到那儿去，就在这些穷困潦倒的社会渣滓当中，孩子、你的孩子呱呱堕地了。那儿真叫人活不下去：陌生、陌生，一切全都陌生，我们躺在那儿的那些人，互不相识，孤独苦寂，互相仇视，只是被穷困、被同样的苦痛驱赶到这间抑郁沉闷的、充满了哥罗仿和鲜血的气味、充满了喊叫和呻唤的病房里来。穷人不得不遭受的凌侮，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耻辱，我在那儿都受到了。我忍受着和娼妓之类的病人朝夕相处之苦，她们卑鄙地欺侮着命运相同的病友；我忍受着

年轻医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把盖在这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身上的被单掀起来，带着一种虚假的科学态度在她们身上摸来摸去；我忍受着女管理员的无餍的贪欲——啊，在那里，一个人的羞耻心被人们的目光钉在十字架上，备受他们的毒言恶语的鞭笞。只有写着病人姓名的那块牌子还算是她，因为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颤动的肉，让好奇的人东摸西摸，只不过是观看和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啊，那些在自己家里为自己温柔地等待着的丈夫生孩子的妇女不会知道，孤立无援，无力自卫，仿佛在实验桌上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我要是在哪本书里念到地狱这个词，直到今天我还会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那间挤得满满的、水气弥漫的、充满了呻唤声、笑语声和惨叫声的病房，我就在那里吃足了苦头，我会想到这座使羞耻心备受凌迟的屠宰场。

原谅我，请原谅我说了这些事。可是也就是这一次，我才谈到这些事，以后永远也不再说了。我对此整整沉默了十一年，不久我就要默不作声直到地老天荒：总得有这么一次，让我嚷一嚷，让我说出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得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幸福，如今他躺在那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孩子的微笑，听见他的声音，我在幸福陶醉之中早已把那些苦难的时刻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现在，孩子死了，这些痛苦又历历如在眼前，我这一次、就是这一次，不得不从心眼里把它们叫喊出来。可是我并不抱怨你，我只怨天主，是天主使这痛苦变得如此无谓。我不怪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也没有对你生过气、发过火。即使在我的身体因为阵痛扭作一团的时候，即使在痛苦把我的灵魂撕裂的瞬间，我也没有在天主面前控告过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那几夜，从来没有谴责过我对你的爱情。我始终爱你，一下赞美着你我相遇的那个时刻。要是我还得再去一次这样的地狱，并且事先知道，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我也不惜再受一次，我的亲爱的，再受一次、再受千百次！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从来也没有在旁边走过时扫过一眼这个俊美的小人儿、你的孩子，你连和他出于偶然匆匆相遇的机会也没有。我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就隐居起来，很长时间不和你见面；我对你的相思不像原来那样痛苦了，我觉得，我对你的爱也不像原来那样热狂了，自从上天把他赐给我以后，我为我的爱情受的苦至少不像原来那样厉害了。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他，所以我就全力照看孩子，不再管你这个幸运儿，你没有我也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把他搂在怀里。我似乎已经摆脱了对朝思暮想的焦躁心情，摆脱了我的厄运，似乎由于你的另一个你、实际上是我的另一个你而得救了——只是在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我的心里才会产生低三下四地到你房前去的念头。我只干一件事：每逢你的生日，总要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你在我们恩爱的第一夜之后送给我的那些花一模一样。在这十年、在这十一年之间你有没有问过一次，是谁送来的花？也许你曾经回忆起你从前赠过这种玫瑰花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你的回答。我只是从暗地里把花递给你，一年一次，唤醒你对那一时刻的回忆——这样对我来说，于愿已足。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可怜的孩子——今天我埋怨我自己，不该不让你见他，因为你要是见了他，你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可怜男孩，没有看过他微笑，没有见他轻轻地抬起眼睑，然后用他那聪明的

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全世界投来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啊，他是多么开朗、多么可爱啊：你性格中全部轻佻的成分在他身上天真地重演了，你的迅速的活跃的想象力在他身上得到再现：他可以一连几小时着迷似的玩着玩具，就像你游戏人生一样，然后又扬起眉毛，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他变得越来越像你；在他身上，你特有的那种严肃认真和玩笑戏谑兼而有之的两重性也已经开始明显地发展起来。他越像你，我越爱他。他学习很好，说起法文来，就像个小喜鹊滔滔不绝，他的作业本是全班最整洁的，他的相貌多么漂亮，穿着他的黑丝绒的衣服或者白色的水兵服显得多么英俊。他无论走到那儿，总是最时髦的；每次我带着他在格拉多 的海滩上散步，妇女们都站住脚步，摸摸他金色的长发，他在塞默林滑雪橇玩，人们都扭过头来欣赏他。他是这样的漂亮，这样的娇嫩，这样的可人意儿：去年他进了德莱瑟中学的寄宿学校 ，穿上制服，佩了短剑，看上去活像十八世纪宫廷的侍童！——可是他现在身上除了一件小衬衫一无所有，可怜的孩子，他躺在那儿，嘴唇苍白，双手合在一起。

你说不定要问我，我怎么可能让孩子在富裕的环境里受到教育呢，怎么可能使他过一种上流社会的光明、快乐的生活呢。我最心爱的人儿，我是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我没有羞耻感，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可是别害怕，亲爱的——我卖身了。我倒没有变成人们称之为街头野鸡的那种人，没有变成妓女，可是我卖身了。我有一些有钱的男朋友，阔气的情人：最初是我去找他们，后来他们就来找我，因为我——这一点你可曾注意到？——长得非常之美。每一个我委身相与的男子都喜欢我，他们大家都感谢我，都依恋我，都爱我，只有你，只有你不是这样，我的亲爱的！

我告诉你，我卖身了，你会因此鄙视我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鄙视我。我知道，你一切全都明白，你也会明白，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自我，为了你的孩子。

我在产科医院的那间病房里接触到贫穷的可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遭人践踏、受人凌辱的，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我绝不愿意你的孩子、你的聪明美丽的孩子注定了要在这深深的底层，在陋巷的垃圾堆中，在霉烂、卑下的环境之中，在一间后屋的龌龊的空气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那娇嫩的嘴唇去说那些粗俚的语言，不能让他那白净的身体去穿穷人家的发霉的皱缩的衣衫——你的孩子他应该拥有一切，应该享有人间一切财富，一切轻松愉快，他应该也上升到你的高度，进入你的生活圈子。

因此，只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爱人，我卖身了。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牺牲，因为人家一般称之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纯粹是空洞的概念：我的身体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你不爱我，那么我的身体怎么着了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对男人们的爱抚，甚至于他们最深沉的激情，全都无动于衷，尽管我对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得不深表敬意，他们的爱情得不到报答，我很同情，这也使我回忆起我自己的命运，因而常常使我深受震动。我认得的这些男人，对我都很体贴，他们大家都宠我、惯我、尊重我。尤其是那位帝国伯爵，一个年岁较大的鳏夫，他为了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儿子能上德莱瑟中学学习，到处奔走，托人说情——他像爱女儿那样地爱我。他向我求婚，求了三四次——我要是答应了，今天可能已经当上了伯爵夫人，成为提罗尔地方一座美妙无比的府邸的女主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因为孩子将会有一个温柔可亲的父亲，把他看成掌上明珠，而我身边将会有一个性

情平和、性格高贵、心地善良的丈夫——不论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逼我，不论我的拒绝如何伤他的心，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也许我拒绝他是愚蠢的，因为要不然我此刻便会在什么地方安静地生活，并且受到保护，而这招人疼爱的孩子便会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干吗不向你承认这一点呢——我不愿意拴住自己的手脚，我要随时为你保持自由。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往日的孩子的梦还没有破灭：说不定你还会再一次把我叫到你的身边，哪怕只是叫去一个小时也好。为了这可能有的一小时的相会，我拒绝了所有的人的求婚，好一听到你的呼唤，就能应召而去。自从我从童年觉醒过来以后，我这整个的一生无非就是等待，等待着你的意志！

而这个时刻的确来到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并没有感到，我的亲爱的！就是在这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来——你永远、永远、永远也没有认出我来！在这之前我已多次遇见过你，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路，在马路上——每次我的心都猛的一抽，可是你的眼光从我身上滑了过去：从外表看来，我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女人，就像他们说的，妩媚娇美，打扮得艳丽动人，为一群倾慕者簇拥着：你怎么能想象，我就是在你卧室的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羞怯的少女呢？有时候，和我走在在一起的先生们当中有一个向你问好。你回答了他的问候，抬眼看我：可是你的目光是客气的陌生的，表示出赞赏的神气，却从未表示出你认出我来了，陌生，可怕的陌生啊。你老是认不出我是谁，我对此几乎习以为常，可是我还记得，有一次这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隔壁的包厢里坐着你。演奏序曲的时候灯光熄灭了，我看不见你的脸，只感到你的呼吸就在我的身边，就跟那天夜里一样的近，你的手支在我们这个包厢的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你那秀气的、纤细的手。我不由得产生一阵阵强烈的欲望，想俯下身去谦卑地亲吻一下这只陌生的、我如此心爱的手，我从前曾经受到过这只手的温柔的拥抱啊。耳边乐声靡靡，撩人心弦，我的那种欲望变得越来越炽烈，我不得不使劲挣扎，拚命挺起身子，因为有股力量如此强烈地把我的嘴唇吸引到你那亲爱的手上去。第一幕演完，我求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离开剧院。在黑暗里你对我这样陌生，可是又挨我这么近，我简直受不了。

可是这时刻来到了，又一次来到了，在我这浪费掉的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差不多正好是在一年之前，在你生日的第二天。真奇怪：我每时每刻都想念着你，因为你的生日我总像一个节日一样地庆祝。一大清早我就出门去买了一些白玫瑰花，像以往每年一样，派人给你送去，以纪念你已经忘却的那个时刻。下午我和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我带他到戴默尔点心铺去，晚上带他上剧院。我希望，孩子从小也能感到这个日子是个神秘的纪念日，虽然他并不知道它的意义。第二天我就和我当时的情人呆在一起，他是布律恩地方一个年轻的富有的工厂主，我和他已经同居了两年。他娇纵我，对我体贴入微，和别人一样，他也想和我结婚，而我也像对待别人一样，似乎无缘无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他给我和孩子送了许多礼物，而且本人也很亲切可爱。他这人心肠极好，虽说有些呆板，我有些低三下四。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在那儿遇到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朋友，然后在环城路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席间，在笑语闲聊之中，我建议再到一家舞厅去玩。这种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舞厅，我一向十分厌恶，平时要是有人建议到那儿去，我一定反对，可是这一次——简直像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魔术般的力量在我心里驱使我突然

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个建议，在座的人十分兴奋，立即高兴地表示赞同——可是这一次我却突然感到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愿望，仿佛在那儿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等着我似的。他们大家都习惯于对我百依百顺，便迅速地站起身来。我们到舞厅去，喝着香槟酒，我心里突然一下子产生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非常疯狂的、近乎痛苦的高兴劲儿。我喝了一杯又喝一杯，跟着他们一起唱些撩人心怀的歌曲，心里简直可说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想跳舞，想欢呼。可是突然——我仿佛觉得有一样冰凉的或者火烫的东西猛的一下子落在我的心上——我挺起身子：你和几个朋友坐在邻桌，你用赞赏的渴慕的目光看着我，就用你那一向撩拨得我心摇神荡的目光看着我。十年来第一次，你又以你全部不自觉的激烈的威力盯着看我。我颤抖起来。举起的杯子几乎失手跌落。幸亏同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慌意乱：它消失在哄笑和音乐的喧闹声中。

你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火烧火燎，使我浑身发烧，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是你终于、终于认出我来了呢，还是你把我当作新欢，当作另外一个女人，当作一个陌生女人在追求？热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双颊，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同桌的人跟我说的话。你想必注意到，我被你的目光搞得多么心神不安。你不让别人觉察，微微地摆动一下脑袋向我示意，要我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故意用明显的动作付帐，跟你的伙伴们告别，走了出去，行前再一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我。我浑身哆嗦，好像发冷，又好像发烧，我没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也没法控制我周身沸腾奔流的热血。恰好这时有一对黑人舞蹈家脚后跟踩得劈拍乱响，嘴里尖声大叫，跳起一种古里古怪的新式舞蹈来：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我便利用了这一瞬间。我站了起来，对我的男朋友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尾随你走了出去。

你就站在外面前厅里，衣帽间旁边，等着我。我一出来，你的眼睛就发亮了。你微笑着快步迎了上来；我立即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认出当年的那个小姑娘，也没有认出后来的那个少女，我又一次把我当作一个新相遇的女人，当作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来追求。

“您可不可以也给我一小时时间呢？”你用亲切的语气问我——从你那确有把握的样子我感觉到，你把我当作一个夜间卖笑的女人。“好吧，”我说道。十多年前那个少女在幽暗的马路上就用这同一个声音颤抖、可是自然而然地表示赞同的“好吧”回答你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你问道。“您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我回答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羞耻感的。你稍微有些惊讶地凝视着我，惊讶之中含有怀疑、好奇的成份，就和从前你见我很快接受你的请求时表示惊诧不止一样。“现在行吗？”你问道，口气有些迟疑。“行，”我说，“咱们走吧。”我想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我突然想起，衣帽票在我男朋友手里，我们的大衣是一起存放的。回去向他要票，势必要唠唠叨叨地解释一番，另一方面，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要我放弃，我也不愿意。所以我一秒钟也不迟疑：我只取了一块围巾披在晚礼服上，就走到夜雾弥漫、潮湿阴冷的黑夜里去，撇开我的大衣不顾，撇开那个温柔多情的好心人不顾，这些年来就是他养活我的，而我却当着他朋友的面，丢他的脸，使他变成一个可笑的傻瓜：供养了几年的情妇遇到一个陌生男子一招手就会跟着跑掉。啊，我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对一个诚实的朋友干了多么卑鄙恶劣、多么忘恩负义、多么下作无耻的事情，我感觉到，我的行为是可笑的，我由于疯狂，使一个善

良的人永远蒙受致命的创伤，我感觉到，我已把我的生活彻底毁掉——可是我急不可耐地想再一次亲吻一下你的嘴唇，想再一次听你温柔地对我说话，与之相比，友谊对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我就是这样爱你的，如今一切都已消逝，一切都已过去，我可以把这话告诉你了。我相信只要你叫我，我就是已经躺在尸床上，也会突然拥来一股力量，使我站起身来，跟着你走。

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们驱车到你的寓所。我又听见你的声音，我又感到你温存地呆在我的身边，我又和从前一样如醉如痴，又和从前一样感到天真的幸福。相隔十多年，我第一次又登上你的楼梯，我的心情——不说了，不说了，我没法向你描绘，在那几秒钟里我是如何对于一切都有双重的感觉，既感到逝去的岁月，也感到眼前的时光，而在一切和一切之中，我只感觉到你。你的房间没有多少变化，多了几张画，多了几本书，有的地方多了几件新的家具，可是一切在我看来还是那么亲切。书桌上供着花瓶，里面插着玫瑰花——我的玫瑰花，是我前一天你生日派人给你送来的，以此幻念一个你记不得了的女人，即使此刻，她就近在你的眼前，手握着手，嘴唇紧贴着嘴唇，你也认不出她来。可是，我还是很高兴，你供着这些鲜花：毕竟还有我的一点气息、我的爱情的一缕呼吸包围着你。

你把我搂在怀里。我又在你那里度过了一个销魂之夜。可是即使我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你也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幸福地接受你那熟练的温存和爱抚，我发现，你的激情对一位情人和一个妓女是一样看待，不加区别的。你放纵你的情欲，毫不节制，不加思索地挥霍你的感情。你对我，对于一个从夜总会里带来的女人是这样的温柔，这样的高尚，这样的亲切而又充满敬意，同时在享受女人方面又是那样的充满激情；我在陶醉于过去的幸福之中，又一次感觉到你本质的这独特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有智慧的精神的激情，这在当年使我这个小姑娘都成了你的奴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这样贪图享受片刻的欢娱，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把内心深处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烟消云散，全都归于遗忘，简直遗忘得不近人情。可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在黑暗中躺在你身边的我究竟是谁啊？是从前那个心急如火的小姑娘吗，是你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陌生女人？啊，在这激情之夜，一切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可一切又是如此异乎寻常的新鲜。我祷告上苍，但愿这一夜永远延续下去。

可是黎明还是来临了，我们起得很晚，你请我和你一同进早餐。有一个没有露面的佣人很谨慎地在餐室里摆好了早点，我们一起喝茶，闲聊。你又用你那坦率诚挚的亲昵态度和我说话，绝不提任何不得体的问题，绝不对我这个人表示任何好奇心。你不问我叫什么名字，也不问我住在那里：我对你来说，又不过只是一次艳遇，一个无名的女人，一段热情的时光，最后在遗忘的烟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现在又要出远门到北非去，去两三个月；我在幸福之中又战栗起来，因为在我的耳边又轰轰地响起这样的声音：完了，完了，忘了！我恨不得扑倒在你的脚下，喊道：“带我去吧，这样你终于会认出我来，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会认出我是谁！”可是在你的面前是如此羞怯，胆小，奴性十足，性格软弱。

我只能说一句：“多遗憾啊！”你微笑着望看我说：“你真的觉得遗憾吗？”

这时候一股突发的野劲儿抓住了我。我站起来，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

着你看。然后我说道：“我爱的那个男人也老是出门到外地去。”我凝视着你，直视看你眼睛里的瞳仁。“现在，现在他要认出我来了！”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颤抖起来。可是你冲着我微笑，安慰我：“他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道，“会回来的，可是回来就什么都忘了。”

我说这话的腔调里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激烈的东西。因为你也站起来，注视着我，态度不胜惊讶，非常亲切。你抓住我的双肩，说道：“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说着，你的目光一直射进我的心灵深处，仿佛想把我的形象牢牢记住似的。我感到你的目光一直进入我的身体，在里面探索、感觉、吮吸着我整个的生命，这时我相信，盲人终于重见光明。他要认出我来了，他要认出我来了！这个念头使我整个灵魂都颤抖起来。

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你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对你来说，从来也没有像这一瞬间那样的陌生，因为要不然——你绝不会干出几分钟之后干的事情。你吻我，又一次热狂地吻我。头发给弄乱了，我只好再梳理一下，我正好站在镜子前面，从镜子里我看到——我简直又羞又惊，都要跌倒在地了——我看到你非常谨慎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我在这一瞬间怎么会没有叫出声来，没有扇你一个嘴巴呢！我从小就爱你，并且是你儿子的母亲，可你却为了这一夜付钱给我！我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夜总会的一个妓女而已，不是别的。你竟然付钱给我！被你遗忘还不够，我还得受到这样的侮辱。

我急忙收拾我的东西。我要走，赶快离开。我心里太痛苦了。我抓起我的帽子，帽子就搁在书桌上，靠近那只插着白玫瑰、我的玫瑰的那只花瓶。我心里又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可抗拒的愿望：我想再尝试一次来提醒你：“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白玫瑰吗？”——“当然乐意，”你说着马上就取了一朵。“可是这些花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送给你的吧？”我说道。“也许是，”你说，“我不知道，是人家送给我的，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它们。”我盯着看你。“也许是一个被你遗忘的女人送的！”你脸上露出一副惊愕的神气。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认出我来，认出我来吧！”我的目光叫道。可是你的眼睛微笑着，亲切然而一无所知。你又吻了我一下。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

我快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可不能叫你看见我落泪。

在前屋我几乎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我出去时走得太急了。他胆怯地赶快跳到一边，一把拉开通向走廊的门，让我出去，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正面看他、噙着眼泪看这形容苍老的老人的这一刹那，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这一瞬间老人认出我来了，可他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没有看见过我呢。为了他认出我，我恨不得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双手。我只是把你用来鞭笞我的钞票匆忙地从暖手筒里掏出来，塞在他的手里。他哆嗦着，惊慌失措地抬眼看我——他在这一秒钟里对我的了解比你一辈子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娇纵我，宠爱我，大家对我都好——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只有你从来也没认出我！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你从我身边走过，犹如从一道河边走过，你碰到我的身上犹如碰在一块石头

身上，你总是走啊，步啊，不断向前走啊，可是叫我永远等着。曾经有一度我以为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你这飘忽不定的人儿。

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开我走了，一去永不复回。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孤苦伶仃，我一无所有，你身上的东西我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丝回忆，要是有人在你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你也会像陌生人似的充耳不闻。既然我对你来说虽生犹死，我又何必不乐于死去，既然你已离我而去，我又何必不远远走开？不，亲爱的，我不是埋怨你，我不想把我的悲苦抛进你欢乐的生活。不要担心我会继续逼着你——请原谅我，此时此刻，我的孩子死了，躺在那里，没人理睬，总得让我一吐我心里的积蕴。就这一次我得和你说说，然后我再默默地回到我的黑暗中去，就像这些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呆在你的身边一样。可是只要我活着，你永远也听不到我这呼喊——只有等我死去，你才会收到我的这份遗嘱，收到一个女人的遗嘱，她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从来也没认出她来，她始终在等着你，而你从来也不去叫她。也许说不定你在这以后会来叫我，而我将第一次对你不忠，我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听见你的呼唤：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记，就像你也什么都没给我留下一样；今后你将永远也认不出我，永远也认不出我。我活着命运如此，我死后命运也将依然如此。我不想叫你在我的最后时刻来看我，我走了，你并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相貌。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并不感到我死。要是我的死会使你痛苦，那我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的头晕得厉害……我的四肢疼痛，我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去。也许一会儿这劲头就会过去，也许命运对我开一次恩，我用不着亲眼看着他们如何把孩子抬走。……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别了，亲爱的，别了，我感谢你……过去那样，就很好，不管怎么着，很好……我要为此感谢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心里很舒服：要说的我都跟你说了，你现在知道了，不，你只是感觉到，我是多么地爱你，而你从这爱情不会受到任何牵累。我不会使你若有所失——这使我很安慰。你的美好光明的生活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的死并不给你增添痛苦，……这使我很安慰，你啊，我的亲爱的。

可是谁……谁还会在你的生日老给你送白玫瑰呢？啊，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在你四周吹拂的微弱的气息，我的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亲爱的，听我说，我求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为了让我高兴高兴，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那天，每个人总想到他自己——去买些玫瑰花，插在花瓶里。照我说的去做吧，亲爱的，就像别人一年一度为一个亲爱的死者做一台弥撒一样。可我已经不相信天主，不要人家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只愿在你身上还继续活下去……唉，一年就只活那么一天，只是默默地，完全是不声不响地活那么一天，就象我从前活在你的身边一样……我求你，照我说的去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请求……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永别了……

他两手哆嗦，把信放下。然后他长时间地凝神沉思。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个邻家的小姑娘，一个少女，一个夜总会的女人，可是这些回忆，朦朦胧胧，混乱不堪，就像哗哗流淌的河水底下的一块石头，闪烁不定，变幻

莫测。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终于构不成一个图形。他感觉到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可是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仿佛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他都梦见过，常常在深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也只是梦见过而已。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瓶里是空的，这些年来第一次在他生日这一天花瓶是空的，没有插花。他悚然一惊：仿佛觉得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被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从另外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的房间。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飘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 24 小时

作者：(奥)茨威格

战争爆发前十年，我有一回在里维耶拉度假，住在一所小公寓里。一天，饭桌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渐渐转变成忿怒的争吵，几乎闹到结怨动武的地步，这真是万没料到的。世上的人大多数幻想能力十分迟钝，不论什么事情，若不直接牵涉到自己，若不象尖刺般狠狠地扎进头脑里，他们决不会兴奋激动的，可是，一旦有点什么，哪怕十分微不足道，只要是明摆在眼前，直截了当地触动感觉，便立刻会使他们大动感情，往往超出应有的限度。于是他们一反平日少管闲事的习惯，趁着机会大大发泄一通。

那一次，我们这群十足中产阶级的餐友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形。平常，大家在饭桌上一团和气，偶尔来一场闲谈，彼此开开不痛不痒的小玩笑，多半总是吃罢饭马上分道扬镳，德国人夫妇俩外出游览访胜摄影，胖笃笃的丹麦人忙科去干他那无聊的钓鱼玩艺，娴雅的英国太太回到她的书堆里，那对意大利夫妇急急赶往蒙特卡罗，我呢，或者躺进花园中的藤椅里消磨时辰，或者立刻开始工作。可是这一回起了一场很不愉快的争论，把我们这群人紧紧纠缠在一处，无法分开了。要是有谁一跃而起，那决不是要象平时那样彬彬有礼地表示告退，而是由于脑袋发热心中恼恨，这恼恨，我在上面说过，已经化为忿怒了。

将我们一桌人套上缰索羁绊得难解难分的那桩事，说起来委实离奇。我们七个人寄居的那所公寓，外面看着确象一座单独的别墅，——啊，从窗口遥望海边岩石嶙峋，景致多么美妙！

——实际上它都是“皇宫大饭店”收费较廉的分部，中间的花园两边通连，我们这些住客与大饭店的住客们经常彼此来往。前一天，大饭店里出了一桩不容置疑的风化案。原来，有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搭乘午班火车，于十二点二十分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把准确的时间记下来，因为这对案情本身、对那场激烈争论中的症结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他租下了一间靠海的房间：这说明他是相当阔绰的，可是，使他在人前产生好印象的不只是他的风度高雅，尤其还在于他的异常动人的俊美：

一副容长的少女型的脸，热情的嘴唇上生着柔丝般晶莹的短胡子，洁白的额上摇曳着棕黄色轻柔的波形卷发，盈盈的双眼亲切妩人——处处都

显得柔媚倩巧，丰姿楚楚，而又丝毫不娇揉造作。远远里乍一望见他，会使人联想到大时装店橱窗里昂然作态的玫瑰色蜡人，握着华贵的手杖，代表着理想的男性美。然而，近看之下却绝无半点浮薄气，因为（实在罕见！）他的可爱之处确是天然生成，恰象是从肌肤里面长出来的。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对大家逐一点头挨个问好，神情谦抑而又恳挚，他随处涌现的潇洒风度，每一回都表露得毫不勉强，教人瞧着着实愉快。见到某位太太走向存衣室，他就赶紧上前代她接过大衣；对于每个小孩，他都要报以和蔼的一瞥，或说一句逗趣的话，显得既长于交际又明白分寸，——简单说，看来他正是那种幸运儿，这种人既年轻又美貌，仗了这点魅力就足以取悦于人，他从屡验不爽的感觉里生出自信，而自信心又给他增添了新的魅力。在饭店里许多年老或有病的客人之间，他的出现竟仿佛给大家施了恩惠似的，他的每一个胜利的青春步态，每一阵活泼清新的生命力的表现，都使很多人心旷神怡，他不容抗拒地在人人心中赚取了最大的同情。他来了不过两小时，便同十二岁的安纳特和十三岁的勃朗希打起网球来了，她俩是那位里昂来的有钱的胖工厂主的女儿，母亲亨丽哀太太是一位秀丽、纤弱、不爱接近人的女人，她微微含笑地站在一边，看着两个小鸟般的女儿如何不自觉地卖弄风情，竞相讨好这个年轻的陌生人。黄昏时，他在我们的棋桌旁待了一小时，一边看棋，一边悠闲地讲了两个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又陪着亨丽哀太太在海边平台上来回踱了很久，她的丈夫象平时一样，正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在玩骨牌。晚上，我又注意到他在办公室里，在朦胧的灯影下跟饭店的女秘书促膝谈心，亲密得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那位丹麦同伴出去钓鱼，显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丰富得令人惊羨；随后，他又跟那位里昂来的工厂老板谈了半天政治，他在这方面也同样证实自己很是在行，因为大家听出，胖子先生的朗朗大笑声竟超过了海涛的声响。

午饭后——我这么详尽地依次按时记述他的行动，对于明了实际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他又一次独自陪着亨丽哀太太喝黑咖啡，在花园里坐了一小时。这之后，他再跟她的女儿们在一起打了一场网球，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客厅里闲聊了一阵。

六点钟左右，我去寄信，在火车站那儿又遇见了他。他急忙走过来告诉我，说他必须向我告辞，因为有朋友突然来信要他去，不过，两天后他还要回来的。果然，黄昏时餐厅里不再见到他了。

不过，这也只是就他的形体来说罢了，因为，所有的饭桌上异口同声都在谈论着他，都在啧啧称道他的快乐舒坦的生活态度。

半夜里，约莫十一点钟光景，我正坐在自己房间里，打算读完一本书，忽然听见花园里有急迫的嚷叫声从开着的窗子外面传来，又看到对面大饭店里人影忙乱。我惊惶不安，倒不一定为了好奇，马上匆匆地跨过这五十步路程，赶到饭店那边，发现所有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慌慌张张乱成了一团。原来当丈夫按照习惯准时陪着拉穆尔来的朋友玩骨牌的时候，亨丽哀太太独自前往海边平台去作每晚例行的散步，这时还不见回来，大家担心她遭了意外。那位胖丈夫，平日懒得动的，这时活象一头野牛，一再奔向海岸，朝着夜空高声喊叫“亨丽哀！亨丽哀！”

由于慌乱，声音都变了，听来很是可怕，象是原始时代某种巨兽临死前的哀号，侍役们和小厮们也都慌慌张张的，一会儿跑上楼，一会儿跑下楼，全部客人都被惊醒，给警察局也打过了电话。可是那位胖子丈夫，只穿一件

敞开的背心，还在一刻不停地来回跌踉着、蹭蹭着，朝着夜空一边抽噎一边叫嚷，木然地喊着“亨丽哀：亨丽哀！”楼上两个女孩这时也被吵醒了，都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对着楼下叫母亲，那位父亲又急忙赶上楼去安慰她们。

接着出现了怵目惊心的一幕，简直无法描述，因为人遇打击过重难以承受时，那瞬间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紧张情绪，从外表看来极富悲剧意味，具有迅雷似的力量，不论图画或文字，都不能按照原样将它重绘出来。那个胖丈夫突然迈着他足下呻吟不绝的梯级走下楼来，脸也变了，神色倦怠而凶狞，手里拿着一封信。“您叫大家回来吧！”他对工作人员的领班说，声音几乎听不见。“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四处寻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撒下我走掉啦。”

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人，性格里存在着超过常人的坚忍，使他当着许多人还能竭力自持。所有的人由于好奇，都围拢来看他，此刻个个吃惊，面子上不好意思，脑子里满是疑团，又纷纷离开了他。他还有足够的自制力，能够悠悠晃晃目不旁视地走过我们身边，趑趄进阅览室随手关掉了电灯。随后我们听见他的笨重庞大的躯体倒进靠椅时发出的声响，紧接着便听到一阵野兽狂嚎似的哭声，只有从来不曾哭泣过的人才会这样哭。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最鄙陋的人，这种发于自然的哀伤都有着某种带麻醉性的力量。那些侍役，那些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吐出一声轻笑，也不敢说出一句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对着这场粉碎一切的情感迸泻，我们似乎感到羞愧，只得一个跟着一个，分别溜回自己屋里，留下这个被击倒的人，在那间黑黝黝的屋子里独自啜泣。最后，整座楼里的灯光相继熄灭，才渐渐地透出嘁嘁喳喳的议论声。

不用说，这么一桩奇事，闪电一般自天而降，近在眼前触动感觉，自然会使得平日只惯闲散优游的那班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过，我们饭桌上猛然爆发、闹得几乎动武的热烈争论，虽然起因于这桩惊人奇案，实质上却可以说是一场关系着原则问题的论辩，是一场牵涉着不相容的人生观的忿怒冲突。那位万念俱灰的丈夫，由于恼恨，一时神智昏乱地将手里的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给一个女仆看到了，她这人不知谨慎泄露了内情，马上弄得无人不晓。原来亨丽哀太太不是独自一人出走，而是跟了年轻的法国人去的（这一来，许多人原先对那位法国人的赞赏顿时化为乌有了）。乍一看来不难明白，总是这位小小的包法利夫人存心要抛掉肥胖世俗的丈夫，另换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可是，那位工厂主、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亨丽哀太太本人，过去都不曾跟这位花花公子会过面，但凭黄昏时平台上一次两小时的交谈，再加上一小时在花园里同喝咖啡，就足以教一个三十三岁上下、声誉清白的女人动了热情，一夜之间变了心，撒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随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吗？这种特殊情形不免使每个人都大惑不解。终于，我们全桌的人一致断定，这些表面上的公开事实不足为凭，那只是这对情人为掩人耳目而故弄玄虚：亨丽哀太太跟那个年轻人准是暗中早有来往，迷魂精这次来到仅仅为了商定逃走最后细节而已，因为——大家推断说——一位极有身分的大太太，跟别人认识了不过两小时，听到一声呼哨立刻相随情奔，这是决不可能的事。大家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试提一个相反的看法倒也十分有趣，便竭力为另一种可能性，甚至为它的可靠性作辩护。我说，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里固而已有准备，逢到任何有力的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我一提出这个出人意料的反面意见，便

马上掀起了普遍的争论，在座的两对夫妇尤其激动，这两位德国人和两位意大利人同声拒斥，竟表示出令人难堪的侮蔑态度，他们说，若认为世间真有一见钟情未免太愚蠢，那原只是低级小说里面的无聊幻想。

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这样争论，平常的时候，他们在一次偶然爆发的纷争里，一时昂奋，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腔滥调而已。

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大的不自禁地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只是宣称，唯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竟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贱骨头”，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象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抵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异是——象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和谐的四重奏，忿恨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象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要抓起骰子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先生们，算了吧！”

结果也总只能安静一会儿。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经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太太费了好大的劲才按住了他，——简单说，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就会以大打出手收场，幸亏C太太说话了，象是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场口舌之争才逐渐平静了。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娴静高雅的英国籍老妇人，我们大家一向默认她为全桌的主席。她端庄地坐在那里，对人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不过对别人的讲话总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单是她的神情体态就给人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雍容高贵的仪表流露出一种心敛意宁的奇妙丰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让人人觉得跟她特别亲近：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花园里看书，常常弹奏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同在一处，或者热切地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此刻，她刚刚加入论辩，大家马上就获得一个痛苦的感觉，一致感到争吵得过了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太就趁着这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

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相信确实有些行为会使一个女人作出一小时以前还认为自己决不可能作出、也无法负责的事情来的吗？”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大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

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说：“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徇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趣的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 太太睁大晶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象个考官。

“一位大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么？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

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伟大的情人”

。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是一位跟随素昧平生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真的吗？”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起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查，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您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C太太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象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中都很感激她，正是固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说过一两句轻松的趣话后，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尊贵的亨利哀太太”的下落。

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那次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对照起来，更让我体味到那几位死对头的讽刺和冷淡。C太太一向非常矜重，在吃饭时间以外更不爱找人聊天，现在却常常趁着机会在花园里跟我谈话，并且——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她确是对我格外垂青，正因为她平日分外矜重，一次单独交谈就足以教人觉得是特殊的荣宠了。真的，讲得直率些我还必须说：她简直是故意找上我，借了各种因由走来跟我说话，每次作得用意显明，幸亏她是一位萧萧白发的老太太，不然真会让我想入非非了。可是，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总要回头，老是落到一个论点上，落到亨利哀太太的问题上：她象是感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兴味似的，谈起这事就对那个忘掉自身责任的女人大加非议，极力谴责别人心志不坚。然而就在同时，看见我始终如一，对那位纤弱秀丽的女人不改同情之心，任什么也难使我放弃原意，她又似乎深觉快慰。她一再将我们的谈话拉往这个方向，到后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对于这种古怪的、几乎象是忧郁症造成的执拗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

象这样过了好几天——大约五、六天，这种方式的谈话在她说来为什么很重要，她却不曾有一言半语泄露秘密。不过，其中一定别有缘故，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偶然提起，我的假期已满，准备再过一天就要离开了。立刻，她的素来静如止水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异样的紧张表情，恰象一片云翳天外飞来，罩住了她那双灰碧似海的眼睛：“多么可惜！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谈哩。”从这一霎开始，她现出一种迷离恍惚的神情，显而易见，她说这话时那桩时刻忘怀不了的事又在脑子里升起来了。最后，她自己蓦地惊觉过来，沉默了半晌，这才出其不意地向我伸出手来说：

“看来，我想要对您说的话是难于口述明白的。我宁愿写信告诉您。”—

说完她就急急转身走向公寓，步伐匆忙，完全不是我平日习见的那样。

果然，当天傍晚快要开饭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发现了一封信，正是她的有力而爽朗的笔迹。遗憾得很，我年轻时对待文件书信相当随便，因此没法在这儿引录原文，只记得信上曾经问我，能不能听她叙述一件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她在信里说，那段小插曲如今已成陈迹，跟她现在的生活是没有什么牵连的了，而且我是再过一天即将远去的人，把二十多年来埋藏心底的苦恼事对我倾诉一回，作来也还不算太难。因此，如果我对这样一次谈话并不感到冒昧的话，她很想求我给予她一小时的时间。

以上只是那封信里的主要内容，原信在当时异乎寻常地感动了我：信是用英文写的，单是这一点就赋予了它极度明晰而果决的力量。可是在我这一面，回信万难措词，我起了三次稿都终于撕毁，最后才这样回答：

“您对我这么信任，我实在深引为荣，如果您认为必要，我可以保证严守秘密。凡不是您愿意吐露的事，我自然不敢强求。唯愿您叙述时，能够对自己对人处处牢守真实。您对我的信托，我全当是特殊的荣宠，您可以相信我这话决非虚套。”

晚上，我将这封短信送到她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我又发现了一封回信：

“您完全正确：一半真实毫无价值，有意义的永远只在全部真实。我将竭尽全力，作到无所隐讳，以免违背我的本意，辜负您的期望。请您饭后来我屋里——我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用不着避讳防嫌了。因为在花园里或人多的处所，我难于从容谈讲。您总能相信，在我说来下此决心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那天中午，我们在饭桌上还见过面，神色自若地谈了几句不关紧要的话。可是，吃罢饭来到花园里，她遇着我却慌忙闪避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竟会羞羞怯怯如同少女，一转身溜进了松荫夹道中，我看着不禁深为痛苦，同时觉得大受感动。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我在她的门前敲了两下，房门立刻应声开启：里面灯光很弱，平时原很阴暗的房间里此刻只点着一盏台灯，在桌上投射下一圈黄影。C太太一点也不局促畏缩。她走过来迎接我，让我在一只圈椅上坐下，然后自己也面对着我坐下了：这些动作，我注意到，每一项都是她预先暗自排定了的。然而，这之后却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无语的场面，一次显然非她所愿的静默——迟迟难下决心的静默，竟至愈延愈久，而我也不敢轻发一言打开这个僵局，因为我看出，一个坚强的意愿正在努力挣扎，要战胜一种顽强的抗拒心情。楼下客厅里不时地隐约传来华尔兹舞曲的断续乐声。我屏息敛气，仿佛想要减轻一点这场静默的沉重压力。C太太也似乎感到这种不自然的紧张局面很难受，她突然振作精神，象是要纵身跳跃似的，马上开始说话了：

“最难说出的只是第一句话。两天以来我早有准备，要讲得完全明白而又真实：但愿我能作到。您现在也许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向您，向一位不很熟识的人，讲述这一切。可是，从来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小时，我不曾想到过这桩往事。我这个老女人的话您不妨认真相信：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对于其中唯一的一天，竟全神贯注凝望了整整一生，这实在是不可忍受。因为我打算讲给您听的事，全部经过只占去我这六十七年生命里一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我曾经反复宽解自己，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

地步，我对自己说：一生里既只有一霎时糊涂过一次，那又算得了什么。然而，一般人用一个很不确定的名词称之为良心的那点什么，是无法逃避得了的。上回听到您十分冷静地评论亨丽哀太太的事件，我曾经暗自思忖：如果我能够下一次决心，找到一个什么人，将我一生里那一天的经历对着他痛快地叙说出来，这样也许能结束我这种毫无意思的空自追忆和纠缠不已的自怨自艾。我信奉的要不是英国国教，而是天主教，我会早已得到忏悔的机会，说出了一切，以求解脱独自隐忍的苦楚，——这种安慰在我们是无分的了，因此我今天试用这个离奇的方法，借着向您叙述来自求解脱。我知道，我这一切非常荒诞，可是，您既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我得要向您表示感谢。

“正是，我已经说过，我打算向您叙述的仅仅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天——其余的一切在我想来全无意义，别人听来也很乏味。我四十二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步步不离常轨。我的父母是苏格兰有钱的乡绅世家，开着几座工厂，还有许多田产。我们过着乡间贵族式的生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田庄上，夏季上伦敦去歇暑。我十八岁时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他是名门世族 R 家的第二个儿子，在驻印度的英国军队里服务过十年。我们很快就结了婚，婚后在朋友圈里过着欢乐无忧的生活，一年中三个月留在伦敦，三个月消磨在自家的田庄上，剩下的时间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去旅行。我们的婚姻非常美满，从不曾蒙上半点阴影，我们所生的两个儿子如今也早已成人。在我四十岁上，我的丈夫突然去世了。他从前在热带地方的长年生活使他得了肝脏病，这次旧病复发为时不过两星期，挨过这段可怕的时间我就永远丧失了他。我的大儿子当时正在军队里服役，小儿子在大学里念书，这一来我突然陷入了空虚寂寞中，象我这样惯受温存体贴的人，一旦孤单独处在痛苦不堪。那所凄凉的宅院处处令我触景伤情，念念难忘失去了亲爱的丈夫的悲痛损失，我只觉得在这所房子里再多待一天也不可能了：于是我决定，在我的儿子们成家以前，尽量将那几年时光用来旅行以遣愁怀。

“对于自己从此以后的生活，我基本上将它看作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用处的了。二十三年来与我形伴影随心同意合的人已经亡故，孩子们并不需要我，我也担心自己抑郁寡欢会破坏他们的青春之乐——为自身计我倒是无所希求、无可贪恋了。

最初，我移住在巴黎，烦闷时出去逛逛商店和博物馆；可是，那座城市和周围景物入眼生疏少趣，那地方的人我也不愿接近，我不高兴受到他们因见我服丧而表示礼貌的怜惜眼色。这几个月昏沉恍惚东飘西荡，那种日子究竟怎样度过的，我自己也很茫然：我仅仅记得，当时我始终怀着一死了结此生的愿望，只是缺乏勇气，自己不能促成这一苦痛的心愿。

“在我居孀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四十二岁那一年，还是因为别无安顿，只好照旧四处流走，混过这一段已经失去价值、令人烦闷欲绝却又不能速死的时期，于是，我在三月末来到了蒙特卡罗。实在说，我到蒙特卡罗来是由于孤寂无聊，由于那种令人难受的、象是一阵胀塞胸臆的恶心似的内在空虚，这种内心空虚至少得要找点外来的琐屑刺激填补一下。我自己越是失情少绪心冷意沉，却越是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推往一处人生巨轮旋转得最为迅速的地方：对于缺乏人生体验的人，欣赏别人情感激荡倒不失为一种神经感受，戏剧和音乐就有这类作用。”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就常常观光赌馆。在那儿可以冷眼旁观，看那

些人时而喜不自禁、时而惊愕失色，无数张脸瞬息万变幻化无穷，这种惊涛险浪同时在我身内震撼起伏，使我因而目眩神迷。另外，我的丈夫从前也爱光顾赌馆，偶尔入局从不逞性，对于他往日的这个习惯，我仍怀有某种无意的虔敬之心，继续受着它的引导。正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我一生中的那二十四小时，回肠荡气远胜一切赌戏，从此我的命运长年永受困扰。

“那天中午，我跟封·M 公爵夫人，我家的一位亲戚，在一道用午餐，直到后来吃罢晚饭，我还觉着没有累到能够安睡的程度。因此我就去赌馆，自己并不下注，只绕着许多赌台来回闲溜，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暗自观赏一堆堆围聚一处的赌客。我说‘特殊的方法’，那正是我去世的丈夫教给我的，因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久看令人厌倦。从前我曾感到兴味索然，不愿意老盯着一些同样的面孔，一些坐在弹簧椅里隔几小时才敢下一回注的干瘪老太婆，一些刁猾的赌痞，一些玩着纸牌的妓女——所有这班人都是极可怀疑良莠不齐的，他们，您知道，在拙劣的小说里总是被描绘得有声有色，仿佛全是“高雅的花朵”

和欧洲贵族，实际看来，绚烂生动罗曼谛克的情调却大为减低。不过，跟今天比较起来，二十年前的赌馆吸引人的地方可多得大多了，从前滚来滚去的还都是动人遐想的耀眼的金子。无数簌簌响的新钞票、无数金晃晃的拿破仑、无数厚实的五法郎银币，而今天在新建的现代式豪华赌宫里、只见一帮平民气息的过路游客，拿着一把毫无特色的筹码，无精打采地随手扔光便算完事。我当初在那批千篇一律索然无趣的面孔上所发现的兴味实在太少，因此我的丈夫——他本人对手相术，即揣摩手部意义，有着强烈的爱好——教给我一个非常别致的欣赏方法，比懒懒散散四面呆站确实有趣得多，确实更为令人激动紧张。这方法就是：不看任何一个人的面部，专注视桌子的四周，在桌子四周又只盯着许多人的手，只留神那些手的特殊动作。我不知道您是否也偶尔有过一回，眼里只注意到绿呢台面，只凝望着那一片绿色的方围之地。在它的正中央滚动着一个圆球，活象醉汉似地跌跌撞撞，一个码子一个码子地往前跳，许多钞票，许多圆溜溜的银币金币，接连不断地落到方围内，好似播种一般，马上，管台子的挥动手里的筭竿，割麦似地揽尽全部收获，或者把它们推到赢家面前。象这样放眼静察就能看到，唯一摆晃不宁的只有那些手——绿呢台面四周许许多多的手，都在闪闪发亮，都在跃跃欲伸，都在伺机思动。所有这些手各在一只袖筒口窥探着，都象是一跃即出的猛兽，形状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光溜溜，有的拴着指环和铃铃作声的手镯，有的多毛如野兽，有的湿腻盘曲如鳗鱼，却都同样紧张战栗，极度急迫不耐。见到这般景象，我总是不觉联想到赛马场，在赛马场的起赛线上，得要使劲勒住昂奋待发的马匹，不让它们抢先窜步：那些马也正是这样全身颤栗、扬头竖颈、前足高举。根据这些手，只消观察它们等待、攫取和踌躇的样式，就可教人识透一切：贪婪者的手抓搔不已，挥霍者的手肌肉松弛，老谋深算的人两手安静，思前虑后的人关节跳弹；百般性格都在抓钱的手式里表露无遗，这一位把钞票揉成一团，那一位神经过敏竟要把它们搓成碎纸，也有人筋疲力尽，双手摊放，一局赌中动静全无。我知道有一句老话：赌博见人品；可是我要说：赌博者的手更能流露心性。

因为所有的赌徒，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赌徒，很快就能学到一种本领，会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都会在衬衣硬领以上挂起一幅冷漠的假面，装出一派无动于衷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的纹缕，咬紧牙关压

下心头的惶乱，镇定眼神不露显著的急迫，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暴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真不愧技术高妙。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痉挛不已地全力控制面部，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两只手，更忘了会有人只是观察他们的手，他们强带欢笑的嘴唇和故作镇静的目光所想掩盖的本性，早被别人从手式里全部猜透了。而且，在泄露隐秘上，手的表现最无顾忌。因为，无可避免地，必然会有一个瞬间，所有这些竭力约制似有睡意的手指会因一时疏忽一齐脱出束缚：那就是在转轮里的圆球落进码盘，管台子的报出彩门惊心动魄的那一秒钟，就在这一秒钟，一百只手或五百只手不由自主纷纷有所动作，因人而异各具个性，种种潜在的本能全都表露无遗。谁要是象我这样习以为常（我是由于我丈夫有此癖好而获得传授的），爱观看这个手的舞台，他一定会感到，永远千般百样、意外突发的手姿暴露出永远千差百异的情性的这种表演，比较戏剧音乐更能荡人心弦：这种手的表情究竟怎样千般百样，我简直没法给您描述。

每一只手都仿佛是野性难驯的凶兽，只是生着形形色色的指头，有的钩曲多毛，攫钱时无异蜘蛛，有的神经颤栗指甲灰白，不敢放胆抓取，高尚的、卑鄙的、残暴的、猥琐的、诡诈奸巧的、如怨如诉的，无不应有尽有——给人的印象却是各各不同，因为，每一双手就反映出一种独特的人生，只有四五双管台子的人的手算是例外。管台子的人的手全象是一些机器，动作精确，作买卖似地按部就班执行着职务，对一切概不过问，跟那些生动活跳的手对照起来，恰象计算机上嘎嘎响的钢齿。可是，这几双冷静的手，正因为跟那些昂扬兴奋的同类成了对照，却又大可鉴赏：他们（我可以这么说）好似群众暴动时街上的警察，武装整齐地稳站在汹涌奋激的人潮当中。除了这些，我个人还能享受一项乐趣：接连看了几天，我竟跟某些手成了知己，它们的种种习惯和脾性我都一见如故；几天以后我就能够从许多手里识别一些老朋友，我把它们当作人一样分成两类，一类投我心意，一类可厌如仇。不少的手贪婪无比，在我看来非常可憎，我总是避开眼睛不加注意，只当遇着邪事，台子上忽然出现一只新手，那可就增添了我的感受和好奇：我往往忘了抬眼看看那人的脸貌，总觉得不过是一幅冰冷世故的假面，呆呆地插在—件扣到脖子的礼服或珠光宝气的胸部上面而已。

“那天晚上我走进赌馆，有两只台子已经围满了人，我绕着走向第三只台子，摸出几个金币预备下注，忽然迎面传来一阵非常奇怪的声响，使我吃了一惊。那时正当人人定睛个个紧张，心神似乎都被静默镇慑住了的一霎，每逢圆球奔跑得疲惫无力只在最后两个码盘上颠蹶着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一霎，此刻我竟听到一阵咯咯喳喳的响声，象是骨节折裂。我不自主地向对面望了一眼，立刻见到——真的，我吓呆了！——两只我从没见过的手，一只右手一只左手，象两匹暴戾的猛兽互相扭缠，在疯狂的对搏中你揪我压，使得指节间发出轧碎核桃一般的脆声。那两只手美丽得少见，秀窄修长，却又丰润白晰，指甲放着青光、甲尖柔圆而带珠泽。那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这双超群出众得简直可以说是世间唯一的手，的确令我痴痴发怔了——尤其使我惊骇不已的是手上所表现的激情，是那种狂热的感情，那样抽搐痉挛的互相扭结彼此纠缠。我一见就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激情一齐驱上手指，免得留存体内胀裂了心胸，突然，在圆球发着轻微的脆响落进码盘、管台子的唱出彩门的那一秒钟，这双手顿时解开了，象两只猛兽被一颗子弹同时击中似的。两只手一齐瘫倒，不仅显得筋弛力懈，

真可说是已经死了，它们瘫在那儿象是雕塑一般，表现出的是沉睡、是绝望、是受了电击、是永逝，我实在无法形容。因为，在这以前和自此以后，我从没有也再见不到这么含义无穷的双手了，每根筋肉都在倾诉，所有的毛孔几乎全部渗发激情动人心魄。这两只手象被浪潮掀上海滩的水母似的，在绿呢台面上死寂地平躺了一会。然后，其中的一只，右边那一只，从指尖开始又慢慢儿倦乏无力地抬起来了，它颤抖着，闪缩了一下，转动了一下，颤颤悠悠，摸索回旋，最后神经震栗地抓起一个筹码，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迟疑不决地捻着，象是玩弄一个小轮子。忽然，这只手猛一下拱起背部活象一头野豹，接着飞快地一弹，仿佛啐了一口唾沫，把那个一百法郎筹码掷到下注的黑圈里面。那只静卧不动的左手这时如闻警声，马上也惊惶不宁了，它直竖起来，慢慢滑动，真象是在偷偷爬行，挨拢那只瑟瑟发抖、仿佛已被刚才的一掷耗尽了精力的右手，于是，两只手惶惶悚悚地靠在一处，两只肘腕在台面上无声地连连碰击，恰象上下牙打寒战一样——我没有，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双能这样传达表情的手，能用这么一种痉挛的方式表露激动与紧张。望着这双颤抖喘息迫不及待的手，看着它寒栗惊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大厅里其他一切全部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管台子的喊声象小贩叫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转轮里的圆球巡回滚动，终于高起低落、跳进它那坦平的圆形牢笼——所有这些动荡嚶喻冲袭神经的纷乱景象对我全不存在，我紧紧盯着平生难遇的这双手，竟被它迷住了。

“可是最后，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看看与这双具有无限魔力的手相关连的那张脸，于是，我提心吊胆地——的确，真是提心吊胆地，因为，那双手早已教我心惊胆战了！——慢慢儿移动目光，顺着衣袖向上探溯，掠过两只瘦窄的肩膀。这一次又令我全身猛震了：这张脸竟跟那双手一样，倾吐着同一种惶乱的语言，脱出羁束、驰骋幻境中的语言：一副固执倔拗的神情，跟它那几乎象是女人般的俊美同样使人惊奇。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一张脸，一张如此出神入化忘形一切的脸，它使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将它当作一副面具，当作一尊缺少眼珠的雕像来仔细观赏。那一对着了魔的眸子从无瞬息转动，决不顾盼左右：漆黑的瞳仁凝定着，象两粒没有生命的玻璃珠，嵌在大睁着的眼睑下，仿佛两面镜子，反映着那个桃花心木的、在转轮里癫头傻脑地起劲滚动落进码盘的圆球。我要再说一遍：我从来没见过一张如此急切紧张、如此惊心动魄的脸。那是一个二十四岁左右的年轻人的脸，狭窄俊秀，稍嫌纤长，然而极富表情。它正象那双手，完全不是男子气派，倒更象是在游戏中兴会淋漓的孩子的脸——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注意到的，在当时，这张脸完全隐蔽在一幅激精和狂乱的神色后面了。窄窄的嘴焦渴地微张着，露出一半牙齿，让人十步以外就能看到它们在打寒战，两唇始终呆呆地张开着。额头上粘着一络湿漉漉的淡黄头发，往前边耷拉着，象跌过一跤那样，两只鼻翼不住地一张一翕，仿佛皮肤底下有一阵无形的激浪在汹涌翻腾。他一直伸探着头，不自觉地越来越朝前倾，使人感到他似乎想全身投进轮盘追着圆球旋转。这时我才懂得为什么那双手那么痉挛抽搐：只有仗着这种抗力，仗着这样的撑拒，才可以使已失重心的身躯保持平衡。

“我从来还没有——我一定要反复这么说——看见过一张脸，会这么公开地、这么兽性毕现地、这么恬不知耻地表露激情，我紧盯着它，紧盯着这张脸……，对于他的如痴如醉的神情我心荡意迷目难旁移，正象他的两眼对于

滚转跳弹的圆球那样。从这一秒钟起，大厅里旁的一切全不在我眼里，跟这张脸上熊熊的烈焰一比，一切都显得朦胧黯淡模糊不清了。大约整整一个钟头，我隔着人丛只注视着这一个人，不放过他的每一姿态：当管台子的终于满足一次他急于攫取的欲念，将二十个金币推到他的面前时，那双眼睛倾泻出多么辉煌的光辉啊，两只手象是受到炮弹震撼，痉挛虬结的筋肉顿时松懈，抖抖索索的手指一齐张开了。在这一秒钟里，他的脸忽然容光焕发变得非常年轻，平滑润泽不见皱纹，眼睛开始有了神采，俯斜的身子精神抖擞轻快自如地挺直起来——他居然也坐下一回了，安安稳稳象是骑在马上，眉飞色舞满露得胜之感。他将那些圆通的金币揽过来，昂然得意地用指头弹着它们，使它们彼此碰击，弄得叮当乱响。然后，他又静静地转动着脑袋，对绿呢台面扫视了一周，恰象一头小猎狗伸出鼻子嗅查着要找出准确的路线。蓦地他抓起一把金币向前一扔，全投到一个角落上。马上，又开始了那种急切盼望，又开始了那种紧张不安。嘴角上又起了那种触电似的抽搐，两只手重新痉挛不已，孩子气的神情完全消失，罩上了贪婪的期待神色，直到最后，这种抽搐焦灼紧张猛然崩溃，爆炸了似地化成失望：刚才兴奋得象孩子一般的脸孔突然憔悴不堪，变得灰白苍老了，眼神呆钝失了光辉——这一切全在一秒钟之内出现，就在转轮里的圆球落进他不曾猜中的号码里去的那一秒钟，他输了：他瞪眼望着前面过了几秒钟，目光近似痴呆，仿佛不明了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管台子的刚一高声喊叫，他立刻伸手一攫，又抓起了几个金币。然而，信心已经消失，他先将那几块钱押在一门上，随后又改变主意，挪到了另一门上，圆球已经开始滚动，他猛地一俯身，举起战栗的手来一扬，飞快地又丢出两张捏成一团的钞票，押在同一门上。”

“象这样一会儿输一会儿赢，忽胜忽败从不歇手，过了大约一小时。这一小时里，我一直盯着那张变化莫测的脸和那双魔力无边的手，没有放过片刻，直看得目眩。那张脸上布满激情，潮汐一般一时陡涨一时猛退。那双手根根筋肉如象喷泉，一时突起一时降落，雕塑式地表现出情绪回荡的节奏。即使在剧院里，我也不曾这么心弦紧张地注视过一位演员的面部，也不曾在一张脸上见到这样无穷的色调和情绪的变幻，霎时改换，片刻不停，好似阳光和阴影改变着一片自然风景。在看戏的时候，我从来不曾有过一回，象这样如经其事如历其境，让别人的忧喜悲欢映入我心。谁要是那晚上看到了我，会认为我那么目定眼呆准是受了催眠，我当时全然神志昏迷，那状态确也象是受了催眠——那张脸表情万分生动，我的两眼实在无法移开。大厅里的其他一切，许多灯光、许多笑声，无数人影，无数眼色，全部迷蒙暗淡混杂交织，只仿佛四周浮着一团浑黄的烟雾，雾里唯有那张脸的闪烁，简直是烈焰中的烈焰。我耳无所闻目无所视，身边的人挤进挤出我全然不觉，另外许多只手触须似地突然伸进来，或者扔钱或者攫取，我都不加注意：

转轮里的圆球我既不瞥一眼，管台子的连声叫喊我也全没听见。然而，那双手恰象两面凹镜，它的激动和兴奋能够显示一切，我如同身在梦中，台子上发生的事我无不历历如见。

因为，圆球落进红门或是黑门，正在滚动还是已经停止，要知道这些我用不着看转轮：那张满布激情的脸，神经敏锐，表情灵活，每霎时如焰似火的变化反映出每一情况，能说明输赢得失，有无希望。

“可是，一个令人震骇的瞬间终于出现了——我心中模模糊糊一直在担心着会有这样的瞬间，它一直象即将来临的风暴预悬在我的紧张不安的神经

之上，此刻果真突然降临了。转轮里的圆球又发出轻微的脆声向后倒滚，又到了两百张嘴停住呼吸的那一秒钟，只见管台子的一边高声唱报——这一回报的是：‘空门’——一边急忙挥动筭竿，将许多哗琅琅的金币银币和簌簌作响的大小钞票全部揽光。就在这一瞬间，那两只手作出一个分外惊人的动作，它们猛然跳向半空，仿佛要抓住一件看不见的东西，随即跌落下来，落时全不用劲，只凭本身重量，力尽气绝似地掉在桌上。可是后来，它们忽地一下又活转过来，离开了桌面，象发高热一般逃回自己的身上，象野猫一般在身上爬来爬去，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神经发作似地窜遍了所有的衣袋，想在什么地方发现一个被遗忘的金币。然而，它们搜来搜去始终空无所获，这种毫无意义、毫无结果的搜寻却一遍又一遍地不断重复着，越来越急切，这当儿轮盘已经重新旋转，别人都在继续赌博，钱币叮当乱响，椅子纷纷摇动，百样杂声嗡嗡营营，合成一片闹声充塞了整座大厅，这一幕可怕的情景使我震栗，我不禁全身发抖：我自然而然十分清楚地有了同样的感觉，似乎那些就是我自己的手指，急切绝望地掏摸着个个衣袋，抓捏着衣服上每一褶裯，要找出一个金币来。

突然，我对面这个人蓦地站起身——完全象个猛然感到不适的人，站起来以免窒息；他背后的椅子吧哒一声倒在地上。他却没有回顾一眼，也不注意身边的人，拖着步子离开了赌台，别人对这个摇摇欲倒的人既惊且惧慌忙避让。

“这霎间我仿佛全身僵化了。因为，我当时立刻明白这个人要上哪儿去：他是要走向死亡，谁要是这样子站起身，决不会是走向旅馆，也不是去酒店，去找一个女人，去搭火车，或是去另换一种生活，而会是直截了当地跌入无底深渊。在这间地狱般的大厅里，即使是最冷酷的人也一定看得出来，知道这个人不会再在什么地方与家人团聚，不会再在银行里或多亲戚那儿得到支援了。他明明是带着最后一笔钱，带着他的生命，到这儿坐下来孤注一掷的，现在他踉跄着离开了，是要走出这个地方，同时也无疑是要走出生命。我一直胆战心惊，从第一眼起始就象遇着魔法似地有了一个感觉，只感到在这场赌博中有点什么，远超出输赢得失之上，然而此刻，我看见生命从他的眼里突然逃遁，这张刚才还那么灵活的脸竟被死亡罩上一层灰白，我只觉得一阵黑黝黝的闪电，猛力打在我的身上，当这个人从座位上忽然抽身蹒跚着走开时，我不由自主——他那种雕塑式的身姿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非要用手抵住桌子不可，因为，那种蹒跚的情状现在也从他的步态里传到我的身上来了，正象在这以前他的昂扬紧张感染我的血脉和神经一样。

可是后来，我还是被带走了，我一定得跟随着他：一点也不是出于自愿，我的脚步开始移动了。这一切完全是不自觉地发生的，并不是我自己在行动，而是行动来到我的身上，我对谁也不加理睬，对自己也毫无感觉，径直向着通往门外的过道跑去。

“他在存衣处那儿站住了，管衣帽的替他取出了大衣。可是，他的手臂转动不灵了，殷勤的侍役帮他穿上大衣，费了好大的劲，象是帮助一个手臂折断了的人。我看见他把手伸进背心口袋里，机械地摸索着，想要赏给侍役一点小费，可是，抽出来的还是一只空手。马上，他象是突然间记起了一切，喃喃着十分狼狈地向侍役说了一句什么，便又象刚才那样蓦地一下转过身去走开了，跌跌踉踉跨下赌馆门前的石阶，完全象个醉酒的人。那位侍役对他身后望了一会，作出轻蔑的样子，随后又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他的这些动作非常令人感动，我在一旁看着很难为情。

我不自主地站开了，不好意思象在剧院的舞台前那样，把一个陌生人的失望情状看进眼里，——可是后来，那点莫名其妙的惴惴不安又突然推动了我，使我跟上前去。我匆匆忙忙叫侍役取过我的外衣，脑子里一无主意，十分机械地、十分被动地走向黑地里，急急追赶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C太太讲到这儿停了一会。她一直保持着她那种独有的安详冷静，稳重沉着地坐在我的对面，娓娓叙述，几乎毫无间断，只有内心早有准备、对情节仔细整理过一番的人才会这样。此刻她第一次默不作声显得有点踌躇，然后，她忽然中止了叙述，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向您、也向自己作过保证，”她略显不安地开始说，“要极其坦率他讲出全部事实。可是，我现在必须请求您，希望您能够完全信任我的坦率，不要以为我那时的举动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即使真有那样的动机，今天我也不会羞于承认的，然而，如果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必定有那样的动机，却实在是妄作猜测。所以，我必须着重说明，我跟着这个希望破灭了的人追到街上，我对这位青年丝毫没有爱恋之意——我脑子里根本不曾想到他是一个男人，——我那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事实上我从来没再正眼注视过任何男子。那些事在我已是无所动心的了：我向您说得这么干脆，而且非要说明这一点不可，因为，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末，随后的全部经过何以非常可怕，在您听来就会难以理解了。真的，另一方面，说来我也极感困难，没有办法给予当时我的那种情感一个名称，它竟能那么急迫地推动我去追赶那个不幸的人。那种情感里面有着好奇心的成分，可是，最主要的还是一种恐怖不安的忧虑，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对于某种恐怖的忧虑。从头一秒钟起，我就隐隐地感到有点非常恐怖的什么，一团阴云似地罩着那个年轻人。然而，这类感觉是谁也分析肢解不了的，尤其因为它错综复杂，来得过于急速，过于迅速，过于突兀了，——谁要是在街上看到一个孩子有被汽车碾死的危险，会马上跑过去一把将他拉开，当时我所作的很可能正是这种急于救人的本能行动。或者，换个比喻也许更说明问题：

有些人自己不会游泳，看见别人吃醉了酒掉进河里，就立刻从桥上跳下水去。这些人来不及考虑决定，不问自己甘冒生命之险的一时豪勇究竟有无意义，只象着了魔受了牵引，被一股意志的力量推动着便跳下去了。我那次正是这样，不加任何思索，意识里没存着任何清醒的顾虑，立刻跟着那个不幸的人走出赌厅来到过道里，又从过道里一直追到临街的露台上。

“我相信，不论是您，或是别个双目清醒感觉敏锐的人，也会受到这种忧急焦虑的好奇心理的牵引，因为，看到那个最多不过二十四岁的青年，步履艰难竟如老人，四肢松懈无力，醉汉似地悠悠晃晃走下石阶，蹭蹬着来到临街露台上，这般凄楚的情景不容人再有思索的余地了：他走到那儿就象一只草袋似的倒在一张长椅上面，这个动作又一次使我不胜惊恐地看出：这个人已经完了。只有一个失去生命的人，或者一个全身筋肉了无生意的人，才会这样沉重地坠倒。他的头偏斜着向后悬在长椅的靠背上，两只手臂软软地吊垂着，在煤气街灯惨淡昏暗的亮光里，任何过路的都会以为这是一个自杀了的人。他的形状的确象一个自杀了的人——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忽然有了这样的印象，可是，它突然呈现在我眼前，象雕像似的触摸得到，真实得令人栗然恐惧——在这一秒钟里，我两眼望着他，心里不由得相信：他身边带着手枪，明天早上别人将发现这个人已经四肢僵硬，气息断绝鲜血淋

漓地躺在这一张或另一张长椅上了。我确信不疑，因为我看出，他那样倒向靠椅，完全象是一块巨石坠下深谷，不落到谷底决难停止。象这样的体态动作，充分表示倦意绝望，我还从来不曾见到过。

“您现在试想想我当时的情境：我离他二十或三十步远，站在那张长椅后面，那上边躺着一个一动不动、希望破灭了的人，我万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单凭着意愿的驱使，极想援助别人，而因袭成习的羞怯心理又令我畏缩不前，不敢去跟大街上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说话。街灯幽光微闪，天上阴云密布，往来行人异常稀少，已近午夜了，我几乎是孑然一身站在临街的花园里，独对着这个象是自杀了的人，接连五次、十次，我一再鼓起勇气，走近他的身边，却总是感到羞惭；依旧退了回来，也许这只是一本能吧，因为我深心里存着畏惧，害怕踉跄失足的人会带着上前扶救的人一同摔倒，——我这样忽进忽退，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处境十分可笑。然而，我还是既不敢开口说话，又不敢转身离开，我不能一事不作将他撇下不再过问。要是我告诉您，我在那儿迟疑不决徘徊了大约一个小时，绵长无尽的一小时，我希望您能相信我的话。那一小时的时间是随着一片无形的大海上面千起万伏的轻涛细浪点点消逝的：一个虚寂幻灭的人的形影，竟是这么有力地令我震动，使我无法脱身。

“可是，我始终找不出说一句话、作一件事的勇气，我会整整半晚那样站着等待下去，或者，我最后也许会清醒过来顾念自己，离开他转回家去；的确，我甚至相信自己已经下了决心，准备撇开眼前的凄惨景象，就让他那么晕厥过去，——可一股外来的强大威力，终于改变了我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况：那当儿忽然下起雨来了。那天黄昏时一直刮着海风，吹聚起满天浓厚潮润的春云，早使人肺腔里和心胸间窒闷阻塞，直感到整个天空都沉沉降落了。这时突然掉下一滴雨点，接着风声紧促，催来一阵暴雨，雨点沉重密集，哗哗倾泻，来势异常猛急，我不由自主，慌忙逃到一座茶亭的前檐下边，虽然撑开了手中的伞，狂风骤雨仍旧摇撼着我的衣衫。劈劈拍拍的雨点打着地面，激起冰凉带泥的水沫，溅在我的脸上和手上。

“可是，——这一霎令人惊骇无比，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起来仍不免喉管发紧，——任是大雨滂沱，那个不幸的人却还躺在椅上毫无动静。所有的屋檐水沟都有雨水滔滔不绝地流着，市内车声隆隆遥遥可闻，人人撩起外衣纷纷奔跑：一切有生命的都在畏缩避走，都要躲藏起来，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人或牲畜，在猛烈冲击的骤雨下张皇恐惧的情状显然可见——唯有那儿长椅上面漆黑一团的那个人，却始终不曾动弹一下。我先前对您说过，这个人象是有着魔力，能用姿态动作将自己的每一情绪雕塑式地表露出来，可是现在，他在疾雨中安然不动，静静躺着全无感觉，世界上决难有一座雕塑，能够这么令人震骇地表达出内心的绝望和完全的自弃，能够这么生动地表现死境：他显得疲惫已达极点，再也无力站起来走动几步躲向一处屋檐下了，自己究竟存在与否，在他也已是丝毫无足轻重。我只觉得，任何一位雕塑家，任何一位诗人，米开朗杰罗也罢，但丁也罢，也塑造不出人世间极度绝望、极度凄伤的形象，能象这个活生生的人这么惊心夺魄深深感人，他听任雨水在身上浇洒淌流，自己已经力尽气竭，难再移动躲避了。

“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猛然纵身，冒着鞭阵一般的疾雨，跑过去推了一下长椅上那个湿淋淋的年轻人。‘跟我来！’我抓起了他的手臂。他那双眼睛非常吃力地向上瞪望着。好象有点什么在他身上

渐渐苏醒，可是他还没有听懂我的话。‘跟我来！’我又拉了一下那只湿淋淋的衣袖，这一次我几乎有点生气了。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不知所措。‘您要上哪儿？’他问，我一时回答不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带他上哪儿去：仅只是要他不再听任冷雨浇洒，不再这样昏迷不醒地坐在那儿深陷绝望自寻死路。我紧紧抓着他的手臂，拉着这个完全心无所属的人往前走，将他带到茶亭边，这般雨横风狂，一角飞檐总还能够多少替他遮挡一些。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任何打算。我所要作的只是将这个人领进一个没有雨水的地方，拉到一处屋檐下，以后的事我根本不曾考虑。

“我们两人就这么并肩站在一个狭窄的干处，背靠着锁着的茶亭门墙，头上只有极小的一片檐角，没休没歇的急雨不时偷袭进来，阵阵狂风吹来冰凉的雨水，扫击着我们的衣衫和头脸，这种境况无法久耐。我不能老是那么站着，陪着一个人水淋淋的陌生人。可是另一方面，我既已将他强拉过去，又不能什么话也不说就将他一人撇在那儿。真得要设法改变一下这种情况才好：我慢慢儿强制着自己，要清醒地思索一下。我当时想到，最好是雇一辆马车让他坐着回家，然后我自己也转回家去：到了明天他会知道怎样挽救自己的。于是，我问身旁这个呆瞪瞪凝视着夜空的人：‘您住在哪儿？’”

“我没有住处……我今天下午才从尼查来到这儿……要上我那儿去是办不到的。”

“最后这句话我没有立刻了解。后来我才明白，这个人竟将我看作……看作一个妓女了。每天晚上，总有成群的女人在赌馆附近流连逡巡，希望能从走运的赌徒或醺醉的酒客身上发点利市，我竟被看作是这样的女人了。归根结蒂，他又怎能有别的想法呢。我自己也只是到了现在，当我讲给您听的时候，才体会到我当时的行径完全教人无法相信，简直是荒唐怪诞。

我将他从椅上拖了起来，拉着他一同走，全不象是高尚女人应有的举动，那又教他怎能对我有别的想法呢。可是，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些。只在过了一会以后，直到已经太迟了，我才发觉这个骇人的误会，我才了解他将我看作了什么样的人。因为，如果我当时早一些理解到这一点，决不至于接着又说出一句越发加深他的错误想法的话来。我说：‘找一处旅馆要一个房间吧。您不能老待在这儿。必须马上找个地方安歇才好。’”

“立刻，我突然明白了他这种教我痛心的误会，因为，他并不转过身来向着我，只用一种颇含讥讽的语调表示拒绝道：

‘不用了，我不需要房间，什么都不需要。你别找麻烦啦，从我这儿什么也弄不到手的，你找错了人，我已经身无分文了。’”

“他说话时还是那样令人惊恐，还是那样意冷心灰令人震惊：这么一个心志精力俱已枯竭的人，遍身湿透，昏昏沉沉靠着墙站在那儿，直教我震恐不已，全然不暇顾及自己所受到的那点虽然轻微却很难堪的侮辱。我这时唯一的感觉，还和我看见他蹒跚着走出赌厅那一霎、以及在恍同幻境的这一小时里的感觉一样：这个人，一个年轻的、还活着的、还有呼吸的人，正站在死亡的边缘上，我一定要挽救他。我挨近了他的身旁。

“不用愁没钱，您跟我来吧！您不能老站在这儿，我会替您找个安顿的地方。什么全不用犯愁，只管跟我走吧！”

“他扭过头来了。四周雨声闷沉，檐溜里水势滔滔，这时我才见到，他在暗黑中第一次尽力想要看清我的面貌。他的全身也仿佛渐渐儿从昏迷中醒转来了。

“‘好吧，就依着你，’他表示让步了。‘在我什么全部一样……究竟，那会有什么不一样呢。走吧。’我撑开了伞，他靠近我，挽起了我的手臂。这种突然表现的亲昵使我很不舒服，简直令我惊惧，我深心里感到害怕了。可是，我没有勇气阻止他，因为，如果这时我推开了他，他会立刻掉进深渊，我所一直企求的就会全部落空。我们朝着赌馆那边走了几步。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还不知道怎样安顿他。我很快地考虑了一下，最好的办法是领着他找到一处旅店，然后塞给他一点钱，让他能在那儿过夜，明天早上能够搭车回家：此外我就没再想到什么了。正有几辆马车在赌馆门前匆匆驶过，我叫来一辆，我们进了车里。赶车的询问地址，我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可是我忽然想到，带着这么个遍身水淋的人，高级旅馆是不会接待的，——而且另一方面，我确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女人，全没想到会引起什么不好的猜疑，于是我对赶车的叫道：‘随便找一处普通的旅馆！’”

“赶车的漫不在意地冒着大雨赶动了马匹。我身旁那位陌生人一直默不作声，车轮轧轧滚动，雨势猛急，车窗玻璃被扫击得劈拍有声。我坐在漆黑的、棺材形的车厢里心绪万分低沉，只仿佛陪送着一具死尸。我极力思索，想要找出一句话来，改变一下这种共坐不语的离奇可怖的局面，结果竟想不出有什么话好说。过了几分钟，马车停住了。我先下车付了车费，那位陌生人恍恍惚惚地跟着走下，关上了车门。我们这时站在一处从没到过的小旅店门前，门上有一个玻璃拱檐，小小一片檐盖替我们挡着雨水，四处单调的雨声使人厌烦，雨丝纷披搅碎了一望无尽的黑夜。

“那个陌生人全身沉重难以支持，他不由自主地靠向墙壁，他的湿透的帽子和皱缩的衣衫还在淋淋漓漓滴落雨水。他站在那儿，象个刚被人从河里救上岸来、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的醉汉，墙上他所倚靠的那片地方，水流如注，渍痕显明。可是，他不曾微微使出一点力气摇抖一次衣衫、甩动一下帽子，却让水滴不停地顺着前额和脸颊向下流淌。他站在那儿对一切全不理睬，我没有办法向您说明，这种心灭形毁的情状多么使我震动。

“这时我必须作点什么了。我从衣袋里掏出了钱：‘这是一百法郎，’我说：‘您拿去，去要一个房间，明天早晨搭车回尼查。’”

“他吃惊地抬起头来望着我。

“我在赌馆里看到了您的情形，’我见他有些迟疑，便催促着他说：‘我知道您已经输得精光，我担心您会走上绝路作出蠢事。接受别人的援助不算失了体面……拿去吧！’”

“然而，他却推开了我的手，我没料到他还这样的力气。‘你这人心地很好，’他说，‘可是，别白白糟蹋你的钱吧。我已经是没法援助的了，这一夜我睡觉也好，不睡也好，完全不关紧要。明天早上反正一切都完了。对我是援助不了的。’”

“不，您一定得拿着，’我逼着他说，‘明天您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现在先到里面去吧，好好睡一觉就会忘掉一切，白天里一切自会另是一种面貌。’”

“现在先到里面去吧，好好儿睡。”

“我再一次将钱递了过去，他仍旧推开了我的手，推得很猛。‘算了吧，’他又低沉地重复道，‘那是毫无意义的。我最好还是死在外面，免得给人家的屋子染上血污。一百法郎救不了我，就是一千法郎也没有用。哪怕身边只剩几个法郎，天一亮我又会走进赌场，不到全部输光不会歇手的。何必重头再来一回呢，我已经受够了。’”

“您一定估量不出，那个低沉的声音多么深刻地刺进了我的灵魂；可是，您自己设想一下：离您面前不过两寸远，站着一个人年轻、俊秀、还有生命、还有呼吸的人，您心里明白，如果不用尽全力牢牢拉住他，两小时以内这个能思想、会说话、有气息的青春生命就会变成一堆死骸。而想要战胜他的毫无理智的抗拒，当时在我无异一阵狂乱、一场忿怒。我抓住了他的手臂：‘别再说这些傻话！您现在一定要进里面去，给自己要一个房间，明天早晨我来送您上车站。您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明天必须搭车回家，我不看着您拿着车票跨进火车决不罢休。不论是谁，年纪轻轻的，决不能只因为输掉一两百或一千法郎，就要抛弃自己的生命。那是懦弱，是气愤懊丧之下一时糊涂发疯。明天您会觉得我说的没有错！’”

“‘明天！’他着重地重复着说，声调奇特，凄恻而带嘲讽。‘明天！您能知道明天我在哪儿才好哩！如果我自己也能知道，我倒是真有点愿意知道。不，你回家去吧，我的宝贝，不用枉费心机了，不用糟蹋你的钱了。’”

“我却不肯退让。我象是发了疯病，我使劲地抓着他的手，把钞票硬塞在他的手里。

“您拿着钱马上进去！”我十分坚决地走过去拉了一下门铃。‘您瞧，我已经拉过了铃，管门的马上就要来了，您进去吧，立刻上床睡觉。明天早上九点钟我在门外等您，带您去车站。一切事您都不用担心，我自会作好必要的安排，让您能回到家里。可是现在，快上床去吧，好好地睡一觉，什么也别再想了！’”

“就在这时，里面发出门锁开动的响声，管门的拉开了大门。

“‘进来！’他突然说道，声音粗暴、坚决而有恨意，我忽然觉得，他的钢铁一般的手指牢牢攥住了我的手。我猛吃一惊……我惊骇无比，我全身瘫软，我象受了电击，我毫无知觉了……我想抵抗，我要逃脱……可是，我的意志麻痹了……我……您能了解……我……我羞愧极了：管门的站在一旁等得不耐烦，我却在跟一个陌生的人揪扯挣扎。于是……于是，我一下子进到旅馆里面去了，我想要说话，可是，喉咙里堵塞了……”

他的手沉重地、强迫地压在我的臂腕上……我懵懵地感到，我已不自觉地被那只手拉着走上了楼梯……一个门锁响了一声……”

“就这样突如其来，我竟跟这个不认识的人独在一处，在一个不认识的房间里，在一处旅店里，旅店的名字我到今天还不知道。”

C太太讲到这儿又停住了，她蓦地站起身，象是忽然暗哑了。她走向窗口，默默不语地望着外面过了几分钟，也许，她并没有看外面，只是把额头放在冰凉的玻璃上贴了一会，——

我没有勇气仔细注意她，因为，注意观察一位老太太的激动情状，会要使我感到痛苦。

因此我只静静地坐着，不发问，不出声，一直等到她轻悄悄地重新走回来，又在我的对面坐下。

“好啦，——最难叙述的已经叙述过了。我希望您能相信我，我现在还要再一次向您保证：直到最后一秒钟，我脑子里丝毫不曾想到，会跟这个不认识的人发生什么……什么关系，我可以用一切在我是神圣的东西——用我的名誉和我的孩子来发誓，我的确不曾有过任何清醒的意愿，完全没有一点意识，就那么突如其来地，象是在平坦的人生路途上失足跌进地窟，一下子陷入了那样的境地。我在心上立过誓，要对您、也对自己诚实不欺，因此我

要向您再说一遍：我落进了这场悲剧性的冒险，仅仅由于一种差不多是急切过度的、想要救人的心意，不带任何别的个人情感，因而没存着半点私念，也不曾有过什么预感。

“那天晚上那间屋子里发生的事，请您容许我不讲了吧；我自己从不曾忘掉过那一夜的每一秒钟，以后也不会忘却。因为，那一夜我是在跟一个人搏斗，要想挽救他的生命：因为，我再说一遍，那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我身上每根神经都有感觉，万分确切地觉察到：这个陌生的人，这个一半已经沉沦的人，象是在绝命的一刹那忽然惧怕死亡，露出了无尽的渴念和激情，要抓牢最后一点希望。他象一个发现自己已经濒临深渊的人，紧紧攀住了我。我却奋不顾身，拿出全部力量来挽救他，我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象这样的一小时，一个人大概一生只能经验一回，而且，千百万人里面大概只有一个人能够经验到，——拿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一次可怕的意外遭遇，也决难料想到人生会有这种经历。一个已经自弃了的人，一个已经沉沦了的人，竟会多么热切如焚地、多么苦痛绝望地露出渴念——何等放纵不羁的渴念，要再吮吸一回生命，想吸干每一滴鲜红的热血！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在今天，与所有生活里的邪魔力量疏远了二十多年，决难体会大自然的豪壮和瑰奇，它常常能够瞬息之间千聚万汇，使冷和热，生和死、昂奋和绝望一齐同时奔临。那一夜是那样的充满了斗争和辩解，充满了激情，忿怒和憎恨，充满了混合着誓言与醉狂的热泪，我只觉得象是过了一千年。我们这两个扭在一处一同滚下深渊的人，一个濒死疯狂，一个突逢意外，冲出这场致命的纷乱以后都变成了另外的人，与最初判然不同，感觉两样，心情也两样了。

“可是，我不想再谈这些了。我描绘不出，也不愿描绘。

只是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万分可怕的那一分钟，一定得向您说说。我从向来不曾有过的沉睡中、从最深沉的黑夜中醒转来了。我竭力睁眼，很久才能睁开，我第一眼见到的是一片从没见过的屋顶，慢慢放眼四顾，见到一个完全陌生、从没见过、十分可厌的房间，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进来的。我马上对自己说。这是梦，梦境鲜明清晰，是因为我昏睡方醒迷离失神罢了，——然而，窗外曙色鲜明，阳光亮得刺眼，楼下传来满街隆隆不绝的马车声，叮当乱响的电车声、喧嚣嘈杂的人语声，我这时才知道并非在梦中，而是完全清醒着。我不自主地抬起身来，想弄清楚一切，突然……我刚一侧望身旁……我立刻看见——我永远无法向您形容当时我的凉骇——一个不认识的人，挨近着我睡在宽大的床铺上……可是，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一个半裸的、从没见过的人……

“不，这种惊骇，我知道，是描绘不出的：它猛然落到我的头上，万分可怕，我顿时全身无力倒了下去。可是，我并没有真正晕厥，并没有完全神智不清，正相反：一切象闪电一般迅速地来到我的意识里，而又觉得极不可解。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立刻死去——忽然发现自己跟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睡在一张从没见过的床上，那地方也许是一处非常可疑的下等旅店，我不禁羞愧至极。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极力屏住气息，仿佛这样就能窒灭自己的生命，首先是能窒灭我的意识，那种清晰而骇人的、知道一切却又什么全不了解的意识。

“我就这样四肢冰凉地躺在那儿，我永远无法知道躺了多久：棺材里的死人准是那样僵直地躺着的，我只知道，我曾经紧闭两眼祈祷上帝，祈祷某种上天的神力，唯愿所见非真，盼望一切全是虚幻。然而，我的感觉分外敏

锐，不再容许我欺骗自己了，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谈话，有水管在放水，外边走廊里有脚步在来回走动，这些我都听见了，每一种声音都确切地毫不留情地证明我的感觉完全清醒，这太可怕了。

“这种可怕的境况究竟延续了多久，我没有方法说明：这不是日常生活里那种均衡平稳的时间，每一秒钟都和普通的标准不同。可是，我心上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惶恐，一个急迫的、可怖的惶恐，我还不知道他的姓名的这个陌生人，可能马上就要醒来，醒来以后还要跟我说话。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只有一条路：趁他未醒赶快逃走。不能让他再看见我，不能再跟他交谈。及时地拯救自己，赶快，赶快走掉，回到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里去，回到我的旅馆里去，然后立刻搭车，离开这个万恶的地方，离开这个国土，永远不再遇到他，永远不再见到他，不让谁能作见证，不让谁能指责我，不使任何人知道这一切。这个念头促使我脱离了四肢无力的状态：我小心翼翼，象小偷似的慢慢挪动身体（免得弄出响声）溜下床来，悄悄摸索着我的衣裳。我非常小心地开始穿着，每一秒钟都在颤抖，唯恐他会醒转来。我穿着完毕，我达到了目的。还剩下我的帽子，它被扔在另一边的床脚前面，我踮着脚轻轻走过去拾取它，——就在这一秒钟，我实在禁不住自己：我一定要向这个陌生人的脸上再瞥一眼，他对于我原象是天外飞来的陨石，闯进了我的生命。我只想再瞥一眼，可是……太奇怪了，这个躺着不动酣睡沉沉的陌生的年轻人，在我看来确实陌生：我那一眼所瞥到的竟不是昨天那张脸了。所有那些因为热欲充盈而抽搐奋胀、情绪激烈得不顾性命的紧张神色，全部一扫而光了——这儿现在是另外一幅面貌，完全象个孩子，完全象个婴儿，纯洁舒畅光灿夺目。昨天咬住牙狠狠紧闭的嘴唇，这时在睡梦里线条非常温柔，微微张作半圆仿佛满含笑意，淡金色的卷发覆盖着皱痕全消的前额，匀静的呼吸缓缓起缓缓落，轻轻的波纹漾遍了宁睡着的全身。

“您也许还记得，我先前向您说过：我从来不曾在赌台上观察到一个人，会象这个陌生人那么强烈地、用那样一种强烈过分形同犯罪的方式，表现出欲念和激情吧。现在我要向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在婴孩们身上也没见过这样的睡态。襁褓中的婴孩舒爽自然，有时候会散发出天使般的明辉，却也还不及他这时表现的那么圣洁，真正是无上幸福的酣睡。

“在这张脸上，恰象是有着绝妙的雕塑技巧，全部情绪充分呈现，表达出内心重压解除无余的那种天堂福祉一般的舒坦、恬适、得救，一见到这种惊人的异象，我心上的全部惶恐、全部厌恨马上滑落，仿佛卸掉了一袭沉重的黑罩衫——我不再感到羞愧了，不，我几乎感到快乐了。那点可怕的什么，那点不可理解的什么，立刻对我显出意义来了，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

这个年轻、柔媚、俊美的人，现在竟象一朵鲜花，舒放而恬静地躺在这儿，如果不是由于我的牺牲，他一定会跌得粉碎，染遍了污血，弄得面目不可辨认，气息断绝，眼珠迸裂，被人在随便哪一处悬岩边上发现的。是我挽救了他，他已经被我挽救住了，——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不禁欣喜，不禁骄傲起来了。而现在，我用一双——我不能换一个说法——母亲的眼睛凝望着这个熟睡的人，他是从我的身上重新获得生命的，我经受了无边的痛苦，正象是自己生育了一个孩子，在这间朽蔽污浊的屋子里，在这个可厌的、不洁的、偶然来到的旅店里，我忽然得到一个——我说出来您会更觉得可笑的——置身教堂的感觉，奇迹降临、圣灵荫庇的福乐感觉。我整个一生中最为可怕的那一秒钟，现在忽然成长，变成了另一个一秒钟，极可惊异、极有力

量，又是无限的亲切。

“也许是我的动作有了声响。也许是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什么。这些我都无法知道。反正那个熟睡的人突然睁开了眼。

我猛吃一惊连连后退，他十分诧异地四面环顾——恰象我起初时一样，他现在也仿佛是在竭力挣扎，正从无尽的深处和昏乱的迷离中慢慢漂浮上来，他的目光非常吃力地巡扫着这间陌生的、从没见过的屋子，然后十分惊奇地落在我的身上。可是，不等他开口说话，不等他能有回忆，我已经心神宁定了。不能让他说话，不能让他发问，不能让他表示亲昵，昨天以及昨天晚上事不应该再有，也用不着解释，用不着谈起了。

“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我急忙告诉他说，“您仍旧留在这儿，赶快穿好衣裳。十二点钟时我在赌馆门前等您，那时再替您安排其他的一切。”

“趁着他还来不及回答，我立刻逃了出来，不愿意再看见那间屋子。我头也不回地跑着离开了旅店，旅店的名字我也毫无所知，就象我对于和自己同在那儿过了一夜的陌生男人一样。”

C太太停下来略略缓了缓气。可是，从这时开始，所有的紧张和痛苦都从她的声音里消失了，象一辆马车，费尽艰辛爬上山坡，到达了山顶便轻捷如飞地急驰而下，她现在就这么如释重负地往下叙说着：

“就这样，我急急忙忙赶回自己所住的旅馆，大街上晨光灿烂，隔夜的风暴扫净了整个天空，我也象是心胸受了洗涤，悲情愁绪了无踪影。因为，您不要忘了，我先前对您说过：自从丈夫去世，我早已将自己的生命看得无足轻重了。我的孩子们不需要我，我自己也无从排遣余生，活着而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整个生命自然毫无意义。现在居然竟想不到，第一次有桩任务落到我的身上：我挽救了一个人，我用尽全力将他从毁灭的道路上拉回来了。只需要再克服一点小小的困难，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全部完成。就这样，当我跑回自己的旅馆，看门的发现我清晨九点才转回来，用诧异的眼色打量着我，我却全不在意——对于昨天的事，我心上不再受到羞愧和懊丧的压抑了，只觉得突然精神振奋，乐生之愿重又复活，意外地有了一个此生不虚的新鲜感觉，使得我全身脉管热血充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匆匆换装，不自觉地（后来我才注意到）除掉身上的丧服，改穿了一件较为鲜艳的外衣。我上银行里去取了钱。

又急急赶到火车站，探明了火车开行的时间，另外——我行动果决，连自己也有些惊讶——我还办了几桩别的事，赴了一两处约会。然后，我没有其他该作的事了，只等着将命运扔给我的那个人送上火车，完成援救他的心愿。

“真的，现在再去跟他见面，那是需要勇气的。昨天的一切全在黑夜之中，是在猛旋的涡流里发生的，就象一股湍流冲下两块岩石，骤然撞击在一处了，我们本是对面不相识的，我决不相信，那个陌生人再见到我还会认出我来。昨天——那是一场意外、一阵迷醉，是两个头脑昏乱的人一时入魔，可是今天，却非要向他露出自己的真面不可了，因为现在是在残酷无情的白天里，我是一个无法藏头隐身的凡人，只能这样前去见他。

“不过，实际上倒还不是我所想的那么困难，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刚来到赌馆门前，就见一个年轻的人，从一张长凳上一跃而起，急急向我走来。他那种喜出望外的神情，他的每一个胜过语言的动作，都表现得十分自然、十分稚气、十分天真：他简直是飞奔而来，眼里射出快乐的，透露着感谢的

光芒，同时显得非靠诚敬，然而，一看到我与他相反，在他面前很是局促，他立刻谦卑地低下眼来。在一般人身上，感谢的心意原是很难看出的，而且，越是心怀感谢往往越是找不到表达的方式，总是怅惘惶乱沉默不语，总是感到羞愧，常常假充拗强掩饰着真实的心情。可是这儿这个人，仿佛上帝要在他身上显示自己是神秘莫测的雕刻家，一举一动无不宣泄情感，表现得意义丰富、极其美妙、极有雕塑意味，竟连表达感谢的姿态也是辉煌无比，似有满腔炽情从身体内部涌进散发，光耀照人。他弯下腰来吻我的手，恭顺地低下了轮廓清秀的孩子式的头，非常虔敬地俯垂了一分钟，可是只接触到我的手指，然后，他先退回一步，接着向我问好，极为动人地凝望着我，他的话字字说得庄重得体，我最后的一点局促不安也消失无踪了。四周景物全象着了魔法，霎时之间光灿鲜明，镜子一般地映衬出我当时的开朗心情：昨晚还是怒涛汹涌的大海，这时万分平静异常清澄，微波荡漾的水面下粒粒圆石闪闪发光，向我们炫射着光辉；罪恶渊薮的赌馆在净如缎面的天空下黝亮爽洁；昨晚一阵狂雨逼得我们避身檐下的那座茶亭，现在门窗尽启变成了一间鲜花店：摆满了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和各种彩色的大花小花，卖花的是一位衣衫美丽得象着了火似的年轻姑娘。

“我邀请他到一家小餐馆去进午餐；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在餐馆里将他自己悲剧性的冒险生活讲给我听了。当初我在绿呢赌台上一见到他那双瑟缩颤栗的手，就曾经有过一个揣想，他的叙述完全证实我揣测得不错。他出生于一个奥国籍波兰贵族家庭，一直在维也纳求学，准备将来进外交界服务。一个月前，他参加了初考，成绩非常优异。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的一位在参谋部当高级军官的叔父（他在维也纳时寄居在叔父家里）想要对他表示奖励，带着他乘坐一辆大马车，一同去到市郊游乐区赛马场观光了一次。叔父赌运亨通，接连赢了三回。

于是，他们拿着一大叠白手赚来的钞票，到一家豪华餐馆去吃喝了一通。第二天，这位新进的外交家收到父亲汇来的一笔钱，数目超过了他平时的月费，也为的是奖励他的考试胜利。

要是在两天前，这笔款子在他眼里倒还相当可观，可是现在，见识过白手发财的捷便门路，只觉得它微不足道了。因此，吃罢饭他立刻去到赛马场，热烈兴奋地狂赌了一阵，居然鸿运当头——或者更该说是晦星照命——赛完了最后一场他离开那儿时；手里的钱增多了三倍。从此以后他大得其乐，时而赛马场，时而咖啡馆，时而俱乐部，将自己的时间、学业、神经、尤其还有金钱，尽量浪费虚掷了，他脑子里再也不能思索什么，夜里再也不能安眠，对于自己更是丝毫控制不了。有天晚上，他在俱乐部里输得精光转回家来，正要脱衣上床，忽然发现背心衣袋里还有一张忘记了了的钞票，已经揉成一团了。他禁不住自己，马上穿起衣服，跑到外边东悠西晃，最后在一处咖啡馆里找到几个玩骨牌的人，就坐下来一直赌到天亮。他的一位出嫁了的姐姐帮过他一回忙，替他偿还了高利贷商人的债款，人家因为他是贵族世家的继承人，十分乐意借钱给他，有一阵子他又交了赌运，可是后来手气越变越坏，而他越是输得厉害，却越是急于希望大赢一回，好清偿许多无法弥补的赌债和一再拖延的借款，他的表、他的衣裳，早已当光了，最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从叔父家橱柜里偷取了年老的婶母不常戴用的两枚胸针。他当掉了一枚，得了很大一笔钱，当天晚上赌了一场，赢了四倍。可是他没去赎回胸针，却拿所有的钱又到赌场里去输得干干净净。直到他离开维

也纳前一小时，偷窃饰物的事还没有被发觉，他于是当掉第二枚胸针便马上逃走，临时灵机一动，搭上火车来到蒙特卡罗，梦想着能在轮盘赌上发一注大财，来到这儿以后，他将自己的皮箱、衣服、阳伞统统卖去，身边只剩装有四发子弹的一支手枪，还有一个嵌宝石的小十字架，那是他的教母X侯爵夫人送给他的礼物，他舍不得卖给别人。可是昨天下午，他终于卖掉了这个小十字架，得了五十法郎，只为了晚上能够最后再赌一回，他经受不住那种得心应手之乐的引诱，决意不顾死活再去试试运气。

“他在向我叙述的时候，还是那么神态曼妙令人着迷，他那种天赋的优美身姿还是那么栩栩生动。我听得十分出神，却一点也不生气，一刻也没想到同我坐在一处的这个人原来是贼。我是一个终生操行无亏的女人，与人交往一向重视合于习俗的身分人品，在这方面要求得最是严格，如果先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我会跟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比我的儿子大不了多少、而且偷窃过珠宝胸饰的人，非常亲密地共坐一处，我一定认为说这话的人神经失常。可是，听着他叙述一切，我不曾有一霎感到些微惊骇，他说得那么自然，那么富于激情，直教人觉得他所描述的是一场热病，不是什么令人愤恨的事。

而且，谁要是象我那样，前夜亲身经历过那类狂风骤雨一般的意外遭遇。就会觉得‘不可能’这个词忽然失去了意义。在那十个小时里，我对于现实获得了无限多的认识，远超过在那以前四十多年中产阶级方式的生活体验。

“不过，在他表示忏悔的娓娓自述时，还是有一点另外的什么，使我心上悸动，那就是他眼里似有高热的熠熠闪光，一谈到赌钱他就目光炯炯，脸上所有的神经象触电似地不住抽搐。讲到那儿他自己似乎还象当时一样激动不已，他的雕塑式的脸上重绘出种种紧张情状，忽而狂喜，忽而苦恼，清晰得极为惊人。他的两只手，那两只奇妙：修窄、敏感的手，不由自主地开始动作，跟它们在赌台上一般无二，又是那么猛如凶兽，又是那么迫不及待变化多端，我看到，他嘴里说着活，两只手的关节突然颤战不已，手指猛力钩曲紧紧拳拢，接着蓦地一弹一齐张开。后来又重新彼此扭缠起来了。当他讲到偷取胸针时，两只手象闪电一般突然伸出（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作了个飞快的窃取姿势，手指怎样匆忙地攫住那件饰物，又怎样急急地将它紧握掌中，我都立刻了如亲见。我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震惊，看出这个人全身血液没有一滴不曾受到他自己的激情的毒害。

“他的叙述使我感到震动惊骇的仅仅只有这一点，我所万分震骇的是：这么一个年轻、爽朗、本性纯洁不识忧患的人，竟这么可怜地屈从于一股迷误昏乱的热情。因此，我认为自己首要的责任在于恳切规劝我的这位不期而得的被保护人，我告诉他必须马上离开蒙特卡罗，这地方的诱惑危险透顶，必须在今天，趁着丢失胸针的事还没被发觉，趁着自己的前途还不曾永远断送，立刻转回家去。我答应供给他回家的旅费和赎回那两件饰物所需的钱，只有一个条件：他今天就动身，并且向我起誓，以后不再接触一张纸牌，也不再从事别的赌博。

“我永远忘不了，当我答应帮助他时，这个误入迷途的陌生人怀着怎样一种最初十分沮丧、随后渐渐开朗的感激之情听着我说话，他象是在一字一字地吞饮着我的话：突然，他将两手隔着桌面伸过来，用一种使人难以遗忘的姿势捉住了我的手，就象膜拜神灵默许宏愿一样。他那双莹亮而略显惶乱

的眼睛里噙着泪珠，他感到幸运而内心激动得全身发抖了。我已经尝试过不知多少回，想向您形容他的身姿体态所具有的世间唯一的表情本领，可是，他这时的情态却不是我能描述的，因为，它所表露的是一种超逸凡俗的极乐至福，平常在一个常人的脸上我们不易见到，只有当我们梦中醒来，依稀记着有一个隐隐消逝的天使面容，那一团白影还差可比拟。

“何必隐瞒呢：我那时看着他确实心神荡漾了，领受感谢是幸福喜悦，这般透澈的情意更是少见，柔腻的至情原是一种福惠，对于我这个素来拘谨冷漠的人，如此洋溢的真情确要算是有益身心的新鲜感受。更加上在那当儿，自然景物也随着这个曾受摧残的人，经过隔夜一场暴雨蓦然复苏了。我们走出餐馆满眼是灿烂辉煌，平静安谧的大海澄澄碧蓝展接天际，高空之中另是一派蔚蓝，仅有几只轻鸥往来翔掠，点缀出些许白影。里维耶拉一带的自然风貌您当然十分熟悉。这儿的美景永远动人，却又象画片似的芜远平旷，无尽的彩色徐徐有致地缓缓映入眼中，呈现出一种似已入睡的慵怠之美，意态漠然地尽人抚视，永远婉顺柔从；极象东方美人。可也有的时候，虽说极难遇见，仍会出现那么几天，这位美人忽然睡醒，忽然振衣而起，忽然美丽绚烂，奇彩交迸如火星，似在向人放声召唤。

忽然繁花吐艳，喜洋洋的五彩缤纷，忽然热焰腾腾，忽然炽情如焚。那一天也正是这样一个勃然振兴的日子。从风雨纵横的一夜混乱中脱然而出，所有的街道被冲洗得洁白璀璨，天宇碧蓝似靛，杂树青翠欲滴，万绿丛中百花争妍，星星点点如火如荼。四周的群山突然面目清新，在凉爽皎晴的空气中显得象是齐从远地赶来，想要围得近些仔细窥探这座鲜亮光洁的小城。

放眼四顾，只觉得大自然处处都在对人激励鼓舞，不由得使人心扉顿开。我立刻提议说，‘我们雇一辆马车，沿着海边走走吧。’”

“他高兴地点了点头：这个年轻人好象自从来到这儿，现在才第一次留意观赏风景。直到这时，他所见到的只是闷沉沉的赌场大厅，充满了蒸郁的汗气，挤满了恶俗可厌的人群，加上一个暴戾的、灰暗的、吼器的海面。可是现在，阳光如泻的海滩展现在我们面前，愈望愈使人目眩心畅。我们坐在缓缓前进的马车里（那时候还没有汽车），一路风光瑰丽，驶过许多别墅，浏览了一处处美景。每逢经过一处房舍，经过一座绿荫四覆的别墅，总有一个极为隐秘的愿望一再出现不下百次：但愿能在这儿住下来，宁静、安谧、与世隔绝。

“我一生里还有什么时候比在那一小时更感幸福呢？我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身边坐着这个年轻的人。昨天他还在死神的掌握里听凭命运摆布，现在却在阳光倾照下容采焕发，更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个陶醉在嬉戏中的美丽幼童，两眼兴高采烈，同时满含敬畏。最使我欣慰的莫过于他那种敏感清醒的细腻柔情：车子驶上陡坡时马力不济，他立刻敏快地跳下车去帮着推动。我提到一种花的名字，或是诣了路边一朵什么花，他就急忙跑去采摘。路上有一只小甲虫，昨夜在风雨下迷失途径，正在十分艰难地慢慢爬着，他将它捉起来，细心爱护地送往青草丛中，不让马车驶过时碾碎了它。他一边作着这些，一边还兴冲冲地谈讲着许多非常可乐而又文雅的趣事：我泪信，这种笑乐对于他是一种解救，因为，他突然有了过多的快乐，使他那么高兴，那么迷醉，如果不尽情大笑，就只好放声高歌或纵身猛跳了，也许还会作出一些傻头傻脑的举动来。

“后来，我们慢慢驶上高坡，路过一处极小的村庄，半道里他忽然取下了头上的帽子。

我很是惊讶：这儿谁也不认识他，他向什么人表示敬意呢？他听到我的疑问微微有点脸红，连忙向我解释，几乎很抱歉的样子告诉我：我们正从一座教堂前面走过，在波兰也象在所有教规严格的天主教国家里一样，人们从小养成了习惯，遇到任何一座教堂或供奉神像的圣殿总要脱帽。对于宗教事物的这种美好的敬畏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记起了他对我说到过的那个小十字架，便问他是否真正信教。他微露羞赧地回答说，他希望能蒙受圣灵恩宠，这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停住！’我向车夫喊了一声，立刻匆匆跳下马车。他跟在后边十分诧异：‘我们往哪儿去？’我仅仅回答道：‘随我来！’”

“我让他跟随着我，一同走向那座教堂。那是一所砖砌的乡村小圣殿，里面的四壁粉刷着白圣，晦暗阴森，前门敞开着，一股黄澄澄的阳光强劲地劈入昏暗，直射到一座小祭坛上，在地面投出一团青影。殿内烟气氤氲，朦胧中闪烁着两支神烛，象是罩在面纱里的两只眼睛。我们走了进去，他脱掉帽子，在净水缸里浸了浸手，画了个十字，然后屈膝跪下。他刚站立起身，我立刻拉住了他。‘您上前边去，’我强迫他道，‘跪在一个祭坛或一尊您所尊奉的神像前，照着我要教给您的话立一回誓。’他诧异地瞪着我，象是吃了一惊。可是，他很快地了解了我的话，立刻走到一座神龛前，画了个十字便柔顺地跪了下去。‘照着我的话说吧，’我对他说道，自己心情激动得全身颤栗，‘照着我的话说：我立誓，’——‘我立誓，’他重复道，我继续往下说：‘我永远不再赌钱，从此戒绝一切赌博，我立誓不再把自己的生命和名誉，断送在这样的激情之下。’”

“他颤抖着重复了我的话：清楚、燎亮，空荡的殿堂里震着回响。随后静寂了一霎，殿外风过树梢，叶声簌簌，清晰可闻。突然，他象一个悔罪者那样扑倒在地上，用一种我从来没听到过的狂热的声音念叨起来，急而且快，字句杂乱含混，说的是我所不懂的波兰语。想来他一定是在作着狂热的祈祷，一场感恩和悔恨的祈祷，因为，这种激动的忏悔使他一再低下头去，卑恭地碰击着经案，越来越昂扬地一再重复着那些外国话，表现出难以形容的激烈情绪，越来越热切。在那以前和自此以后，我从不曾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教堂里听说过这样的祈祷：他祈祷时两手痉挛地紧抱着经案，同时仿佛心上掀起了一阵飓风，使得他全身震摇，不住地一会儿抬起头来，一会儿扑倒下去。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没感觉到，象是整个儿置身在另一世界，象是在涤罪的净火里整个儿被焚化了，或者飞到更高的天界里去了。最后，他慢慢儿站起身，画了个十字，倦乏地转过脸来。他的两膝还在颤战，脸色苍白，象个筋疲力竭的人。可是，一看见了我，他立刻两眼闪亮，脸上浮起一副纯洁的、真正虔诚的微笑，疲惫的面容忽然变得光灿夺目了。他走到我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俄国式的躬，拿起了我的两手，十分崇敬地将自己的嘴唇印在上面：‘是上帝派您来救我的。我向上帝谢过恩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我这时真希望，这间摆着许多矮凳的教堂里会突然琴声大作，响彻一阵音乐，因为，我觉得自己所企求的已经全部实现了：我已经将这个人完全挽救过来了。

“我们走出教堂，又回到了辉煌灿烂倾泻不尽的五月天的阳光下面：世界在我眼里从无这般美丽。我们坐上马车继续游逛了两小时，翻越高坡缓缓

前进，沿途风光旖旎，山回路转处处美不胜收。可是，我们不再谈话了。经过那么一场感情泛滥，语言似乎微弱无力了。而且，我每次偶然地和他目光相遇，总不得不感到羞涩地避开了他：审视自己创制的奇迹会使我受到太强烈的震动。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蒙特卡罗。那时候我必须去赴一处亲友的约会，要想设法推辞已是来不及了。而且，我自己深心里感到需要休息一会，舒散一下奔放得过于猛急了的心情。我觉得，这种炽热的、狂欢的心境，一生里还从来不曾有过，一定要歇息一会安静下来。因此我请求我的这位被保护人，要他到我的旅馆里来一趟，只耽搁一小会儿。到了我的房间里以后，我准备将旅费和赎回胸针的钱拿出来交给他。我们说好了：我去赴约会，他去买车票；晚上七点我们在车站上候车室里再见面，火车七点半离站，它将载送他穿过日内瓦平安抵家。当我拿出五张钞票正要递给他时，他突然嘴唇发白了：

‘不……不要钱……我求您，不要给我钱！’他咬紧了牙说，一边神经紧张地战栗着慢慢缩回了手指。‘不要钱……不要钱……我不能看到钱，’他重说了一遍，仿佛满心厌恶周身不宁。

我设法减轻他的愧疚，我对他说：这笔钱只算是借给他的，如果他觉得不便接受，不妨写个借据给我。‘好吧……好吧……’

写一个借据，’他避开我的眼睛喃喃地说，一边接过钞票，捏在手指间轻轻折拢，象是拿着什么粘腻污秽的东西，不看一眼便放进了衣袋，然后取过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写了几个字。他写罢借据抬起眼来，额头上热汗涔涔：似乎他的身体里面有点什么在猛力向上冲涌。他刚将那张纸条递给了我，忽然全身一震，蓦地一下——我不禁吃惊地后退了一步——跪倒在我的面前，捧着我的衣裾连连亲吻。这种姿态真是难以描述：它以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震撼着我，我的整个身子马上颤抖起来了。

我满心惊骇十分惶惑，仅只能喃喃着说：‘您这么感激，我很谢谢您。可是，请您现在就走吧！晚上七点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见面，那时我们再作告别。’”

“他凝望着我，神情激动，两眼润湿闪亮。有一霎我以为他还想要说什么，有一霎他象是想要走近我，可是，他突然深深地鞠了一躬，立刻走出了屋子。”

C太太又停止了叙述。她立起身来走到窗口，凝立在那儿向外注视了很久：我望着她的剪影似的后背，看出她正在轻轻战栗摇晃。她猛一下转过身来，态度很是坚决，一直安静无事的两只手突然间用力地左右甩开，象是要撕裂一点什么。接着，她坚定地——几乎可以说是勇敢地——抬眼盯着我，重又开口了：

“我答应过您，要作到完全坦率，我此刻感到这一诺言很有必要。因为现在，我第一次迫使自己，要按照情节先后顺序描述那一天的全部经过，要找出明白清晰的语句，来说明当时那种纷杂紊乱的心情，今天我才清楚地得到了许多认识，是我当初所不知道的，也许，我当初只是不想知道罢了。因此我要十分坚决地向自己、也向您说出真实情况：当时，在那个年轻人走出屋子、剩下我孤零零独自一人的一秒钟里，我曾经——

仿佛一阵晕厥沉沉地向我压来——感到心上受了一下猛击，有点什么使我伤痛欲绝了。

可是，我的被保护人对于我无限尊敬，他的这种态度那时还使我怦怦感动，怎的竟会忽然令我万分伤痛了，这却是我弄不明白的，——或许是我愿意弄明白吧。

“可是现在，当我迫使自己回溯往事，要坚决而又有层次地从内心里吐出一切，只当全是别人的事，要对于您这位证人毫不隐藏，不在您的面前因为感到羞愧而怯懦地有所避讳，这时我才明白了：当初我万分伤痛，实在是出于失望……我感到失望，因为……因为那个年轻人竟那么驯顺地离开了我……竟那么地一次也不曾企图抓住我，要求留在我的身旁……，我所失望的是，我只说出了一个愿望，要他转回家去，而他竟卑顺敬畏地立刻依从了我，却不曾……却不曾有过一次企图，将我拉近他的身边……，我所失望的是，他尊敬我，只是因为将我认作了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圣者……，而没有……而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女人。

“这些正是当时我所失望的……这种失望，我当时和过后都不曾自己承认过，然而，一个女人的感觉是无所不知的，并不需要语言和意识。因为……我现在用不着再欺骗自己了——

如果那位年轻人当时抓住了我，当时恳求过我，我定会跟着他去到天涯海角，我会听任自己和我的孩子们的姓氏蒙上羞辱……，我会不顾别人的非议和自己的理智，随着他一起逃走，就象那位跟一个刚认识了一天的年轻的法国人一同私奔的亨丽哀太太一样……逃到哪儿去、一道生活多久，这些我都会一概不问，对于自己先前的生活，我决不会稍稍回顾一下……为了这个人，我会将我的钱，我的姓氏、我的财产、我的名誉全部牺牲，我会甘心沿路乞讨，只要是他领着我走，世界上好象没有一处卑下的角落是我所不愿去的。一般人所谓的廉耻和顾虑，我可以完全抛在一边，他只须说一句话，只须向我走近一步，只要他曾经企图抓牢我，我就会在那一秒钟里立刻将自己整个儿交给他。可是……我向您说过的……这个人当时如醉如痴地看着我，竟不再觉得我是女人了……我那时多么狂热地倾向着他、多么地甘愿委心相从啊，而只在剩下孤身一人时我方才自己感觉着了，我那一股激情被他的辉煌无比的、天使一般的面容引导着正在高涨，却突然坠跌下来，落回空虚凄凉的心胸之中，在里面翻腾不已。我勉强振作精神，出去赴约会，加倍感到非我所愿。我直觉得头上箍着一顶既重且紧的钢盔，压得我左摇右晃了。当我终于走向另一处旅馆，到我那位亲戚的寓所里去时，我的思绪纷歧散乱，正象我的脚步一样。我坐在那儿闷闷恹恹，听着别人谈得上劲，我一再地忽然吃惊，偶尔抬起眼来，见到的是一些呆板的脸孔，它们比起那张象是高空行云变幻无穷、阴晴不定无限生动的脸来，全部象些纸糊的或僵冻的脸孔。我仿佛坐在了死人堆里，这一次亲友聚会竟这么可怕地了无生趣；当我一边舀着糖放进茶里、一边心不在焉地跟别人应答着时，那张唯一的脸不停地在我心上浮升，恰象是我心中的阵阵热血在推拥着它。

观察那一张脸曾经成为我的无上欢乐，而现在——想想实在骇然！——再过一两小时我就只能最后一次重见它了。我一定是不自主地轻轻叹息了一声，或竟发出了呻吟，因为，我丈夫的表姊突然俯下身来问我怎么样了，是否很不舒适，说我脸色发白呼吸紧促了。她这么一问很是出我意外，马上使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一个借口，我急忙承认确是患了头痛病，请她允许我悄悄离开这儿，不让别人发觉。

“就这样，我得到了脱身之计，立刻不再迟延，匆匆赶回自己的旅馆。

我走进屋子四顾寂寥，空虚凄凉的感觉重又袭上心头，我同时焦灼地感到急不及待地只盼望再见到就要与我永别的那位年轻人。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枉费心力地打开橱柜，换了衣服和腰带，在镜子里仔细端详了一回，看看自己的装扮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突然，我明白了自己的意愿：一切在所不惜，只要不丢掉他！在那万分急遽的一秒钟里，我这个意愿立刻变成决心。我飞奔下楼找到管门的人，告诉他我要搭乘当晚的火车离开这儿。必须赶快准备：我打铃唤来使女，让她帮我收拾行李——时间确是很紧迫了。我们象上阵似地慌慌忙忙，将衣裳杂物胡乱塞进皮箱，这当儿，我暗自梦想着怎样给他一场惊喜：我将他送上火车，等到最后，等到只剩下最后的一霎，当他伸出手来跟我握别，我就出其不意地跳上车去，这一夜就和他同在一起，以后夜夜——只要他愿意，都和他同在一起。我想着这些不禁心跳血涌，感到一阵欢快兴奋的晕眩，好几次一边拿着衣裳扔进皮箱，一边失声大笑，弄得那位使女完全莫名其妙：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神经错乱了。脚夫进来搬取行李，我瞪眼望着，全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我心里激动得太厉害了，难以理解身外的一切。

“时间很紧迫，我估计已经是七点钟了，最多还剩二十分钟就要开车了。是的，我安慰着自己说，我现在不是去送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陪着他一同走，不论多久多远，完全听凭于他，脚夫搬出了行李，我匆匆去到帐房结算账目。旅馆经理将钱找还给我，我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一只手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受了一震。那是我的那位表姊，我刚才假称身体不爽，她放心不下，特意前来探望。我觉得眼前发黑了。我这时不需要她来看我，每一秒钟的耽搁都意味着无法弥补的损失，可是，又不得不顾及礼貌，至少得要站着跟她谈几句。‘你必须躺在床上，’她劝我说，‘你准是发热了。’倒也可能真是这样，因为，我的脉搏急促，两边太阳穴不住地跳动象是擂鼓，一阵阵只感到眼前青影乱晃，仿佛就要晕倒。

可是，我竭力撑持着表示感谢，实际上每一句话都使我焦灼如焚，她的关心来得不是时候，我真想一脚踢开她。这位不速之客偏偏恋恋不舍一再纠缠，她掏出古龙香水，还硬要亲手替我抹揉太阳穴：我却在计算着每一分钟，急切地挂念着那个人，盘算着找个什么借口，好摆脱这种教人受罪的体贴，我越是焦急不宁，却越是使她担心，到后来她差不多想要将我拖进屋子逼上床去了。忽然——她还在左说右劝——，我望了一眼前厅里的挂钟：只差两份钟就到七点半了，而七点三十五分火车就要开走。马上，我象是无意人世了，狠狠地用手一推，快而且猛地甩开了我的表姊：‘再见，我非走不可！’我毫不理会她当时的惊愕，对那些大为诧异的旅馆侍役也不看一眼，一气冲出门外来到街上，径直赶往车站。脚夫还在车站外面守着行李等候，我远远里望见他慌张地向我打着手势，便知道时间已经到了，我不顾命地奔向栅栏口，守栅栏的却不放我过去：我忘了买票。我竭力婉言央告，请求破例通融，不料，火车蠕蠕开动了：我全身抖索，隔着栅栏张望，只盼着还能从一个车窗口再见他一面，得到他的一瞥一视、一次挥手，可是，火车渐渐加快，我再也无法认出那张脸来了，一节节车厢飞驰而逝，一分钟后已经不见踪影。

只留下冉冉浓烟，在我的一片昏黑的眼前缓缓升腾。

“我站在那儿大概已经全身僵化了，天知道站了多久，脚夫准是叫了几遍不见我答应，才大胆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我猛然惊醒。他问我要不要将

行李运回旅馆。我想了一分钟，不，那是不行的，我走得那么仓猝、那么可笑，不能够再回去了，我也不愿意重回到那儿去，永远不再回去，我这时真是万般孤寂满心烦乱，只好命令脚夫，教他将行李送到保管处暂时寄存。后来，在车站的大厅里，在阵阵喧闹和往来不停的人群里，我才尽力思索，希望能清楚地考虑一番，找到一个解救的办法，脱出愤恨懊丧、苦痛失望的重压。因为——有什么不可承认的呢？——我那时自怨自艾，责怪自己失去了与他重聚的最后机会，这个想法象一柄灼热而锋利的尖刀，残酷地剜割着我的内心，我心上被剜割得那么凶猛炽烈，残酷的程度有增无已，令我伤痛至极直要高声号叫，只有从来不曾有过激情的人，才会在一生中可能出现的唯一瞬间，表现出这般雪山突崩、这般狂风乍起似的激情：多少年废置无用的生命力忽然倾泻出来，奔腾澎湃滚滚而下，一齐涌汇胸中。我从来，不论在这以前或以后，不曾象在这一秒钟里那样，感到万分骇愕满腔怨忿，茫然不知所措。我原已心坚意决，不惜鲁莽从事，准备将长久积聚的全部生命一次抛掷出去，却突然发现迎面堵着一道令人顿失知觉的墙壁，我被激情带着一头撞在了上面。

‘我下一步所作的事只能说是完全失去知觉以后的举动，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那简直是发了痴，甚至是非常愚蠢，我几乎羞于叙述，——可是，我对自己、对您曾经有过诺言，要作到无所隐瞒。我那时……重新开始寻找他……我寻索旧迹。

想追回与他同处时的每一瞬间……我昨天与他一同逗留过的每一处所都在有力地吸引着我，我要去到临街的花园，看一看我将他从上面拖起来的那张长椅，我想去那初见他的赌馆，甚至也想上那个下等旅店去一次，只为了……只为了追怀往事。我还打算第二天早上雇一辆马车，沿着海岸再循旧路，重温一遍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我真是神智昏乱了，竟这么无聊、这么幼稚。可是，您试想想，那许多事在我全是突如其来，简直疾如电闪——我来不及再有别的感觉，只能象是猛受重击昏迷不醒了。现在却又过于急遽地从昏迷中觉醒过来，我记忆犹新，还想一一重新追溯，再领略一遍正在消逝的新奇感受。我们称之为记忆的东西真是一种富有魔力的自我欺骗，——

的确：一切就是这么一回事、不管我们是否理解。要想懂得其中的奥妙，也许必须有一颗燃烧的心吧。

‘就这样，我首先去到赌馆，想看看他在那儿坐过的那张赌台，在许多只手里面想象出他的一双手来。我走了进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第二间屋子里靠左边的赌台旁。他的神态身影如在我的眼前，种种姿式历历可辨：我可以象个梦游人，闭着眼伸着手摸索到他所待过的地方。我就这样走了进去，一径穿过大厅、正在这时……当我从门口朝着纷乱的人群投了一瞥……我眼前出现了一件奇事……恰在我梦想着他所在的位置上，忽然见到——简直是发热病时的幻影一般！——……坐在那儿的真就是他……真是他……真是他……

正是我刚才梦想着的模样……正是前天的那般模样，两眼牢牢盯着转轮里的圆球，脸色亢奋苍白……是他……是他……明明是他……

‘我凉骇无比，直要叫出声来，可是，眼前的景象太不可思议了，我极力镇定，赶紧闭上眼睛。‘你神经错乱了……你做梦了。……你发热了，我对自己连连说道。‘这是不可能的，你见着了幻影……半小时以前他已经离

开这儿了。’后来，我又睁开眼睛。可是，太可怕了：还象刚才那样，他坐在那儿，明明是他……在千百万只手里我也能认出来那是他的手……不，我没有做梦，确实是他。他并没有实践自己的誓言，还不曾离开这儿，这个疯狂了的人又坐上了赌台，他又有了钱，我拿给他叫他回家的钱，他又陷入这种激情完全忘掉自己了，又来大赌特赌了，而我还在痛苦绝望地整个心儿飞向他。

‘我猛地一下冲上前去：一阵忿恨使我两眼模糊，我忿恨得眼睛发红了，这个背弃誓言的人这么无耻地欺骗了我，将我的信赖、我的情意、我的牺牲全都抛在脑后，我直想扼死他。

然而，我还是克制着自己。我强迫自己放慢脚步（我费了多么大的劲啊！）走近赌台站在他的对面，一位先生有礼貌地给我让了一个座位。我们两人之间隔着两米宽的绿呢台面，我象是坐在剧院楼厢里观剧一样，能够看清他的脸，正是这张脸，两小时前我曾见它光彩四射满含感激之意，闪耀着欣蒙神恩的灵辉，现在却又因为地狱火焰一般的激情而抽搐改样了，他的两只手，正是那两只手，今天下午我还曾见它们抱着教堂里的经案立下最神圣的誓愿，这时又弯曲如钩地四面攫钱，象是两只嗜血的蝙蝠。因为，他这时赢了钱，一定已经赢了很多、很多钱：他面前亮晃晃地胡乱堆着许多赌筹、许多金路易、许多钞票，凌乱地缠在一处，他的手指，他的神经颤栗的手指，大得其乐地在钱堆里来回抓搔扒弄。我看见他的手指紧捏着那些钞票，将它们一一抚平折叠起来，翻转着那些金市，喜滋滋地一再摩挲着，突然，他猛一下抓起了满满一把钱，扔到一处下注的方格里。立刻，他的鼻翼两侧又开始飞快地连连抽动，管台子的人的叫喊展开了他的两眼，使它们露出了贪婪的光芒，从钱堆上抬起来瞪着前面，盯着那个正在跳动的圆球，他仿佛被一股激流带着要向前冲，可是两肘却象是被牢牢地钉在了绿呢台面上。他那一副着了魔般的神情，比前一天晚上所表现的更为可怕，更为骇人，因为，他现在的一举一动使我心上原有的印象相形之下黯然失色了，恰象是镶嵌在金边像框里的照片，而这个金像框是我自己一时轻信给镶嵌上的。

‘我们两人相隔两米面对着面，各自喘息不宁；我盯着他，他却没有任何注意到我。他不曾看见我，他谁也不曾看见：他只瞧着钱堆，目光只在向后倒滚的圆球上溜转：他所有的知觉全被这个狂乱的绿色圆圈囚禁住了，只在那里来回奔突。在这个嗜赌如命的人眼里，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全部融化了，已被铸成这片铺着绿呢的方围之地。我知道，我尽可以在那儿一连站上几小时，他也决不会感觉出有我在场。

‘可是，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突然下定决心，绕着赌台走到他的背后，使劲地用手抓住他的肩膀。他目光昏乱地抬头望了一眼——他瞪着玻璃球似的眼珠盯了我一秒钟，活象一个醉汉被人从沉睡中猛力推醒，眼里还是灰雾茫茫烟障重重。然后，他似乎认出了我，筋肉抽搐地张着嘴，兴致勃勃地仰看着我，喃喃地说出一些不知所云的知心话来。

“‘运气不坏……我走进来看见他在这儿，马上知道要交运了……我马上就知道了……’”

‘我不懂他说些什么。我只看出他已赌得如醉如痴了，我看出这个神经错乱了的人已经忘掉一切，忘了他的誓愿、他的诺言，忘了我，也忘了整个世界。可是，他这种疯魔状态中的狂喜神情令我大为着迷，我竟不由自主地应答着他，十分惊异地问他见到了什么人。

“那边，那个只有一只手的俄国老将军，’他悄声告诉我说，直凑近我的耳朵，不让这个秘密被别人偷听去。‘就是那位生着雪白的颊须、背后站着个侍从的人。他老是赢钱，我昨天就注意到他了，他准是有一套赌诀，我现在回回跟着他下注……昨天他也是始终都赢的……我昨天犯了个错误……不该在他走了以后还要赌下去……那是我的错……他昨天一定赢了两万法郎……今天他照旧是回回得彩……我现在老跟着他……，现在……；”正说着话，他突然停住了，因为那当儿，管台子的扯着嗓子嚷了一声：‘各位下注吧！’一听到这声嚷叫，他立刻移开目光，贪婪地注视着那个生着一部大白胡子的俄国人，俄国人稳稳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意态从容地拿起了一个金币，迟疑了一下又拿起一个来，一齐押在第四门上。马上，我眼前这双急切的手慌忙插进钱堆里，抓起了满满一把金币，也押在了同一门上。一分钟后，管台子的喊了一声：‘空门！’接着便将台子上所有的钱全部揽走了，这时，他望着被人席卷而去的钱，竟象是遇着了什么奇迹，您也许以为，他会要回过头来看我一眼吧：不，他整个儿忘掉我了；我早已从他的生活里坠落消逝了、隐没了，他全身紧张，眼里只盯着那个俄国将军，望着那人毫不在意地又拿起了两个金币，还不曾决定押在哪一门上。

“我无法向您描述我的痛苦、我的绝望。可是，您试想想我那时的心情：为了这个人，我抛弃了自己的全部生活，现在我在他的眼里还不及一只苍蝇，不值得他懒懒地轻轻挥手驱赶开。那阵忿恨又在我的身上潮涌起来。我猛力地抓住了他的手，使他吃了一惊。

“马上站起来！”我向他轻声而带命令口吻地说道。‘想想今天在教堂里许下的誓愿吧，不守誓言的、没有心肝的人！’”

“他瞪眼望着我，神情惶惑脸色苍白。他的眼里突然露出颓丧的表情，象是一条挨了打的狗，他的嘴唇颤战着。他仿佛猛然间记起了先前的一切，他仿佛有些醒悟了。

“是的……是的……，’他喃喃道。‘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是的……我马上走，求您原谅……’”

“他的手开始整理着那堆钱，最初动作敏捷，很是毅然决然的样子，可是后来，又慢慢儿变得少气乏力的了，象是逢着了一股逆流。他的目光重又落在那个俄国人身上，那人正在下注。

“再等一小会儿……，’他飞快地抓起五个金币，扔到俄国人下注的地方……‘只赌这一注……我向您起誓，我马上就走……只赌这一注……只赌……’”

“他的声音又低沉下去了。圆球已经开始滚动，将他也带着走了。这个着了魔的人又从我的手里，也从他自己的手里，滑脱了：平轮连连旋转，圆球滚跳不停，他也跟着跌进里面去了。管台子的又在喊叫，又揽走了他那五个金币；他输了。可是，他并不曾转过身来。他忘了我，忘了誓约，忘了一分钟以前向我说过的话。他那双贪婪的手又痉挛地攫取着渐渐消融的那堆钱，他的如醉如痴的两眼闪闪熠熠，只顾盯着吸住了他的心意的那块磁石——他对面那位会给他带来幸福的人。

“我忍无可忍了。我再推了他一下，这一次却推得十分着力。‘立刻站起身来！马上走！……您说过只赌一注的……’”

“可是，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他突然扭回头来瞪着我，脸上不再有卑顺惶惑的神色，简直是一张狂暴的脸，是一团怒火，两眼的如焚，嘴唇

忿忿颤栗。‘别搅扰我！’他向我吼道。‘走开些！你给我带来晦气。你在这儿我老是输钱。昨天是你连累了我，今天又来了。你走远一点吧！’”

“我顿时愣住了。可是，他这么疯狂，我也怒不可遏了。”

“‘我给你带来晦气？’我说，‘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贼，你向我发过誓……’我还不曾说完，这个着了魔的人就从座位上猛跳起来，使劲将我推开，周围的人纷纷骚动，他却毫不在意，‘不用管我的事，’他不顾一切地高声嚷叫。‘你又不是我的监护人……哪……哪……拿去，这是你的钱，’他扔给我几张一百法郎的钞票……‘现在可该让我安静啦！’”

“他嚷得那么凶，完全象是着了魔，毫不理会有上百的人围着我们。人人都在探头张望，都在窃窃议论、指指点点、暗暗嗤笑，连隔壁大厅里的许多人也纷纷好奇地挤了进来。”

我只觉得自己象被剥掉衣裳赤身露体站在这许多人面前……

“太太，请安静一下！”管台子的很无礼地大声叫道，一边用箠竿敲着桌子。他是在命令我，这个狠毒的家伙的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我受了屈辱，我羞惭得无地自容，我站在许多交头接耳纷纷窃议的人面前，恰象一个被人将钱扔到脸上的妓女。两三百只肆无忌惮的眼睛盯在我的脸上，忽然……当我羞愧难当避开眼去……竟忽然遇着了两只眼睛，惊骇万状地瞪着我，尖刀似地直刺向我——那是我的表姊，她丧魂失魄地瞧着我，张口结舌，高举着一只手，象是吓呆了。”

“我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不等她能够有所行动，趁她还没有从惊骇中恢复过来，我立刻冲出了大厅：我一口气逃出门外，奔向一张长椅——恰是那个着了魔的人昨晚倒在那上面的那张长椅。我也同样力竭气尽、同样身疲心碎地倒在这条无情的木板上了。”

“如今隔了二十五年，我只要回想起那一霎，回想起自己受了他的凌辱低下头来站在千百个陌生人面前的情景，就会立刻遍体冰凉。我同时还体验到，我们平日夸夸其谈称之为心灵、精神或情感的那点什么，我们称之为痛苦的那点什么，是多么软弱、浅陋而琐屑的东西啊，所有这些即使大量涌现，也无法使一个受苦的肉体完全毁灭，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里也还是血脉不停一息犹存的，不至于象一棵大树那样，受了雷击立刻拔根倒地终结生命。我当时的痛苦仅仅只是那么一下，仅仅只在那一霎，刺入我的骨髓，使我呼吸闭塞全身沉重，倒向那张长椅，领会到一阵与世长辞的愉快感觉。可是，我刚刚说过，一切痛苦毕竟是懦弱的表现，在坚强有力的生活感召下自会悄悄隐退，我们肉体里面留存着的生活感召似乎远比我们精神里面所有的求死之意更为强烈。我那么地哀痛欲绝，后来怎会重又站立起来，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不过，我终于又站立起来了，当然，脑子里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我突然记起，我的行李还在车站上存放着，我马上有了一个主意，离开，离开，离开，离开这儿，离开这个该诅咒的人间地狱。我对谁也不理睬，一气跑到车站，打听去往巴黎的下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行；守门人告诉我十点钟有一班火车，我立刻办妥了托运行李的事。十点——从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开始时算起，正好是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充满了种种荒谬透顶的情感变化，此起彼伏直如风雨交摧，我的内心世界从此永远被毁。可是那时，我脑子里别无他念，只有一个连连轰击、不断震荡着的音响：离开！离开！离开！我头上血脉急涌，直象是有个木楔不停地打进我的太阳穴里：离开！离开！离开！离开这个城市，离开我自己，回家去，回到家人身边，回到过去，回到

自己的生活里去！那一夜我坐上火车来到巴黎，到了巴黎又再换车，一站接着一站，从巴黎到布隆，从布隆到多佛，从多佛到伦敦，从伦敦去到我的儿子那儿——路上完全待在狂奔疾驰的火车里，整整四十八小时不眠、不想，整整四十八小时不睡觉、不说话、不吃东西，车声隆隆只有一个音响：离开！离开！离开！最后，我走进了我儿子的乡间住宅，人人感到意外，个个满心惊诧：我的举止和眼色里一定有点什么泄露了我的隐秘。

我的儿子想要拥抱我、亲吻我。我连忙避开他：我实在忍受不了，我想到自己的嘴唇已被玷污，不能再跟他接触了。我什么话也不回答，只希望洗一次澡，我觉得必须洗净旅途所受的尘秽，也必须洗去一切别的污秽，那个着了魔的人、那个毫无价值的人的激情仿佛还粘在我的身上。然后，我蜇进了自己的屋子，睡了十二、十四小时，睡得昏昏沉沉如同僵死一般，真是我的一次前所未有、以后也绝不会有的睡眠，这次睡眠使我现在已能体会躺在棺材里瞑目长逝的况味。我的许多亲戚对我温存关切，象是对待一个病人，可是，他们的柔情蜜意只能令我伤心，他们对我爱敬有加，我只感到满心羞惭，我必须时时刻刻处处留神，提防自己突然失声惨叫。为了一时疯狂而荒唐的激情，我背叛过他们，忘怀过他们，还曾经企图完全撇弃他们，我多么愧对他们啊。

“后来，我无所事事，又去到法国，住在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小镇上，因为，老有一个幻觉跟随着我，使我感到无论谁只要看看我的眼他便能识破我的终生耻辱，便能窥见我的心境变异。我竟是这么深深地感到自己不忠、不洁，连灵魂里最深处也不得安宁。常常，每当清晨醒来，我立刻惊惶恐惧不敢睁开眼睛。我马上又记起了那一夜醒来时的感觉，唯恐突然发现身旁有个半裸的陌生人，我顿时象那次一样，心上只有一个愿望：赶快死掉。

“然而，时间终是最有力量，年龄对于一切情感自有一种奇异的磨蚀作用。人若想到死期将至，死神的黑影已经罩上了人生的旅途，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模糊黯淡，不再那么敏锐地刺激感觉，它们那种摧伤心情的力量就会减少许多了。渐渐地，我已能心定神宁无所惊悸了，又过了许多年，有一回我在一次宴会上遇着一位奥国大使馆的武官，一个年轻的波兰人，我向他问起了某个家族，他告诉我，这一家正是他的堂族，他们的儿子十年前在蒙特卡罗自杀死了，——我听了这话不曾震栗一下。这事不再令我伤痛了，它也许——何必掩盖自私的心理呢？——还曾使我感到庆幸，因为，我一直担心会再遇到他，这点最后的恐惧现在完全消失了：我现在除了自己的回忆，再也没有什么不利于我的见证了。这以后我变得心神安谧了。人一上了年纪没有别的特征，只不过是对于过去不再感到不安罢了。

“您现在该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会突然要向您谈起自己的遭遇，您为亨利太太辩护过，您热情地宣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决定一个女人的整个命运，我当时曾经这么想：我非常感激您，因为，我第一次觉着有人在替我申辩。我立刻暗暗忖量：将自己的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心头的压抑，卸却长日的忆想；如果这样，我明天也许能够去往蒙特卡罗，再走进决定过我的命运的那间赌厅，对他对我都不会不再有所怨尤了。如果这样，压住我灵魂的一盘巨石就会坠落，深深沉入过去，永远不再浮现，我能够将这全部向您叙述，对我确有好处：我此刻心上轻松得多了，差不多感到快乐了……我谢谢您。”

说到这儿，她突然站起身来，我知道，她的话已经说完了。我十分窘

迫，想要说点什么才好。可是，她准是觉察到了我的窘态，连忙阻止我道：
“不，请您不必说什么……，我不想让您回答我，也不需要您对我说什么……您听完了我的话，我非常感谢您，祝您一路平安。”

她站在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来握别。我不由得向她脸上看了一眼，我深深感动了：这位老太太的脸色令人惊异，她神态慈祥地站在我的面前，却又同时微露羞赧，不知是往昔的激情回光映照，还是由于心情惶乱，她的两颊上忽然泛起一层霞晕。她那么站着真象是一位少女，往事的回忆使她惶惑，自己的供述令她羞惭，她象新嫁娘一样有些腼腆局促了。我看出了这一点。更感到应该说一句话，表达我心上对她的崇敬。

然而，我喉管哽塞，说不出什么来了。于是，我弯下了腰，满怀敬意地吻了一下她枯萎的、秋叶般微微颤抖的手。

